



國家圖書館藏 古籍題跋叢刊

國家圖書館/編

GUO JIA TU SHU GUAN CANG
GU JI TI BA CONG KAN

第3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

第3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讀書引卷之三

新建曹佺先集少

金谿王　謨仁圃輯

男詒安泰常校

魏何晏撰

論語序

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元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

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

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於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附錄朱子論語要義序略曰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篇齊論語二十二篇魏何晏等集漢魏諸儒之說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本朝至

道咸平間又命翰林學士邢昺等取皇甫偘疏約
而修之以爲正義其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
詳矣熙寧中神祖垂意經術始置學官以章學者
而時相父子逞其私智盡廢先儒之說妄意穿鑿
以利誘天下之人而塗其耳目一時文章豪傑之
士蓋有知其是非而傲然不爲之下者顧其所以
爲說又未能卓然不叛於道學者趨之是猶舍夷
貉而適戎蠻也當此之時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
子以來不傳之學於遺經其以教人者亦必以是

爲[illegible]然其所以言之者則異乎人之言之矣熹年十三四時受其說於先君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爲未足於是徧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竊有所聞然後知其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至於其餘或引據精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觀顧其於聖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傳矣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盡刪餘說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

爲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葢以爲學者之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其庶幾焉。

孟子題辭

漢趙岐撰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幷。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

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洽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强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

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乖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荅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

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

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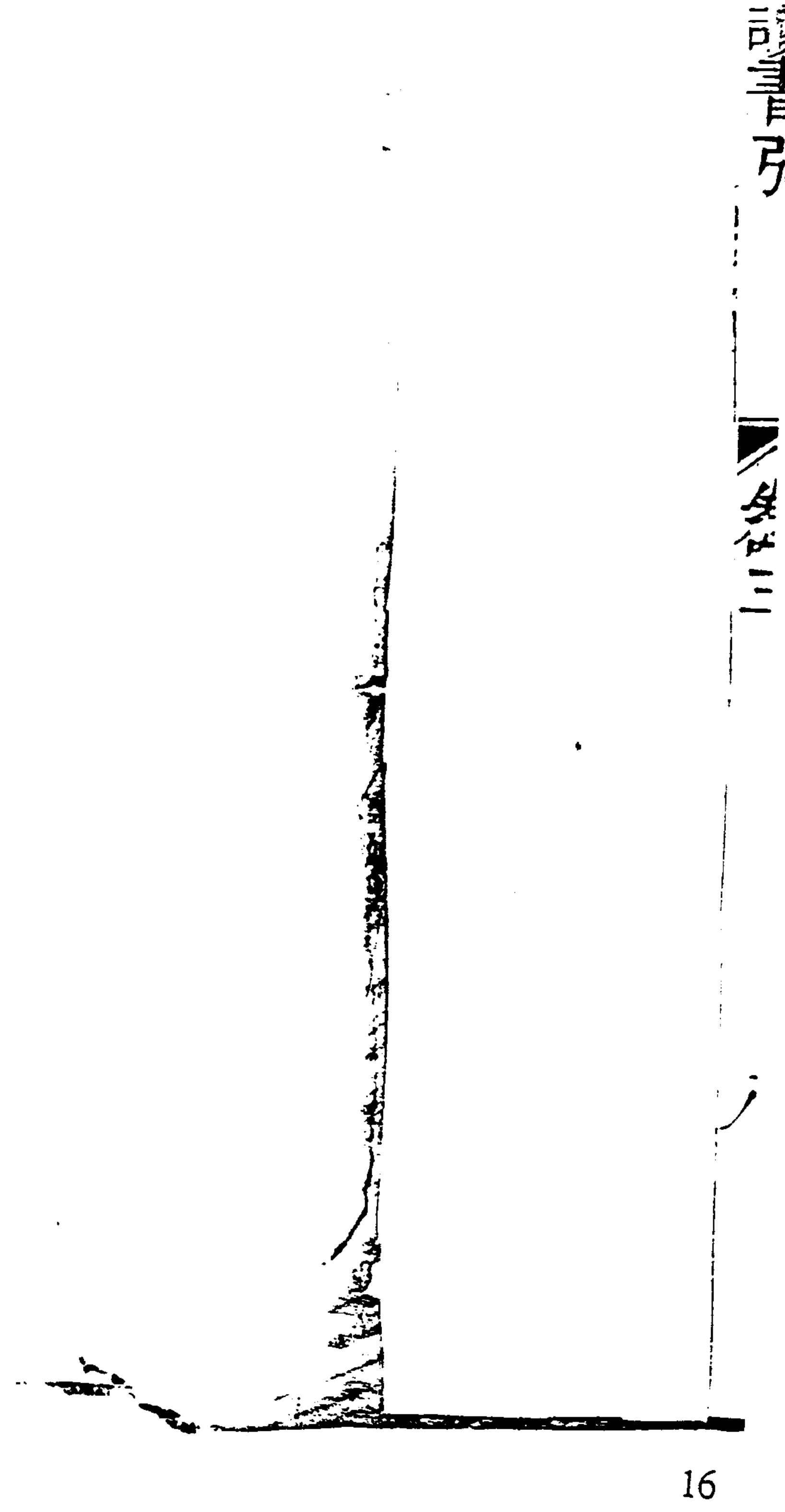
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眾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於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勤形瘁。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聽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illegible]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

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緼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文獻通考曰。趙岐註孟子十四卷。晁氏曰。岐字臺卿。後漢人。爲章指析爲十四篇。韓愈以此書爲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

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爲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軼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

邪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



孟子正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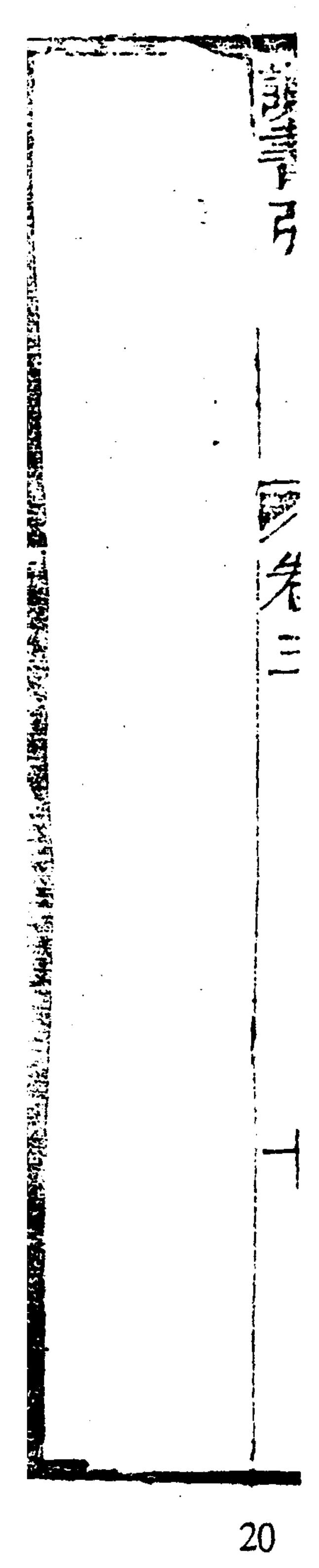
宋孫奭撰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

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註者。則有趙
岐陸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
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
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
稱識指歸。僞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奭
前奉勅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
子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
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效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
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

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文獻通考曰孟子正義十六卷孫奭撰古今註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註為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為子等無執中之類太中祥符中書成上於朝國學紀聞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



大學章句序

宋朱子撰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

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藝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

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
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
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
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
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
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
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
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
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

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

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旨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採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附錄朱子小學書題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以爲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爲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又許魯齋小學義略曰自始皇焚書已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考較古人爲學之次第班孟堅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略然亦不見其

問節目之詳世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已意爲學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雖苦心極力博識多聞要之不背於古人者鮮矣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爲教爲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爲小學之書其綱目有三立教明倫敬身次稽古所以載三代聖賢已行之迹以實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言其外篇嘉言善行載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嘉言所行之善行其綱目亦不過立教明倫敬身也衍內篇之言以合外篇則知外篇

者小學之枝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內篇則知內篇者小學之本源合內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矣

中庸章句序

宋朱子撰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

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

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
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
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
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
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
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
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
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

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倘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
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
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
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
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
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早歲卽嘗受讀而竊疑
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得其要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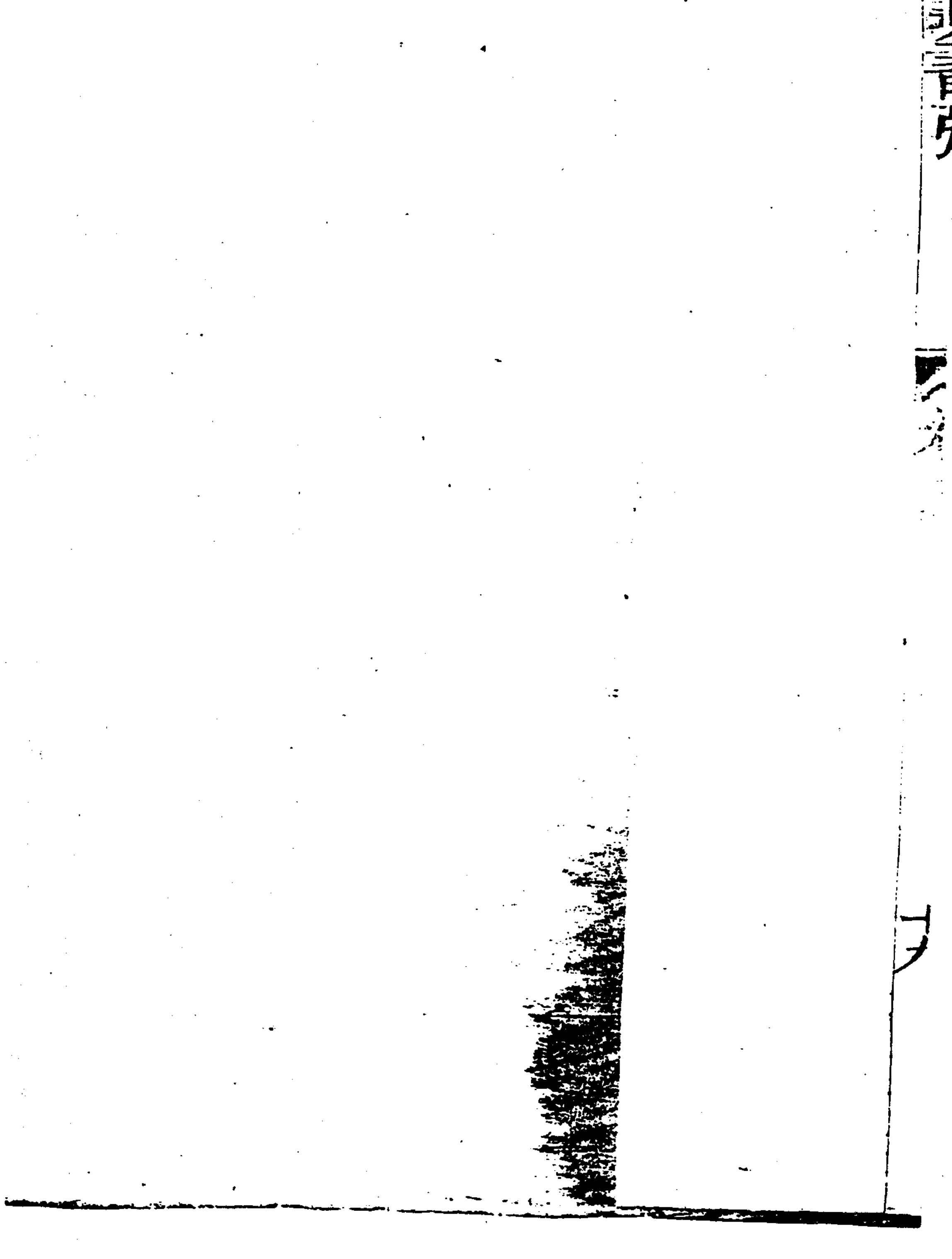
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家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附錄朱子中庸集解序略曰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

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旣
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眞也於是推本所傳
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
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
或攀誦。然旣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
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翺始知尊信其書爲之
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
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
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

程夫子又得其遺者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横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說

葢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𡼖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為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



孔子家語序

漢孔安國撰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辯疏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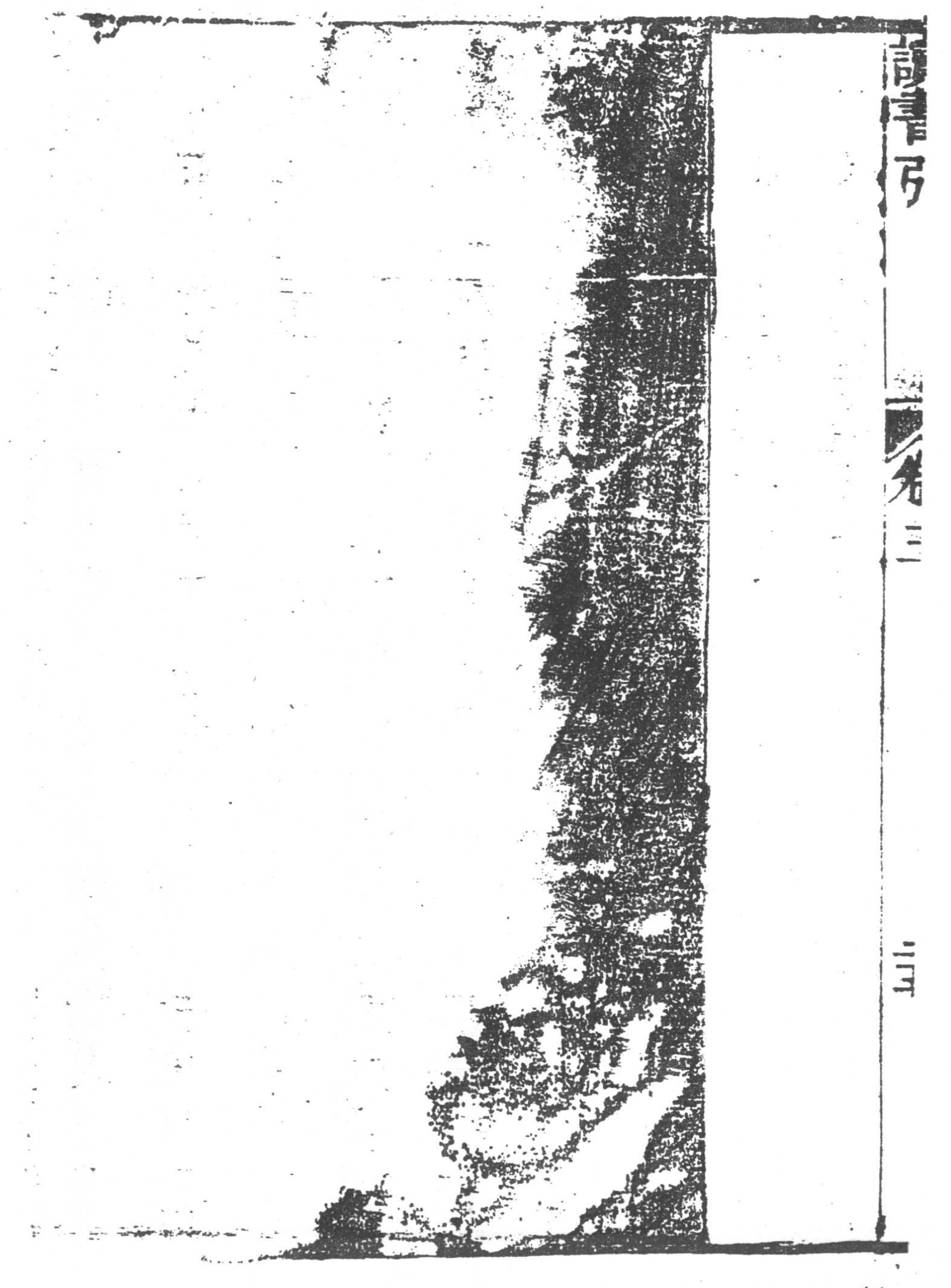
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歛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輙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於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

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附錄晋博士孔衍上家語表曰。臣祖故臨淮太守

安國建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詎會値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況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

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爲滅其原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聊目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而遇帝崩衍又病亡遂不果立



孔子家語註序

魏王肅撰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攷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不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前。乃慨然而嘆曰。余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闢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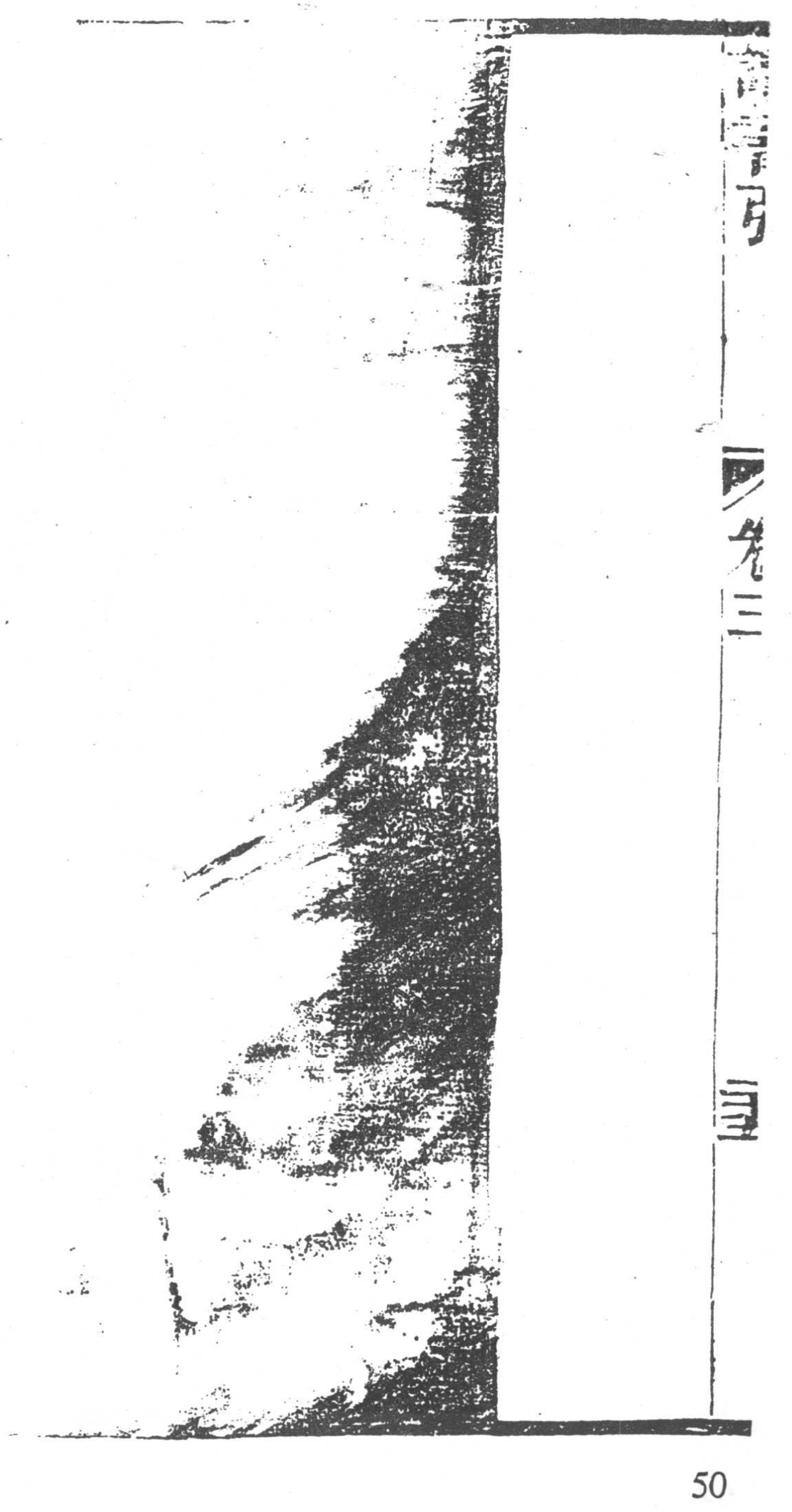
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已傳斯文於天也。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子張。衞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

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也。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十二乎。孔子曰。堯以火德王天下。而尚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附錄李𡟰孔叢子序曰。孔叢子。世傳漢孔鮒撰。鮒字子魚。一名甲。魏相子順之子也。秦并六國。召鮒

爲曾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令燔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違令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爲楚王聘鮒爲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書。乃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帛子高穿子子順慎之言行。列爲六卷。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合爲一卷附焉。曰孔叢子云。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嗚呼。是書也果鮒之手筆否耶。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

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宋晁氏謂孔叢子亦疑即漢志所謂孔甲盤盂者也然考顏監註云甲黃帝史或曰夏帝孔甲疑皆非又史稱田蚡學盤盂書註亦云黃帝史謂蚡著盤盂豈徵信哉余子云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謂或子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之故其書東京始行謂為盤盂書則不可知其自孔子則無疑也



孝經序

唐明皇撰

朕聞上古其風樸畧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
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竝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
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
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
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
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
愛形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

乖況泯絶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未湮滅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曾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諸經舊註踳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剪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鄭及宋壽劉熙明安國之本陸澄譏虞成之註在理亦當何必求人

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緝文敷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爲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文獻通考曰。孝經遭秦焚書。爲河閒人顏芝之所藏。漢初。芝之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

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闕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註又有鄭康成註唐天寶中元宗自註元行冲造疏授學官宋咸平中祭酒邢昺取行冲疏刪定正義行焉

附錄馬融忠經序曰忠經者蓋出於孝經也仲尼說孝者所以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俟忠而成之所以答君親之恩明臣子之分忠不可廢於國孝不

可弛於家孝則有經忠則有闕故述仲尼之說作忠經焉今皇上含庖軒之姿韞勛華之德弼賢俾能無遠不舉忠之與孝天下攸同臣融巖野之臣性則愚樸沐浴德澤其可默乎作爲此經庶少俾補雖則辭理薄陋不足以稱忠之所存存於勸善勸善之大何以加於忠孝者哉夫定高卑以章目引詩書以明綱吾師於古曷敢徒然其或異同者變易之宜也或對之以象其意或遷之以就其類或損之以簡其文或益之以備其事以忠應孝亦

著爲十有八章。所以洪其至公勉其至誠信本爲政之大體陳事君之要道始於立德終於成功。此忠經之義也

爾雅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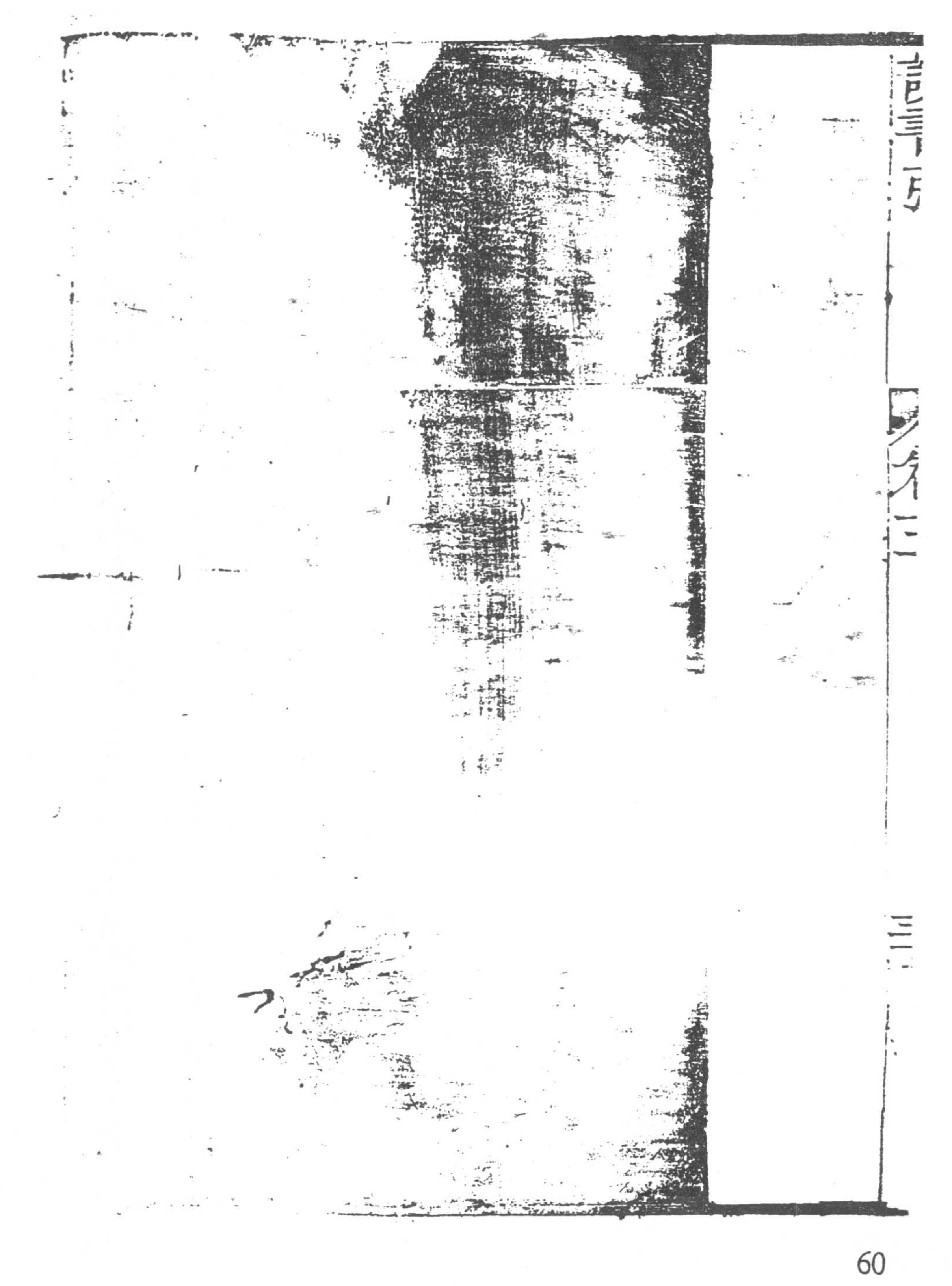
晉郭璞撰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辯。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為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

集異聞會稡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别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文獻通考曰爾雅三卷晉宏農太守河東郭璞景純注按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惟十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氏璞序亦但稱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而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爲周公所作其說葢本於魏張揖所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

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舊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氏行於世又小雅一卷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爲十三章又博雅十卷隋曹憲撰魏張揖嘗採蒼雅遺文爲書名曰廣雅憲因揖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爲博雅云



爾雅疏序

宋邢昺撰

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註之濫觴爲經籍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人作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德於衷將以納民於善洎夫醇醨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繫方俗之語片言殊訓滯今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爲鑽仰由是聖賢間出詁訓遞陳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蟲魚草木爰自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郁然又時經戰國運歷挾書傳授之徒寖微發揮之道斯寡諸

篇所釋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旣辨斯
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悉其爲註者則有犍爲文
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
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註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
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則俗
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今旣奉勑校
定考案其事必以經籍爲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爲
主雖復研精覃思尚慮學淺意疏謹與尚書駕部員
外郎直秘閣臣杜鎬尚書都官員外郎秘閣校理臣

舒雅太常博士直集賢院臣李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兼國子監直講臣孫奭殿中丞臣李慕清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臣王煥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臣崔偓佺前知洺州永年縣事臣劉士元等共相討論爲之疏釋雖上遵睿旨共竭於顓蒙而下示將來尚慙於疏略謹序

附錄陳止齋爾雅疏跋曰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爲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楊氏方言之

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汝郭氏注爲之疏。爾雅稍稍出。比於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繼而爾雅益廢。余憶爲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蟛蜞爲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爲博也

說文自序

漢許慎撰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

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

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

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艸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

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蒼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隷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

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埶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祕妙究洞

聖人之微恉。又見蒼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也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已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撰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

別部居不相雜厠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附錄李巽岩說文繫傳序略曰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許叔重愼字始爲說文解字十四篇凡五百四十部其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後二十一年當安帝建光元年叔重子沖乃且以獻晉東萊[illegible]令呂忱繼作字林五卷以補叔重所闕遺者於叔重部敘初無移徙忱書甚簡顧爲它說揉亂且傳

爲訛脫學者鮮通。今往往附見說文。益莫知自誰
氏始。陳左將軍顧野王更因說文造玉篇三十卷
梁武帝大同末獻之。其部敍既有所升降損益其
文又增多於叔重。唐上元末處士孫强復修野王
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於俗間者。强所修也。叔重
專爲篆學。而野王雜於隸書。用世既久。故篆學愈
微。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逐世好。非復叔重之
舊。自强以下固無譏焉。大歷閒李陽冰獨以篆學
得名。時稱中興。更刊定說文。仍祖叔重。然[illegible]出私

意詆訶許氏學者恨之南唐二徐兄弟實相與反正由舊故錯所著書四十篇總名繫傳蓋尊許氏若經也惜其書未布而錯亡本朝雍熙三年錯兄鉉初承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詳校說文今三十卷內繫傳往往錯見豈其家學同源果無異派歟錯亡恙時鉉苦許氏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因令錯以切韻譜其四聲庶幾檢閱力省功倍又爲錯篆名曰說文韻譜其書當與繫傳並今韻譜或刻諸學官而繫傳訖莫光顯余乃因司馬光所上

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安排使若魚貫
然開編可了類篇者司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
景祐初宋祁鄭戩建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丘雍
等景德末重修繁省失當有誤科試乞別刊定卽
詔祁戩與賈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寶元
二年書成賜名集韻度等復奏集韻添字極多與
彭年雍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參協乞別爲類篇卽
以命洙洙尋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掌禹錫張次
立同加校讎宿遷又命范鎮代之鎮出而光代之

乃上其書。自集韻類篇列於學官。而廣韻玉篇微矣。然小學放絕講習者寡。獨幸其書具存耳。所謂廣韻。則隨仁壽初。陸法言等所共纂次。而唐儀鳳後郭知元等又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愐者。以切韻爲謬。略復加刊正。別爲唐韻之名。在本朝太平興國及雍熙景德。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今號集韻。則又寶元改賜也。切韻廣韻皆不如集韻之最詳。故司馬光因以修類篇。集韻部敍或與廣韻不同。錯修

韻譜尚因之。今五音先後並改從集韻蓋類篇亦以集韻為定故也。

讀書引卷之三 終

讀書引卷之四

新建曹學先集少參

金谿王　謨仁圃輯

男詒寧靜常校

周子通書序

宋朱子撰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或莫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固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所樂。而發其吟風弄

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
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
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裡。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
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
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
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
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
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
之者不過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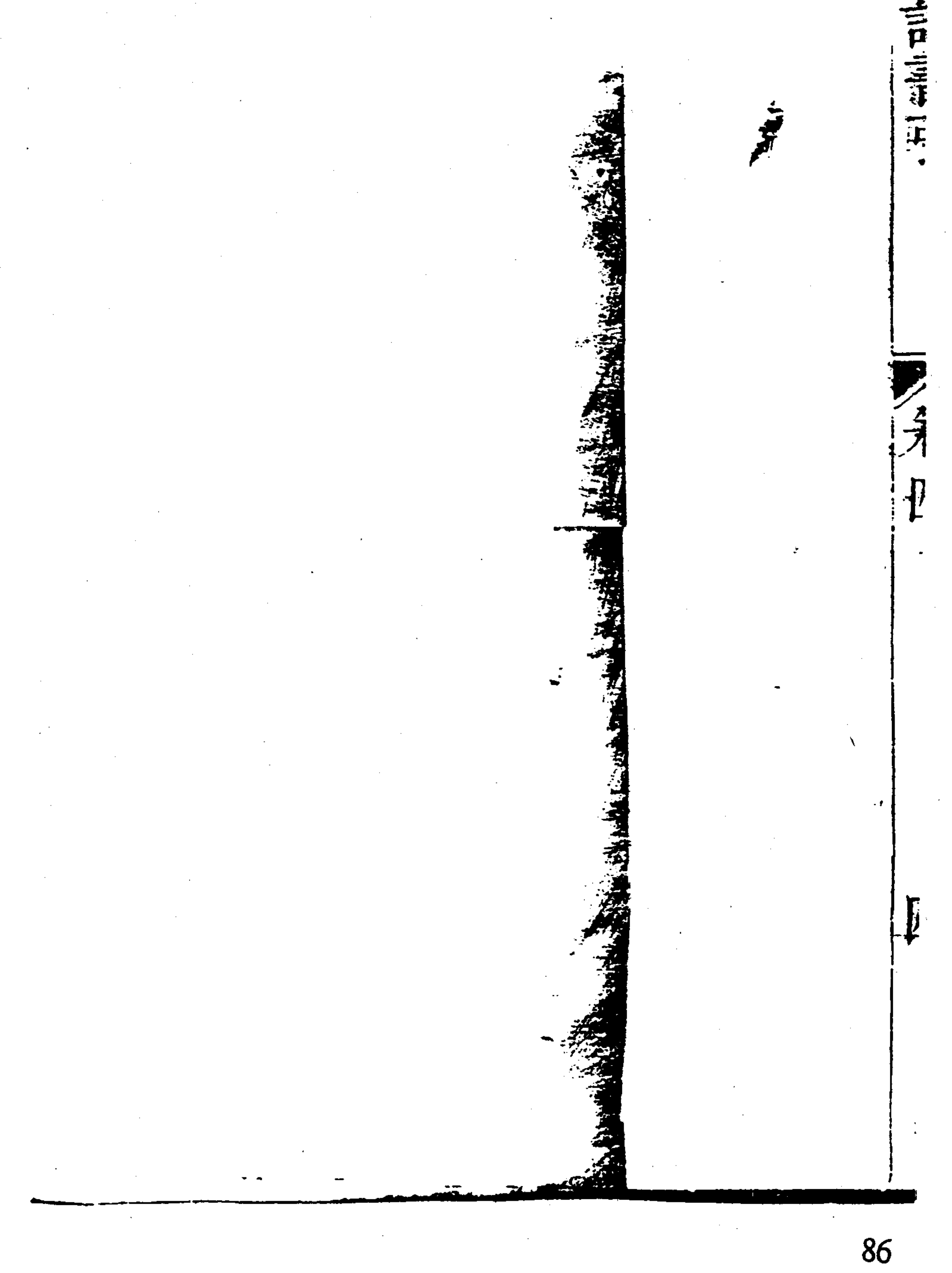
而伏讀之初葢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深厚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文獻通考曰周子通書一卷太極圖說一卷朱子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

之士得以探討服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淸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

之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闇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爾。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

者二公盍未嘗見此誌而云云爾



張子正蒙後序

宋范育撰

張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氣。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疑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

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盡矣。

文獻通考曰正蒙書十卷張載子厚撰張舜民嘗乞追贈載於朝云横渠先生張載著書萬餘言名曰正蒙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方之前人。其孟軻

楊雄之流乎。此書是也。初無篇次。其後門人蘇昞等區別成十七篇。又西銘集解一卷。初作訂頑砭愚二銘。後更曰東西銘。其西銘卽訂頑也。大抵發理一分殊之旨。

附錄蘇昞後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克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何爾。於是輒就其編。會歸義例。略效論語孟子篇次

章句以類相從爲十七篇

程氏遺書後序

宋朱子撰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旣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

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

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眞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文獻通考曰。程氏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外書

十三卷朱子集錄二程門人李籲端伯而下諸家所聞見問答之語附錄行狀哀詞祭文之屬八篇其年譜朱公所撰述也外書則又二十五篇之所遺者又朱子答張欽夫書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秀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

皇極經世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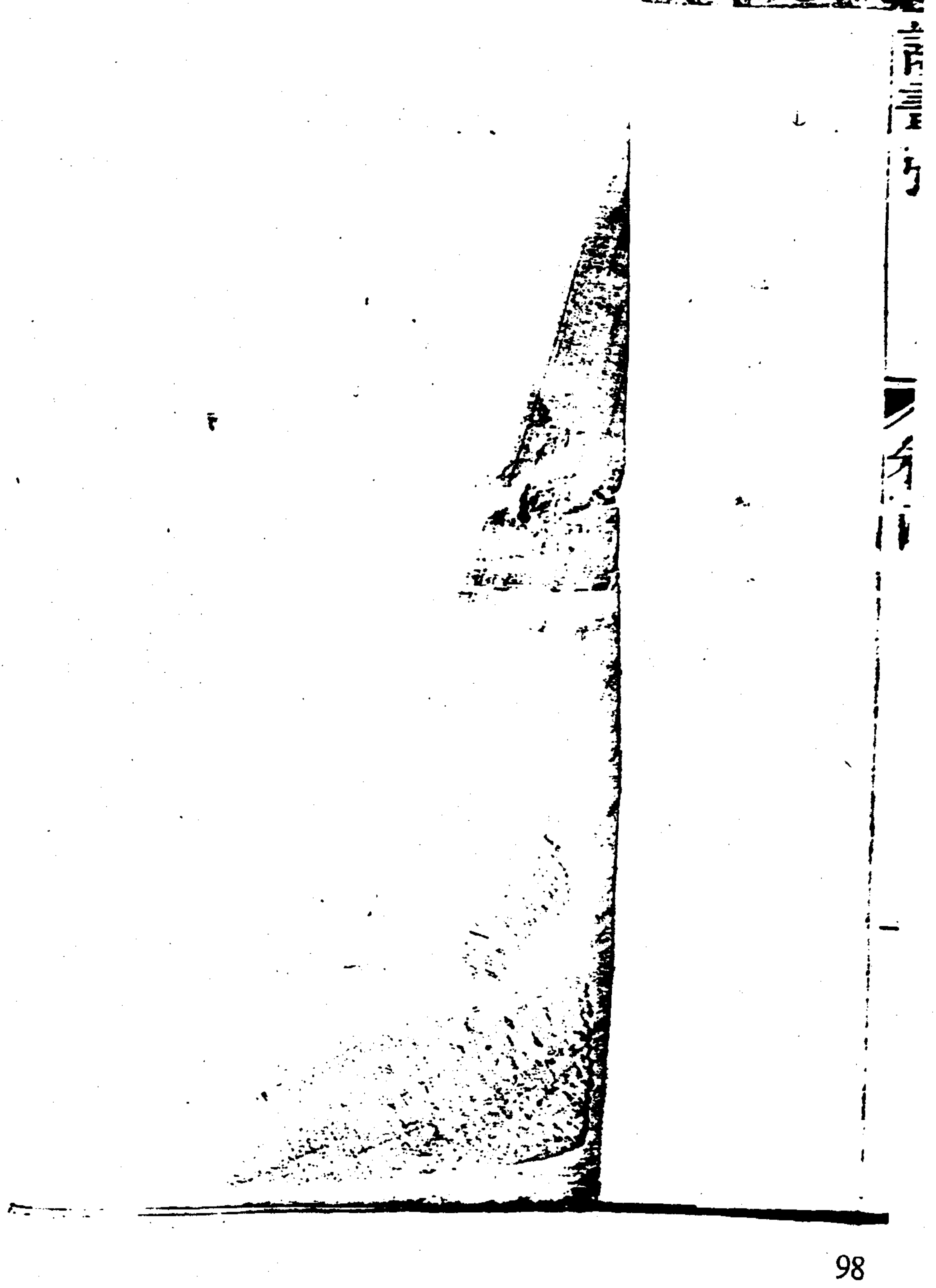
宋邵伯溫撰

皇極經世書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則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會經運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帝堯至於五代歷年表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者也五之六以運經世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自帝堯至於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者也自七之十則以陰陽剛柔之數窮律呂聲音之數以律呂聲音之數窮動植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之數也

其十一之十二。則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爲書。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之治亂。較然可見矣。故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焉

文獻通考曰。皇極經世書十二卷。邵雍堯夫撰。雍隱居博學。尤精於易。世謂其能窮作易之本原。前知來物。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此書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起於堯卽位之二十一年甲辰。終於周顯德六年己未。編年紀興亡治亂之事以

符其學。後又有繫述敘篇。其子伯溫解。陳氏曰。其學出於李之才挺之。之才受之穆修伯長。修受之种放明逸。放受之陳摶。蓋數學也。



易學啟蒙序

宋朱子撰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値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啟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

象數者，文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文獻通考曰：晦庵易傳、易本義、易學啟蒙傳十一卷，本義十二卷，啟蒙一卷。陳氏曰：晦庵初爲易傳，用王弼本，復以呂氏古易經爲本義，其大指略同而加詳焉。首列九圖，末著揲法，大略兼義理占象而言。啟蒙之目，曰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考變占，凡四篇。

家禮自序

宋朱子撰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綱紀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

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
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
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
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
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
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
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
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
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

而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文獻通考、李氏曰先生居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盡自始死以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共成一編、命曰家禮既成爲一童行竊之以逃先生易簣其書始出、今行於世楊氏曰初先生所定家鄉邦國王朝禮專以儀禮爲經及自述家禮則又通之以古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婚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之書爲最善及論祔遷

則取橫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疎略而用儀禮祭禮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爲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書所未暇及而先生於此尤拳拳也

附錄朱子乞修三禮劄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

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illegible][illegible]者。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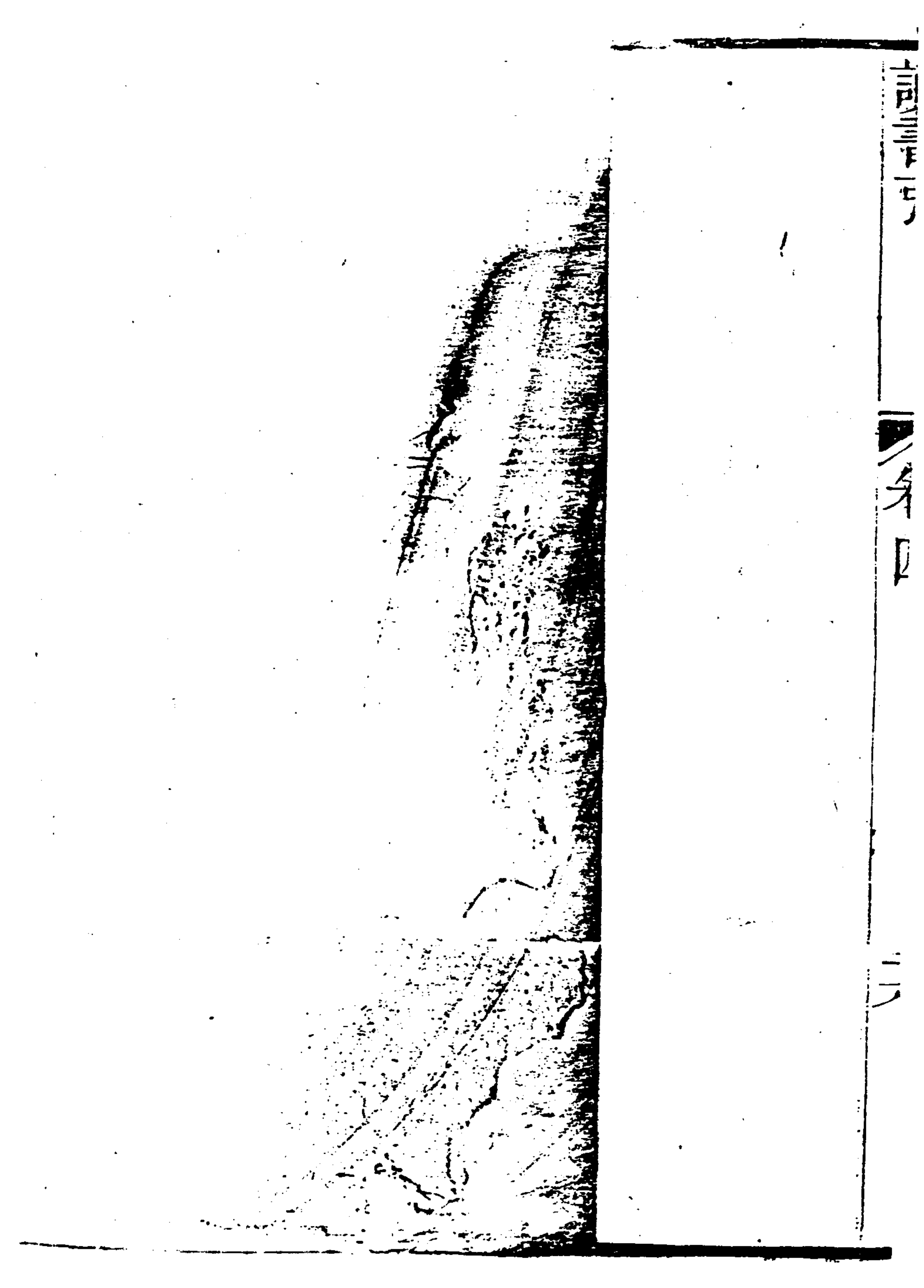
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
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
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
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
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閒亦有
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
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
秘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
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

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卽乞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取進止。嘉定丁丑八月甲子日。孤在泣血謹誌曰。

先君所著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今刊於南康道院。其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葢先君晚歲之所親定。是

爲絕筆之書次第具見於目錄惟書數一篇闕而未補而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諸侯相朝禮八篇則猶未脫稾也其曰集傳集註者此書之舊名也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卜筮篇亦闕餘則先君所草定而未暇刪改者也今皆不敢有所增益悉從其稾至於喪祭二禮則嘗以規模次第屬之門人黃榦俾之類次它日書成亦當相從於此庶幾此書始末具備顧念先君蚤歲即嘗有志於是書昨在經筵嘗具奏欲請於朝乞招致生徒置局編

次而不果上然其著述之旨意具存此篇今謹繕錄如右讀者當有以識其心之所存矣禮闕樂壞千有餘年今幸討論粗見端緒而天不假之年使不克究其大全而所就者止此嗚呼已矣其可爲千古之恨也夫



律呂新書序

宋 朱子撰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寖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

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樂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傅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今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圜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

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挐，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卽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

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管括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汩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乎。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於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

由了其指趣獨以子之頑頓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子爲能知巳志者故屬子以序引而子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絃别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繕正卲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子雖老病儻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大學衍義自序

宋眞德秀撰

臣始讀大學一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嘆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帝王之治。未有不本諸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概以傳記目之而

已求治者旣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議論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不知爲聖學之淵原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成章句或問以析其義憲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顧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

者故劉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楊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爲治之宗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漢唐賢君之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謬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爲學之本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係是出臣故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

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奸雄竊國之術。曰憸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別。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先靈向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實。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儆箴戒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沉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游之戒。曰奢移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其目二事。無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

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頻規儆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嬖奪之失。嚴內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內外之分，曰宮闈預政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內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早，曰諭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鑒。教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然可觀。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讀書引卷之四 終

讀書引卷之五

新建曹孚先集少參

金谿王　謨仁圃輯

男詒定淡常校

吳韋昭撰

國語解序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邱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曾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

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爲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註。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已憭矣。然於文閒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

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貿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爲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採唐虞之信善亦所以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

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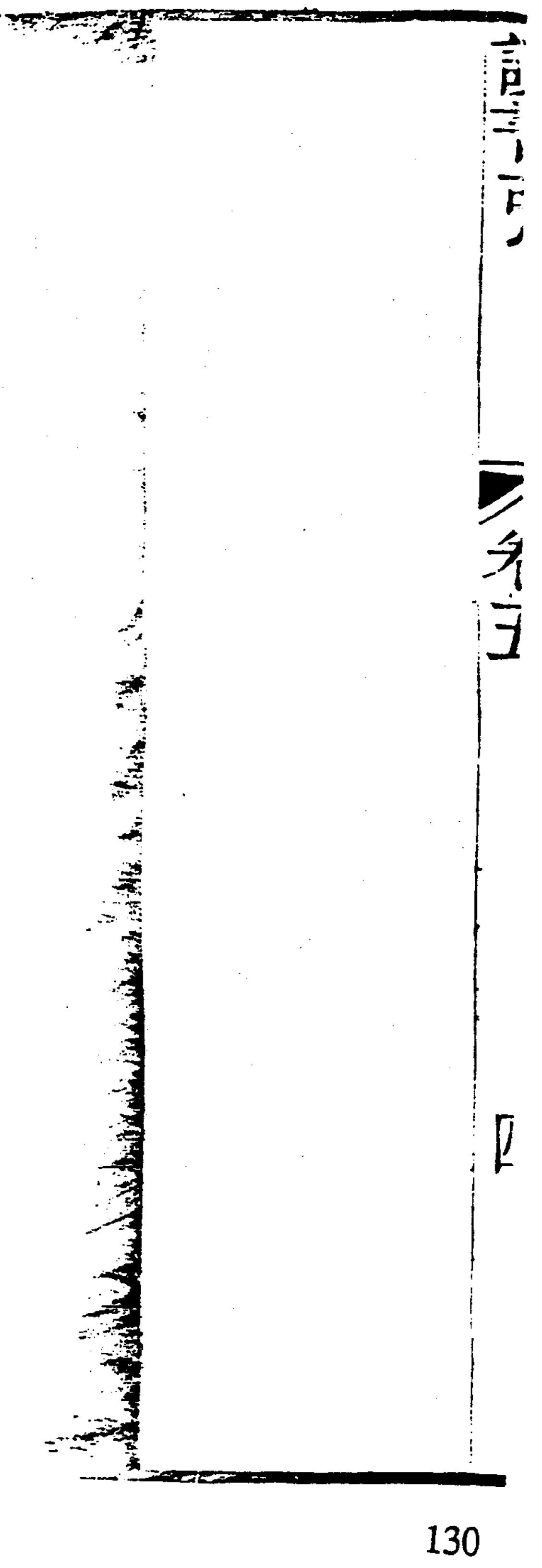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曰左邱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爲語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語草藁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邱明本志也故其辭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直峻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它手葢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邱明特爲此重複之書何耶先儒或謂春秋傳先成國語繼作

誤矣、

附錄宋庠國語序略曰按班固藝文志種別六經其春秋家有國語二十一篇注左邱明著至漢司馬子長撰史記遂據國語世本戰國策以成其書當漢出左傳秘而未行又不立於學官故此書亦弗顯唯上賢達識之士好而尊之俗儒弗識也逮東漢左傳漸布名儒始悟向來公穀膚近之說而多歸左氏及杜元凱研精訓詁大鐸天下古今眞謬之學一旦氷釋雖國語亦從而大行蓋其書並

出邱明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二書相副以成大業凡事詳於內者略於外備於外者簡於內先儒孔晁亦以爲然自鄭衆賈逵王肅虞翻唐固韋昭之徒並治其章句申之注釋爲六經流亞非復諸子之倫自餘名儒碩士好是學者不可勝紀歷世離亂經籍亡逸今此書唯韋氏所解傳於世諸家章句遂無存者然觀韋氏所序以鄭衆賈逵虞翻唐固爲主而增損之故其注備而有體可謂一家之

名學唯唐文人柳子厚作非國語二篇擿摭左氏意外微細以爲詆訾然未足掩其鴻美左氏今完然與經籍並行無損也庸何傷於道



戰國策序

漢劉向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

皆定以殺簡書可繕寫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

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損禮讓而貴戰

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
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
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
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
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
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
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
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

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

之饒聽衆人之策。秉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名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

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脫一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校戰國策書錄

附錄鮑彪戰國策序略曰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辨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

本也自漢稱爲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檮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爲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讋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縠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

戰國策序

宋曾鞏撰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載。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

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

其說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

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史記自序

宋司馬遷撰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

之錯孫蘄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蘄與
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
池蘄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
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
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
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
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
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
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

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
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嘗竊觀陰陽
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
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
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
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
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
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其真。然其正
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

足萬物。莫爲備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

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
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
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
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
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
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
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

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

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
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
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
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
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
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
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
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
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

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見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

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詠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

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
君忠臣死義之士予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
文予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
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
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
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
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
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

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

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

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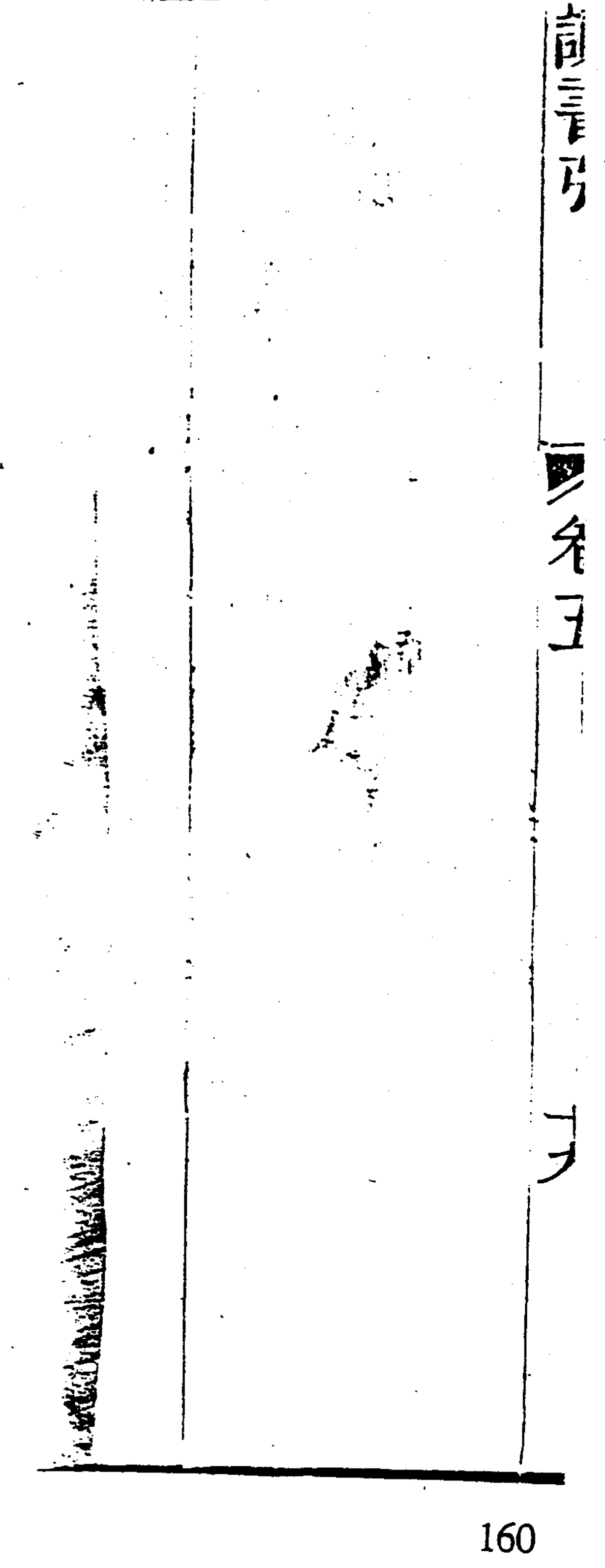
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予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

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
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
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
司之過也且予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
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予所
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
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
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予之罪也夫是予之罪
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

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尼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文獻通考曰、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太史令夏陽司馬遷子長撰、十篇闕、有錄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武紀、禮樂共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

者龜筴靳歙傳蒯列傳元成之閒褚先生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筴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顏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今按此十篇者皆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書二列傳皆猥釀不足進而其餘六篇景紀最疏略禮樂書謄荀子禮論河閒王樂記傳靳列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所補也



補史記序

司馬貞撰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人當五百之運。兼以代爲史官。親掌圖籍。慨春秋之絕筆。傷舊典之闕文。遂乃錯綜古今。囊括記錄。本皇王之遺事。採人臣之故實。爰自黃帝迄於漢武。歷載悠邈。舊章罕補。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父作子述。其勤至矣。然其敘勸褒貶。頗稱折衷。後之作者。咸取則焉。夫以首創者難爲功。因循者易爲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爲書表題目。觀

其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其間禮樂刑政君舉必書福善禍淫用垂炯誡事廣而文局詞質而理暢斯亦盡美矣而有未盡善者其如後論雖意出當時而義非經遠葢先史之未備成後學之深疑借如本紀敘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邾許春秋次國略而不書張吳敵國蕃王抑而不載並編錄有闕竊所未安又別傳所著有管晏

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郎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衞之史魚盛德不闕何爲蓋闕伯陽清虛爲教韓子峻刻制法靜躁不同德刑斯舛令宜柱史共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可不善歟其中遠近乖張詞義踳駁或篇章倒錯或贊論麤疎蓋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故十篇有錄無書是也然其綱絡古今敘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有南史之典實所以楊雄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才蓋信乎其然也後褚少孫亦頗加補綴然猶未能周備貞業

謝顗門人非博古而家傳是學頗事討論思欲續成先志潤色舊史輒黜陟陞降改定篇目其有不備並採諸典籍以補闕遺其百三十篇之贊記非周悉並更申而述之附於衆篇之末雖曰狂簡必有可觀其所更改其條於後至如徐廣唯略出音訓兼記異同未能考覈是非解釋文句其裴駰實亦後進名家博採羣書專取經傳訓釋以為集解然則時有冗長至於盤根錯節殘缺紕繆咸拱手而不言斯未可謂通學也今輒按今古仍以裴為本兼自見愚管重為之

註號曰小司馬史記然前朝顏師古止註漢史今並謂之顏氏漢書貞雖位不逮顏公既補史舊兼下新意亦何讓焉。

附錄司馬貞史記索隱序略曰太史公之書既上序軒黃中述戰國或得之於名山壞宅或取之以舊俗風謠故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然古今爲註解者絕省音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別有音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之本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一十卷唯記諸本

異同於義少有解釋又中兵郎裴駰亦名家之子也作集解註本合爲八十卷見行於代仍云亦有音義前代久已散亡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撰音義三卷音則尚奇義則罕說隋秘書監柳顧言尤善此史劉伯莊云其先人曾從彼公受業或言解隨而記錄凡三十卷隋季喪亂遂失此書伯莊以貞觀之初奉敕於宏文館講授遂采鄒徐二說兼記憶柳公音旨遂作音義三十卷音乃周備義則更略惜哉古史微文遂由數賢秘寶故其學殆

絶前朝吏部侍郎許子儒亦作註義不覩其書崇
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註義貞少從張
學晩更研覈初以殘缺處多兼鄙褚少孫誣謬因
憤發而補史記遂兼註之然其功殆半乃自唯曰
千載古史良難紬繹於是更撰音義重作贊述蓋
欲以剖盤根之錯節遵北轅於司南也凡爲三十
卷號曰史記索隱云



史記集解序

宋裴駰撰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

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駰以爲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較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辨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眞僞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麤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詞。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姓氏。今直云瓚

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嘒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爲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略抵捂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關諸畜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附錄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曰太史公作史記起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夏殷周秦訖於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作本紀十二象

歳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剛柔十日以記封建
世代終始也作書八象一歳八節以記天地日月
山川禮樂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輻
共一轂以記世祿之家輔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
也作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全
也餘二日象閏餘也以記王侯將相英賢略立功
名於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歳十二月
及閏餘也又史記文與古文尚書同者則取孔安
國注若與伏生尚書同者則用鄭元王肅馬融所

釋與三傳同者取杜元凱服虔何休賈逵范甯等注與三禮論語孝經同者則取鄭元馬融王肅之注與韓詩同者則取毛傳鄭箋等釋與周易同者則依王氏之注與諸子諸史雜書及先儒解釋善者裴駰並引爲注又徐中散作音訓校集諸本異同或義理可通者稱一本云又一本云自是別記異文裴氏亦引之爲注也

前漢書敘傳

漢班固撰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檡故名穀於檡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始皇之末班壹避墜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壹生孺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回生況舉孝

廉為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入
為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為倢伃致仕就第貲
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於長安
況生三子伯斿穉伯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中常侍
出為定襄太守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
祖冢因召宗族各以親疎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
為榮長老紀焉道病中風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
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焉斿博學有俊材以對策為
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

當世。穉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卽位於冀州。時隗囂據壟右。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迺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

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强大。故其末流有從横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絶。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内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

四方求民之瘼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
矣鄧曰先生言周漢之埶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
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
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虖彪既感鄧言又愍狂狡
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知隗囂終不寤迺避
墜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
材爲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爲祿所
如不合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有
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又以爲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篹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文獻通考曰後漢元武司馬班固續司馬遷史記

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既瘐死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唐太宗子承乾令顏師古考衆說爲之注范曄譏固飾主闕蓋亦不然其贊多微文顧讀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譏其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鬻筆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歟然識者以固書皆因司馬遷王商揚雄歆向舊文潤

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間頗冗瑣良由商之亦視數子微劣耳固之自敘稱述者豈不謂有所本歟

後漢書自序

宋范曄撰

吾少嬾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胷懷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開史書致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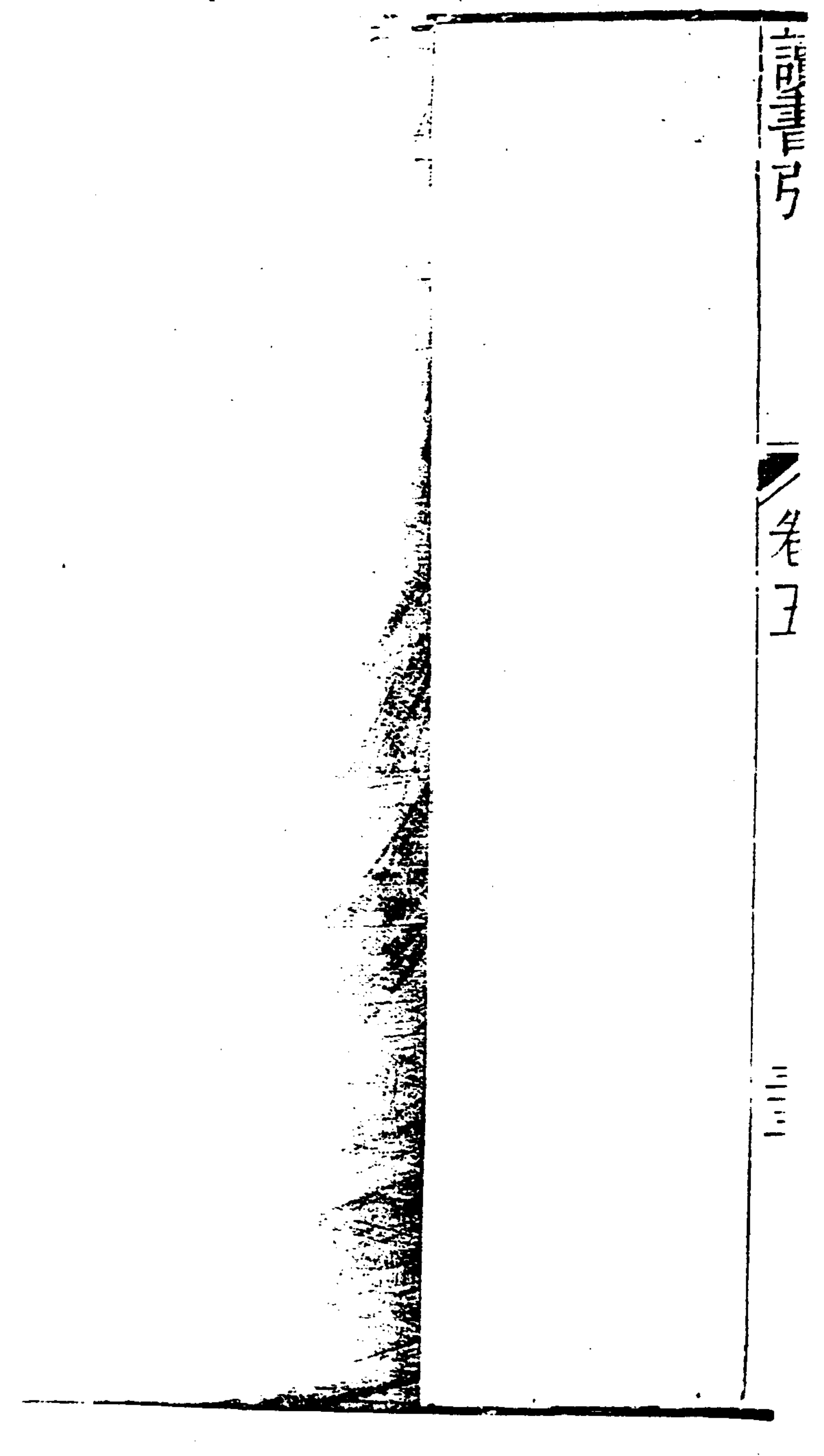
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可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中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

者故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所不能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附錄余洙後漢書序略曰按後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

有劉珍、李尤雜作建武已後至永初間紀傳、又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地理志、又邊韶崔寔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紀、嘉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續爲東觀漢記、吳武陵太守謝承、作漢書一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記一百卷、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取衆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爲漢後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

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秘書監袁山松作一百卷，至宋宣城太守范曄，益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世有剡令劉昭者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右庶子張太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華希元，學士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註范曄後漢書，儀鳳初上之，詔付秘書省，傳之至今


讀書引
卷五
三三

後漢書注補志序

梁劉昭撰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大八經緯，帝政紘維，區分源與，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秘寶，肇刻石之[illegible]，貫誠有繁於春秋，亦自敏於改作。至乎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宏鳴條，實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歷以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騑冠章，車服贍列。於是應譙纘其業，董巴襄其軌，司

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歷之篇仍乎洪邕所搆車服之本卽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王教之要國典之源燦然略備可得而知矣既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雖難移等序致膚約有傷懸越後之名史弗能罷意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矜緩殺青竟亦不成二子平業俱稱麗富華轍亂亡典則偕泯雅言邃義於是俱絕沈松因循尤解加創時改見句非更搜求加藝文以矯前棄流書品採自近錄初平永嘉圖籍焚喪塵消

煙滅爲識者恨借南晉之新虛爲東漢之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曄後漢良史誠跨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國史鴻曠須寄勤閑天才富博猶俟改具若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畢遷有承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馬史十志所因實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表以助其間成父述者夫何易哉況曄思雜風塵心撓成毀弗克員就豈以茲乎夫辭潤婉贍可得起改覈求見事必應寫襲故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八志頗褒其

美雖出援前羣歸相沿也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爲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歷郡國必依往式曄遺書自序應徧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曾臺雲搆所缺過乎榱桷爲山霞高不終踰乎一簣鬱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纘緝理慙鉤遠迺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値微得論列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求於齊工孰曰文類此茲闕恨庶賢乎已昔褚先生補子長之削少馬氏接

孟堅之不異。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彼先志。何精焉。而歲代逾邈。立言湮散。義存廣求。一隅未覿。兼鍾律之妙。素揖校讐。參歷算之微。有懇證辨。星候秘阻圖緯藏嚴。是須甄明。毋用疑略。時或有見。煩邀傍遇非覽正部。事乖詳密。今令行禁止。此書外絕。其有疏漏。諒不足誚。

文獻通考曰。後漢書志三十卷。晉秘書監河內司馬彪紹統撰。梁剡令平原劉昭宣卿補註。隋本書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書紀傳共九十卷。蓋未嘗

有志也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文固云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自別爲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校勘但去補亡借闕而不著其爲彪書也館閣書目乃直以百二十卷併稱曄撰益非是文三國志六十五卷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注博採羣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王通數稱壽書細審觀之

實高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惇及淵
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
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弒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
皆類此但以魏為紀而稱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
世頗譏其失至於謂其銜諸葛孔明髡父而為貶
辭求丁氏之米不獲不立儀廙傳之類亦未必然
也又晉書一百三十卷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
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喬與褚遂良許敬宗
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

考正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爲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其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例由於擅天文律歷淳風專之喬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爲故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焉按歷代之史惟晉叢冗最甚可以無譏至於取沈約誕誣之說采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言亦不可不辨

宋書自序　　　　　　梁沈約撰

臣年十三而孤。少頗好學。雖棄日無功。而伏膺不改。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啓明帝有勑賜許。自此迄今。年逾二十。所撰之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採掇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袠。建元四年未終被勑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忝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自茲王役。無暇搜撰。五年春又被勑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曰臣約言。臣聞大禹刋木。跡㷔虞書。

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慶帝烈宏深樹德
往朝立勲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
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
天情留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
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
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
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文簡曠事數槃庚
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
之運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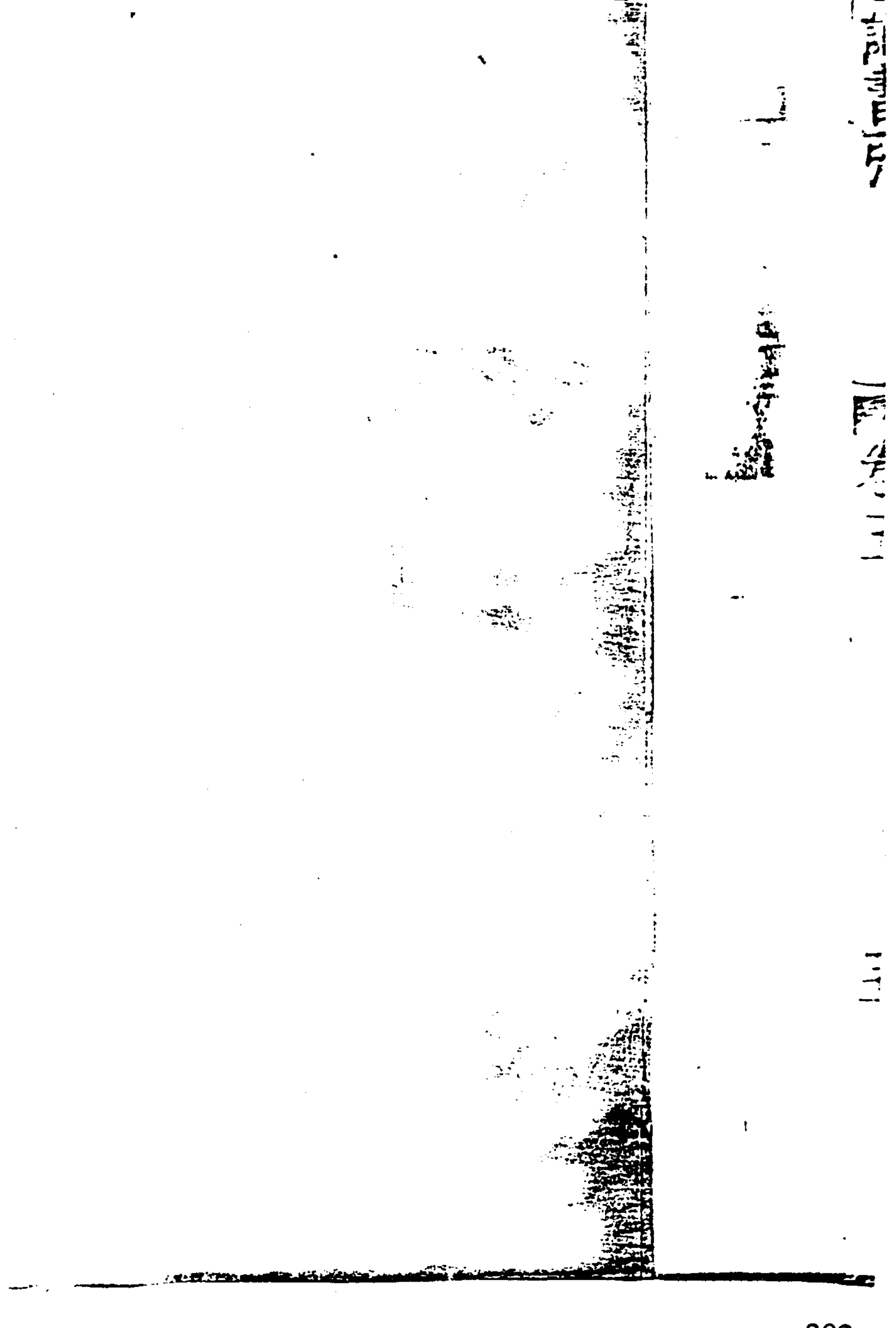
罕二國學家稱贍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於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歷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於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

文始末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元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跼蹐。靦汗亡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

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録詣省幷表奏

聞

文獻通考曰沈約宋書一百卷頗爲精詳但本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又王劭謂其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如瑯琊王妃通小史牛氏生中宗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異議之類是也



南齊書序

宋曾鞏撰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揜也

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

指者，知卽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已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

亦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
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
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
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
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
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
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
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
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

喜白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文獻通考曰蕭子顯南齊書五十九卷天文但紀

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表云天文事
秘戶曰不知不敢私載

梁書序

宋曾鞏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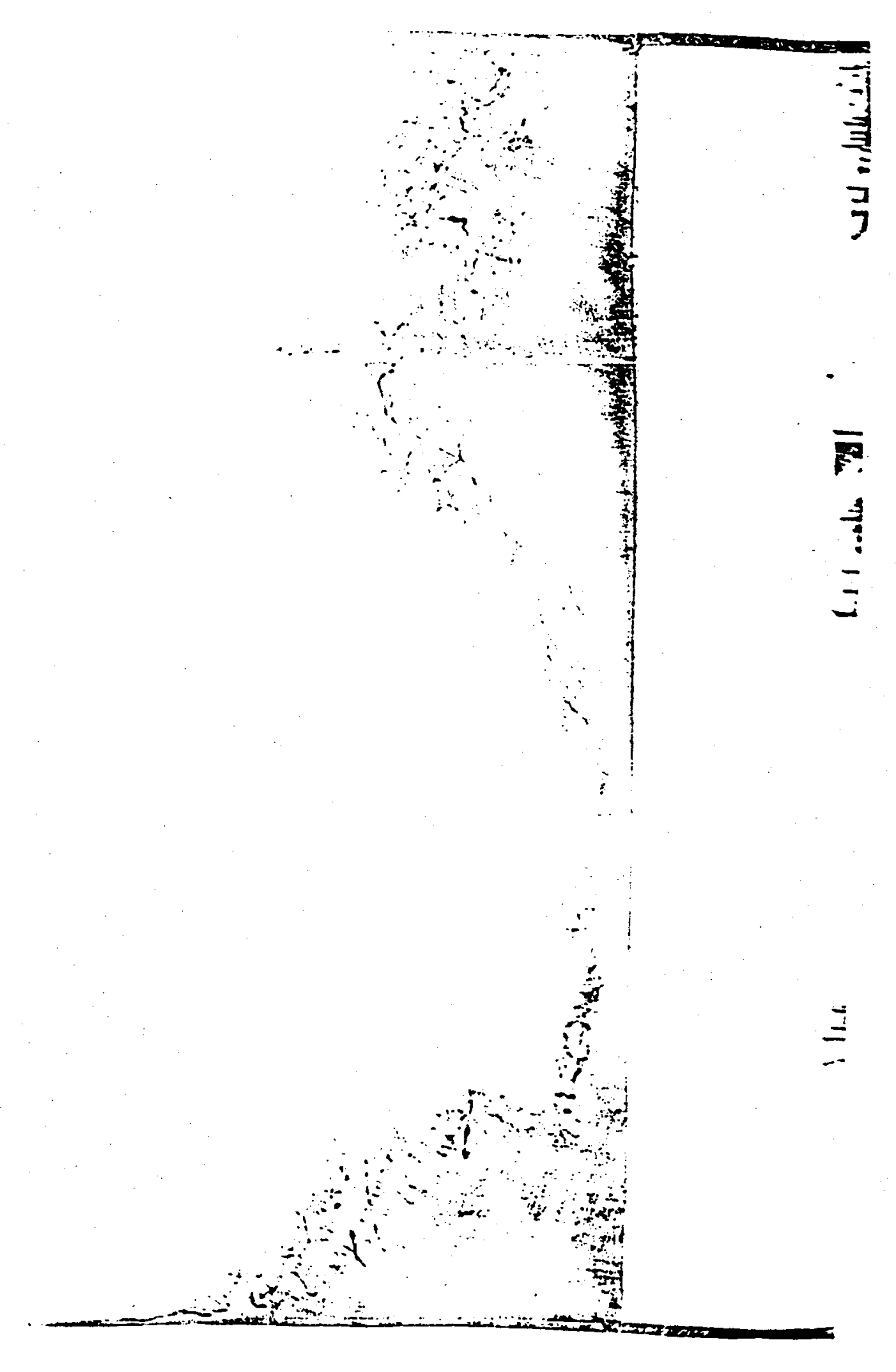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詘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

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耶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蓄

之民皆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
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
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通道
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敎
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
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
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
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旣
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

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

所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槩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先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陳書序

宋曾鞏撰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譔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內省十

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齊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

亦不敢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别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化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自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

以為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人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魏書序

宋范祖禹撰

魏書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十志凡一百一十四篇舊分為一百三十卷北齊尚書右僕射魏收撰初魏史官鄧淵崔浩高允皆作編年書遺落時事三不存一太和中李彪崔光始分紀傳表志之目宣武時邢巒撰高祖起居注崔鴻王遵業補續下逮明帝其後溫子昇作莊帝紀三卷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魏末山偉以代人諂附元天穆介朱世隆與綦儁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迹蕩然萬不記一北齊文宣

天保二年詔魏收修魏史博訪百家譜狀搜采遺軼包舉一代始終頗爲詳悉收所取史官本欲才不遂已故房延祐辛元植眭仲刁柔裴昂之高孝幹皆不工篡述其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啟咸出於收五年表上之悉焚崔李舊書收黨齊毀魏褒貶肆情時論以爲不平文宣命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訴訟者百餘人評論收始亦辯答後不能抗范陽盧斐頓邱李庶太原王松年並坐謗史受鞭配甲坊有致死者衆口沸騰號爲穢史時僕射楊

愔高正德用事。收皆爲其家作傳。二人深黨助之。抑塞訴辭。不復重論。亦未頒行。孝昭皇建中。命收更加審覈。收請寫二本。一送并省。一付鄴下。欲傳錄者聽之。羣臣競攻其失。武成復敕收更易刊正。收既以魏史招衆怨咎。齊亡之歲。盜發其冢。棄骨於外。隋文帝以收書不實。平繪中興書敘事不倫。命魏澹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九十二卷。以西魏爲正。東魏爲僞。義例簡要。大矯收繪之失。文帝善之。煬帝以澹書猶未盡善。更敕楊素及潘徽褚亮歐陽詢別修魏書。未

成而素卒。唐高祖武德五年。詔侍中陳叔達等十七人分撰後魏北齊周隋梁陳六代史。歷年不成。太宗初。從秘書奏。罷修魏書。止撰五代史。高宗時。魏澹孫同州刺史克已續十志十五卷。魏之本系附焉。唐書藝文志。又有張大素後魏書一百卷。裴安元魏書三十卷。今皆不傳。稱魏史者。惟以魏收書爲主焉。孔子稱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三代文章。莫盛於周。東周秦漢。雖戰爭喪亂。前古遺風餘烈。流而未絶。賢君忠臣蹈道之徒。功業行誼。彰灼顯布。高才秀士。詞章

論議諫諍辯說嘉謀奇策皆可以驚聽動俗為後世軌範而左邱明司馬遷班固以良史之才博學善敘事不虛美隱惡故傳之簡牘千餘年而不磨滅東漢魏晉去聖人稍遠史官才益淺[illegible]拓跋氏乘後燕之衰蠶食并冀暴師喋血三十餘年而中國略定雖享國百餘年典章制度內外風俗大抵與劉石慕容苻姚略同道武太武暴戾甚於聰虎孝文之彊不及苻堅其文章儒學之流既無足紀述謀臣辯士將帥功名又不可希望前世而修史者言詞質俚取捨失衷

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終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號。雜以冗委瑣曲之事。覽之厭而遺忘。學者陋而不習。故數百年間。其書亡逸不完者。無慮三十卷。今各疏於逐篇之末。然上繼魏晉。下傳周齊隋唐。百六十年。廢興大略不可闕也

文獻通考曰。魏收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又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百藥父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詔分修諸史、百藥因父書續成以獻

後周書序

宋王安國撰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爲書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屬於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束毅然有心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爲者特文帝而已文帝詔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卧而聽之既當其意遂起幷晝夜語

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已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歛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權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已。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誘之言矣。況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言哉。夫以德力得

仁。所以為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已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為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已。則其粗亦不能以為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內不欺其心。則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已哉。能無已。始可以得已。而足以撰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廋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吾所省者。以天

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爲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敝以新法度。而令能者馳騖於下。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怫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益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攝衽。俯仰廟堂。無爲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爲王者事。君臣一也。而君之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爲。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爲。而思

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爲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爲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存。猶足以見其效。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爲之勢乎。是固不宜無論也。臣燾。臣安國。臣希昧死謹上

文獻通考曰。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撰。初德棻

武德中，建言近代無正史，詔德棻及諸臣論譔，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收、淡二家書爲目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史，魏徵次隋史，房元齡總監而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又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按隋志極有倫理，而本末兼明，可以無憾，遷固以來皆不及也。正爲班馬只事虛言，不求典故實迹，所以三代紀綱至遷

八書固下志幾於絕緒雖其文彩灑然可喜求其實用則無有也觀隋志所以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肴亂豈易貫穿而讀其書則了然如在目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顏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紀傳而以十志付之志寧淳風輩所以粲然具舉又南史八十卷北史八十卷李延壽撰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逮周隋分隔南北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欲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壽從預修晉隋書因究悉舊事更

依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爲二史刪煩補闕過本史遠甚今學者止觀其書沈約魏收等所撰皆不行獨闕本志而隋書有之故隋書亦行於世崇文總目唐高宗善其書自爲之序序今闕

新唐書序題

宋陳振孫撰

初慶歷中詔王堯臣張方平等别修久而未就至和初乃命修爲紀志祁爲列傳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同編修嘉祐五年上之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故其進書上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第賞增秩訓詞劉敞原父所行最爲古雅曰古之爲國者法後王爲其近於已制度文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

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敗成壞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肆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具官歐陽修。宋祁。創立紀統裁成大體。范鎮等網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閎富精覈。度越諸子矣皆讐有功。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為朕得法。其學不可忘也。皆增秩一等。布書於天下。使學者咸覩焉。舊例修書止著官高一人名銜。歐公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於此書用力久且深。何可沒也。遂於紀傳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遜。今按舊書成於五代文氣卑陋

之時紀次無法。詳略失中。論贊多用儷語。固不足傳世。而新書不出一手。亦未得爲全善。本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雖大略猶不失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澀。殆類虬戶銑谿體。識者病之。歐公嘗曰。聽藩鎮傳序曰。使筆力皆如此。亦未易及也。然其序全用杜牧罪言。實無宋公一語。然則歐公殆不滿於宋。名銜之著。固惡夫爭名。抑亦以自表異耶。溫公通鑑多據舊史。而唐庚子西。直謂新唐書敢亂道而不好。雖過甚。亦不爲亡謂也。劉元城亦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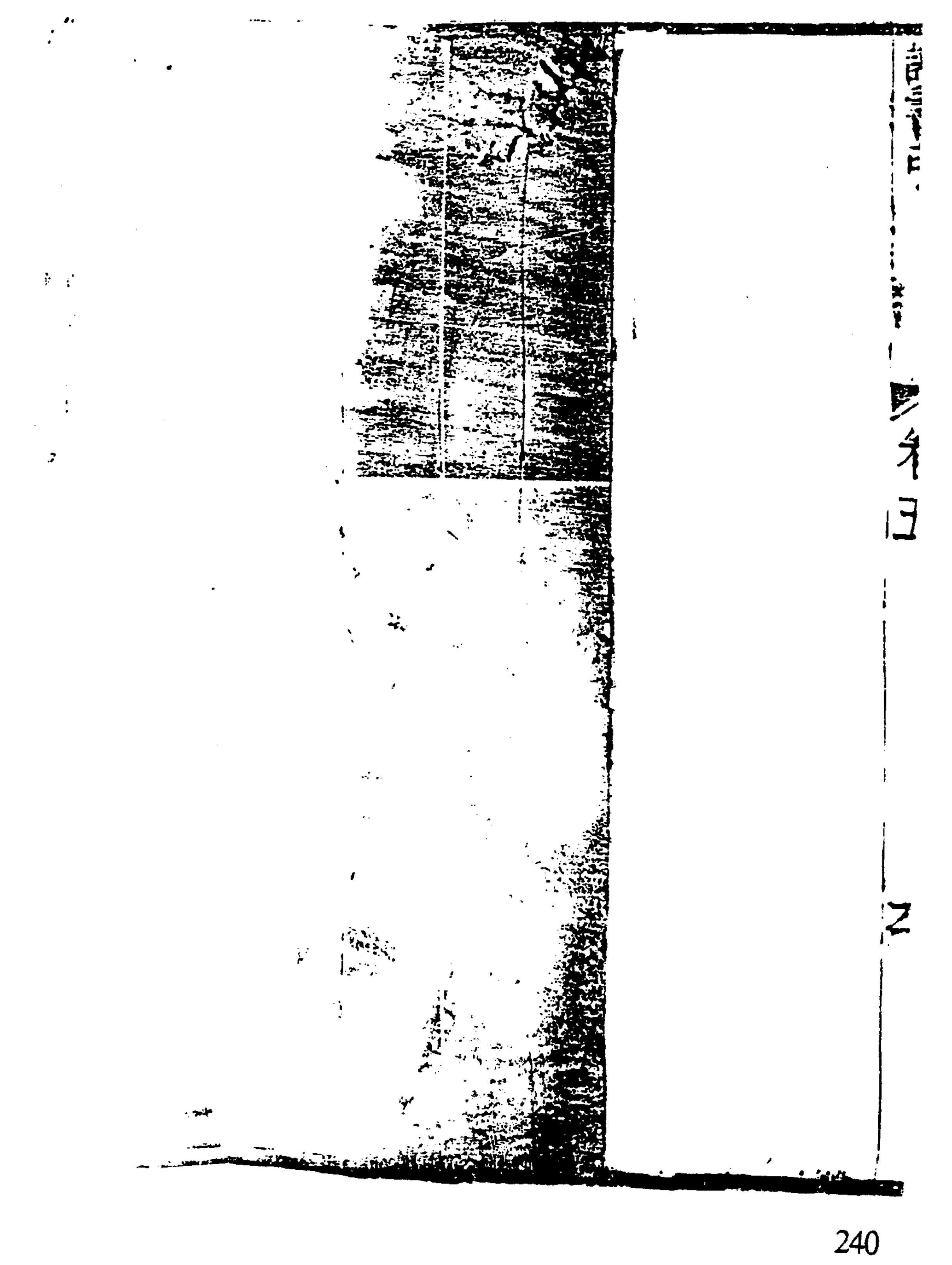
云

考古類編曰唐書舊本唐韋述撰石晉劉昫等增損成之初吳兢撰唐史自創業訖於開元凡百一十卷述因兢舊本更加筆削刋去酷吏傳爲紀志列傳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而令狐峘等復於紀志傳後隨篇增緝而不加卷帙至石晉宰相劉昫等因韋述舊史增損撰成帝紀二十列傳一百五十是爲舊史宋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

祁撰列傳而范鎮等爲之協修凡二百二十五卷歷十有七年乃成此則新唐書是也○五代史宋歐陽修撰初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九齡同撰宰相薛居正監修歐陽修以居正史繁猥失實重加纂定藏本於家修沒後朝廷聞之取付國子監刊行宋史稱是書足繼班固劉向人不以爲過○宋史爲元臣附會圖脫脫所撰述其實則歐陽元之筆居多計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

世家二百二十五卷自有史册以來未有若是多也其自謂辭之繁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敢踵附昔人是也但有紀一事兩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者由修之者非一手也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金史本紀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二卷雖元脫脫阿魯圖各主其事而實則遴選朝臣徵聘隱逸共為之者也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

三史延祐天歷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正三年命脫脫為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岩歐陽元呂思誠揭傒斯為總裁官修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為世紀而遼金為載紀或又謂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以後常稱臣於金以為不可待制王理著祖謝端之說著三史正統論以遼金為北史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為史凡再閱歲書成上之凡舉例論贊表奏多元屬筆云



元史後記

明宋濂撰

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書悉入於秘府冬十有二月乃詔儒臣發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濂臣禕實爲之總裁明年春二月丙寅開局至秋八月癸酉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已經御覽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縣上之又

明年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又復上進。以卷計者。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又六。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其時與編摩者。則臣趙壎臣朱右臣貝瓊臣朱世濂臣王廉臣王彝臣張孟兼臣高遜志臣李懋臣李汝臣張宣臣張簡臣杜寅臣俞寅臣殷弼。而總其事者。仍臣濂與臣禕焉。合前後二書。復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舊所纂錄之士。其名見於表中者。或仕或隱。皆散之四方。獨壎能終始其事云。昔者唐太宗以開基之主。干戈甫定。即留神

於晉書。莉房元齡等撰次成編。八至今傳之。欽惟皇
上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大統既正。亦詔修
前代之史。以爲世鑒。古今帝王能成大業者。其英見
卓識若合符節。蓋如是。於戲盛哉。茍臣濂等以荒唐
繆悠之學。義例不明。文辭遏陋。無以稱塞詔旨之萬
一。夙夜揣分。無任戰兢。今鏤板訖功。謹繫歲月次第
於目錄之左。庶幾博雅君子。相與刊定焉。

讀書引卷之五終

讀書引卷之六

新建曹㝉先集少參
金谿王　謨仁圃輯
男詒實篤常校

前漢紀序

漢荀悅撰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一祖三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國家無事。百姓安集。太宗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歷世陵遲。莽遂篡國也。凡祥瑞黃龍見。鳳凰集。麒麟

臻神馬出神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鼎昇寶磬神光見山稱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元稷降醴泉湧木連理凡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星集於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隕石十一星隕如雨二星晝見三火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泛溢爲人害十河泛一冬雷五夏雪三冬無冰二天雨血雨草雨魚死人復生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子枯木更生大石自立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許昌以鎮萬國外命元輔征討不庭

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秘書監荀悅鈔撰漢書。略舉其要。假以不直尚書給紙筆。虎賁給書吏。悅於是約集舊書。撮序表志。總爲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功勳。先帝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功臣名賢。奇策善言。殊德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略粗舉。其經傳所遺闕者。差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繇。重之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略其文。凡爲三十卷。數十餘萬言。作爲帝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

其旨云爾。會悅遷爲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昔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則成其法。棄之則墜於地。瞻之則存焉。顧之則廢。故君子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羣后之盛勳

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
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勸可以譏可以言可以行懲
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國之常訓典籍之淵
林雖云撰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爾故君子可觀之
矣

文獻通考曰班固作漢書凡八十餘萬言獻帝以
其文繁詔悅依左氏傳體舉要撮總爲紀三十篇
凡八萬三千四百三十二字其自序曰立典有五
志焉曰達道義章法辭約事該時稱嘉史李巽巖

曰悅爲此紀固不出班書然亦時有所删潤如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閎諫疏班書皆無之司馬光編集資治通鑑書太上皇崩葬及五鳳郊泰時之月皆舍班從荀蓋悅修紀時固書猶未訛舛而君蘭君簡端瑞興譽寬竟等字猶兩存之疑以傳疑先儒蓋愼之也自司馬遷創改春秋記事之體爲本紀世家表志列傳而班固因之至悅始能復古袁宏于寶以下皆祖述焉事日月年之相繫在史家固良法也

後漢紀序

晉袁宏撰

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爲後漢紀其所綴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略多不次敘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頗有傳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探而益之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丘明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六家建立十書非徒記事

而已。信足扶明義教、綱羅治體。然未盡之。班固源流周贍。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遷。無所甄明。荀悅才智經綸。足爲嘉史。所述當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敘。今因前代遺事。略舉義教所歸。庶以宏敷王道。前史之闕。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異。言行趨舍。名以類書。故觀其名迹。想見其人。邱明所以斟酌抑揚。寄其高懷。末吏區區。注疏而已。其所稱美。止於事義疏外之意。歿而不傳。其遺風餘趣蔑如也。今之史書。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載之外。所誣

者多所以悵怏躊躇操筆恨然者也

附錄王銍兩漢紀序略曰兩漢之事最備者司馬遷班固范曄與夫荀悅袁宏之書俱存故也其事咸萃於編年故曰紀其事分於傳表紀志故曰書讀荀袁之紀如未嘗有班范之書讀班范之書亦如未嘗有荀袁之紀也各以所存自達於後世荀悅之作後於班固而袁宏之作先於范曄或先或後或略或詳其體製凡例則猶黑白之不相涉也荀袁二紀於朝廷紀綱禮樂刑政治亂成敗忠

邪是非之際。指陳論著。毋致意焉。故其詞縱橫放肆。反復辯達。明白條暢。既啟告當代。而垂訓無窮其為書卓矣。然比班范二史。缺裂不傳。僅存篇目。蓋因緣世故。自有次第。而顯晦若有時也。

元經傳序

唐薛收撰

元經始晉惠帝終陳亡凡三百年。蓋聞夫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又曰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帝以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然帝衰於太熙故元經首此振起之也中國盛乎皇始故元經擧名以正其實嗚呼天下無賞罰三百載聖人在下。則追

書褒貶以代其賞罰斯周公典禮使後王常存而行焉仲尼筆削使後儒常職而述焉故受經於夫子何足以究其潭奧輙為傳解發明師訓之一二云

文獻通考曰元經薛氏傳十五卷稱王通撰按收傳阮逸補并注按河汾王氏諸書自中說之外皆唐藝文志所無其傳出阮逸偽作也今考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戴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於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於隋世大興四年亦書曰若思何哉

宋神宗御製資治通鑑序

光之志以爲威烈王命韓趙魏爲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効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以邪正要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

附錄資治通鑑事略曰治平三年四月辛丑命龍圖直學士侍讀司馬光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初光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欲上自戰國下迄五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關國家興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依左氏傳體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遂約戰國至秦二世爲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劉恕趙君錫同修四年十月巳酉初御邇英甲寅初進讀賜名資治通鑑神宗親製序面以賜光元豐七年十

二月戊辰書成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戰國下終五
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illegible]
目錄三十卷叅攷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
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迄今始
成凡十九年詔書獎諭賜銀帛衣帶鞍馬上諭輔
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以光爲
資政殿學士輔臣請觀之遂命付三省
文獻通考載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
成盍得八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

而隋則劉道原唐迄五代則范純甫其在正史外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悅袁宏南北則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三十國春秋李延壽南北史太清記亦足採建康實錄以下無譏焉柳芳唐歷最可嘉唐以來稗官野史曁百家譜錄正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亦不敢忽也其書大抵不采俊偉卓異之事如屈原懷沙自沈四皓羽翼儲君嚴光足加帝腹姚崇十事開說之類皆削去不錄然後知公忠信有餘蓋陋子長之愛奇也致堂胡氏曰司馬

公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歲月既久又數應詔
上書論新法之害小人欲中傷之而光行義無可
訾者乃唱爲浮言謂書之所以久不成緣書局之
人利尙方筆墨絹帛及御府果餌金錢之賜耳既
而承受中貴人陰行檢校乃知初雖有此言而未
嘗請也光於是嚴課程省人事促修成書其表有
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牘盈積浩如淵海其間
牴牾不敢自保今讀其書益自唐及五代采取微
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張新叟言洛陽有資治通

鑑草藁盈兩屋黃魯直閱數百卷訖無一字草書此温公所謂平生精力盡於此書也又通鑑舉要歷八十卷温公撰通鑑奏御之明日輔臣亟請觀焉神宗出而示之每編始末識以睿思殿寶章蓋尊寵其書如此公尚患本書浩大故著此又通鑑外紀十卷劉恕撰温公作通鑑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下訖五代恕嘗語光曷不起上古或堯舜光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經不可續不敢始於獲麟恕意謂闕漏因撰此書起三皇五

帝止周共和載其世次而已起共和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爲一編號曰外紀猶國語稱春秋外傳也通鑑書成恕已亡范淳父奏恕於此書用力最多援黃鑑梅堯臣例官其子且以書賜其家

資治通鑑音註序

元胡三省撰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牒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

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

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頴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

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書局爲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於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

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邱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

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薈稡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迄於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於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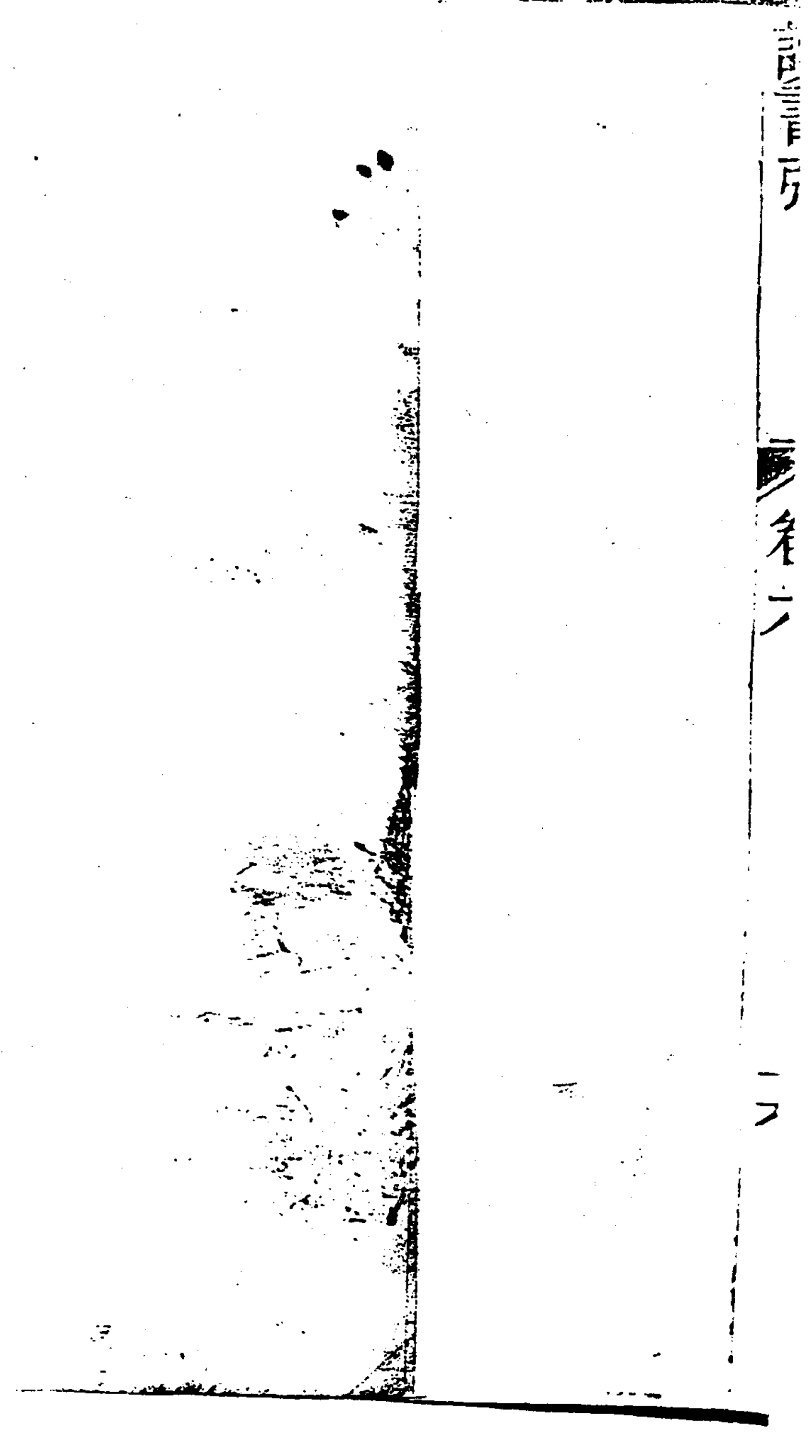
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
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
目錄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
暫置。洒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
應劭至三劉註解多矣。章懷註范史。裴松之註陳壽
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
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衝。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
代史。麄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
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

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咡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叢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壖

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禮致諸家俾讐校通鑑以授其子弇為著讐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為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汔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辨誤十二卷

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已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尠。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搆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

元史類編曰胡三省字身之浙江天台人博學能文章尤篤於史學登宋寶祐四年進士德祐元年以賈似道辟從軍蕪湖言輒不用及師潰間道歸宋亡隱居不仕著資治通鑑音註及釋文辨誤百餘卷今行於世



資治通鑑綱目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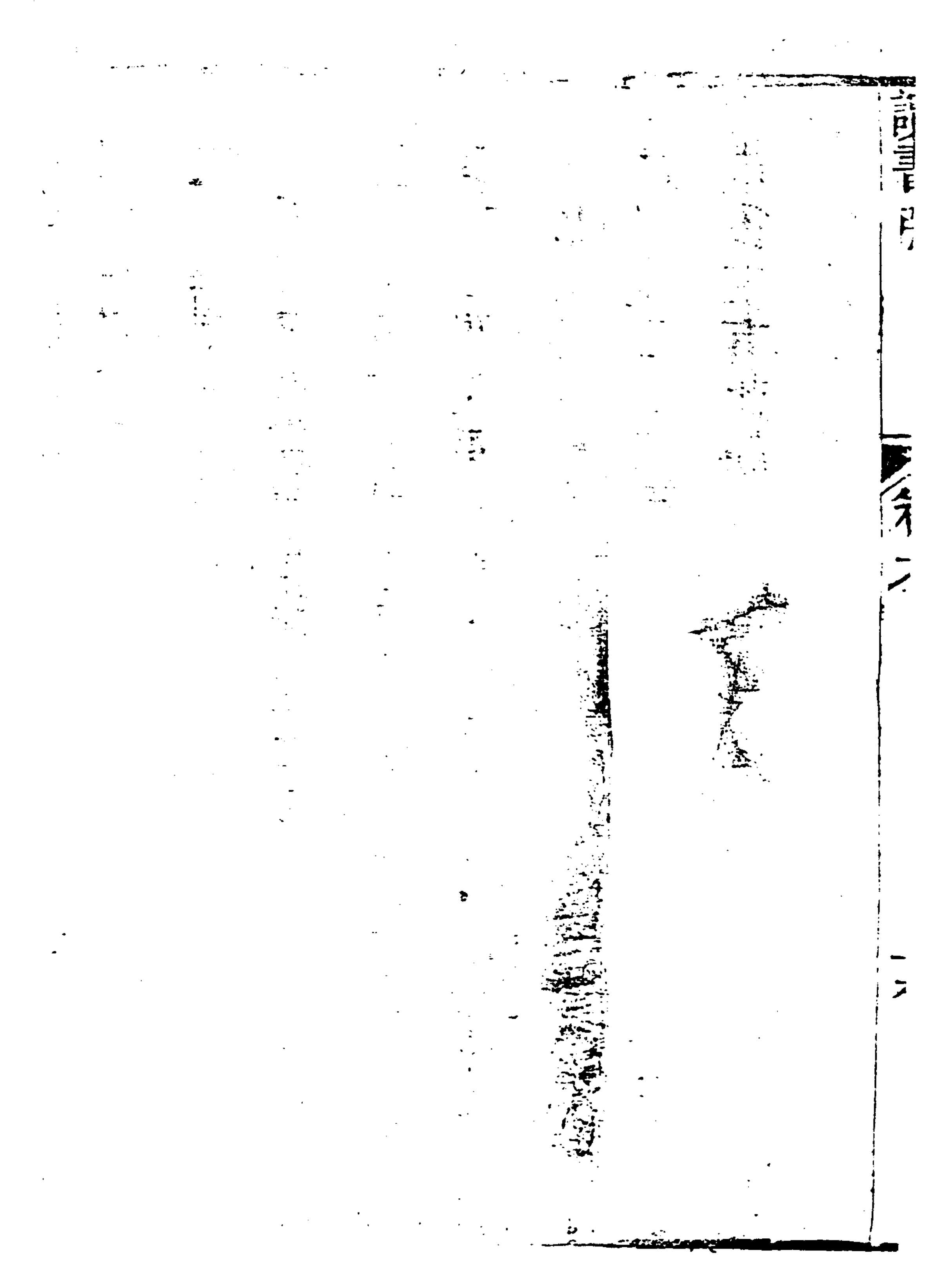
宋朱子撰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幷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檃括以就此編蓋

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鑑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

端以俟後之君子云

文獻通考曰通鑑綱目五十九卷自昔注書首尾多不相照雖資治通鑑亦或未免此病綱目條貫至善今草本行於世者於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亦由門人綴緝前後不相顧也又自唐武德八年以後至於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考求其故蓋通鑑以歲名書之而文公門人大抵多忽史學不熟歲名故有此誤



通鑑紀事本末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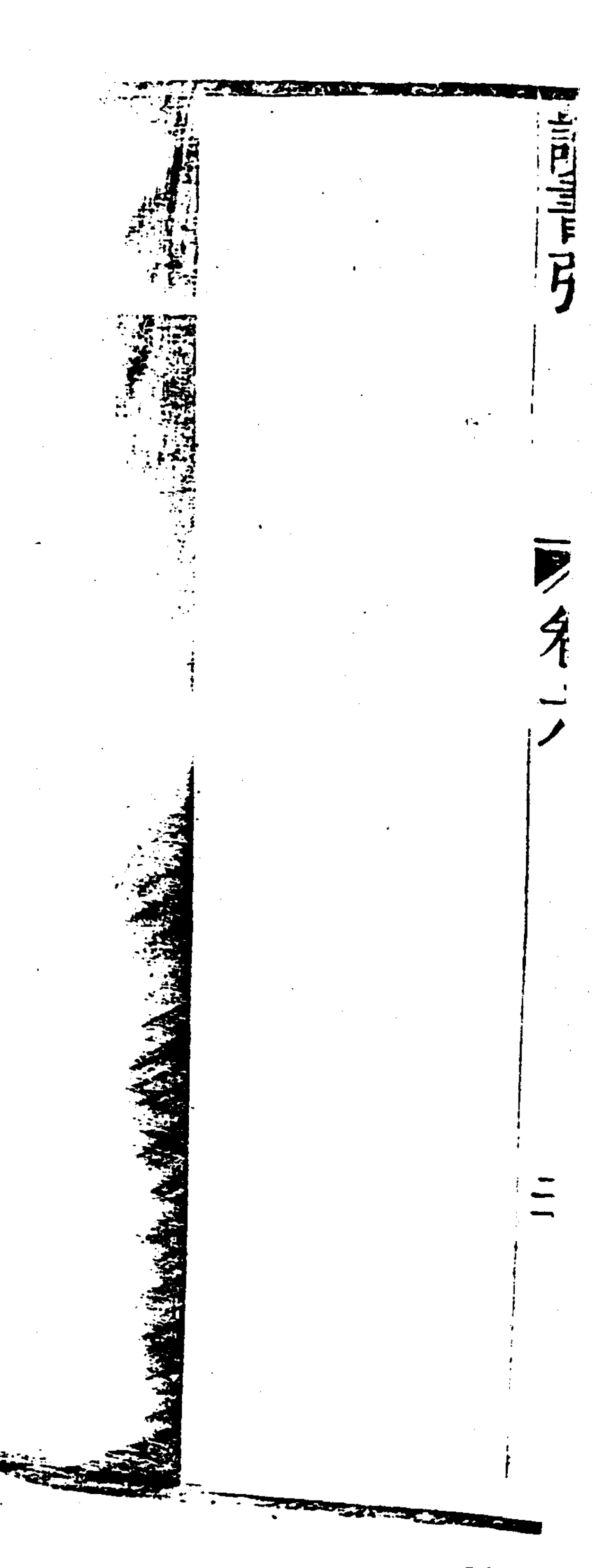
宋朱子撰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

以來爲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受授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乃或病其於古無初而區別之外

無發明者顧第弗深考耳機仲以摹本見寄熹始得而讀之爲之撫卷太息因記其後如此以曉觀者

文獻通考曰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工部侍郎袁樞機仲撰又續通鑑長編一百六十八卷禮部侍郎眉山李燾仁父撰長編云者司馬公之爲通鑑也先命其屬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然後删之以成書唐長編六十卷今通鑑惟八十卷耳燾所上表自言未可謂之通鑑止可謂之長編故其書雖繁蕪而不嫌也



史通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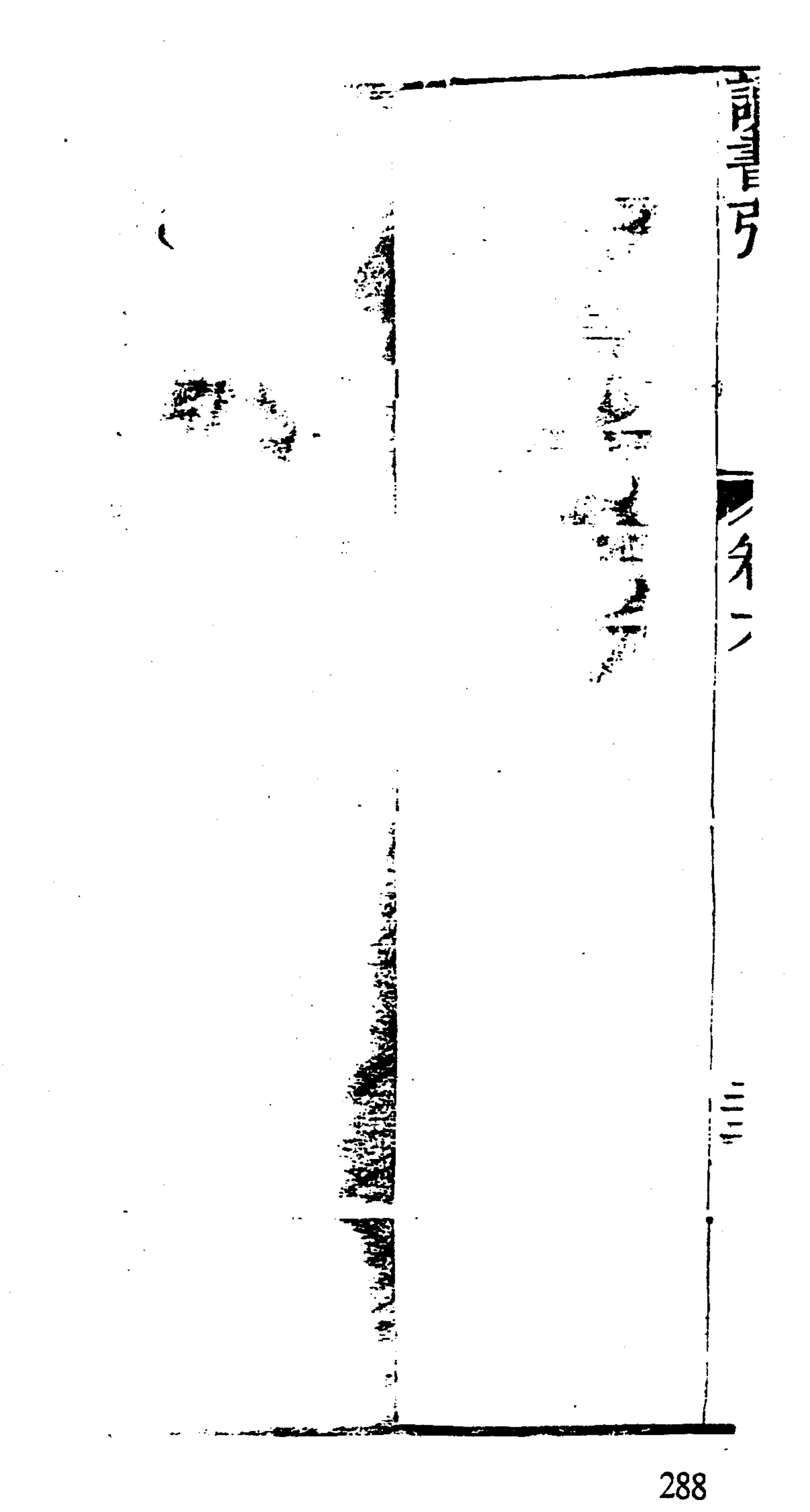
唐劉知幾撰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宦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司其憂不遑啟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榷史篇下

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旣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凡爲二十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於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文獻通考曰。知幾長安神龍間。三爲史官。頗不得志。乃以前代書史。序其體法。因習廢置。掇其得失述作曲直。分內外篇。著爲評議。備載史策之要。當

時徐堅深重之云居史職者宜置坐右元宗詔其家錄進上讀而善之宋子京稱唐舊史之文猥釀不綱謂知幾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己觀此書知子京之論不誣又史通析微十卷唐柳璨撰璨以史通妄誣聖哲評湯之德爲僞迹論桀之惡爲厚誣謗周公云不臣褒武庚以徇節其甚至於彈劾仲尼因討論其舛謬共成五十篇



路史自序

宋羅泌撰

太史公作史記。蘇子述古史。自黃戲而上不道。曰仲尼不道也。予違太史公藐千三百載堯。又上詠之萬載之前。非取蠶於聖人也。以眾者猶欲言也。神輸睢雄之書。輶軒黃車之錄。克棟連牀。曜聯而轂繫矣。然心術或微。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故觸途而輒窒。皇甫謐之世紀。譙周之史考。張惜之系譜。馬總之通歷。諸葛耽之帝錄。姚恭年之歷帝紀。小司馬之補史。劉恕之通鑑外紀。亦粗詳矣。而其學狹淺不足取信

太史公丁孤巖威學之後。首掇隧緒。既足通遺而蘇子所述第繫明索隱之舊。茲固未足爲全書。而予之路史所爲起也。嗟乎。人者天地之英而聖人之道與天地並。春生夏長。天地有不至。聖財成焉。賞善罰惡天地有不及。聖輔相焉。其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至矣。是故天地雖大。非聖人有不立。三皇五帝。又聖之出類而人道之極摯者也。然其猷爲制度。反菴藹而不昌。得亡惜乎。或曰。古今異道。古之不可施於今。猶燭之不可用於旦也。吁。亦盧臧嬰獲蒙蒙亡志乎

屏見余道一而已惟精惟一尤執厥中自伏羲以來
發貫小顯顓嚳陶唐姚虞伯禹俱以是傳以令宜之
雖前乎千萬載稽符合節是旦暮之轍也顯容皇燮
之徒英霸猶在後雖殊世風氣猶合於時方其所表
見可得而言矣曷古今之異識雖然清穆之編記宜
辱於樽鉛之手邪式爲抄類而獲奇絕且太史公來
百千賢之論話詳矣語留于載此其時也故于論也
天皇以還尼於有夏以綱太史公蘇子之亡其有所
明則誘之私屬疏之下方夷儒之論館諧碩人亦徒

以移衆云

江西通志曰羅泌字長源廬陵人學博才宏修遊墳典廼搜集百家成路史始自遂古有夏之後弗傳前紀九卷後紀卷十有四國名紀八卷發揮六卷餘論卷十通計四十七卷集成於乾道間酉蜀費煇序行於世男苹能世其學嘗爲路史註

讀書引卷之六終

讀書引卷之七

新建曹孚先集少

金谿王　謨仁圃輯

男詒守典常校

唐杜佑撰

通典自序

佑少嘗讀書。而性且蒙固。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所纂通典。實采羣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

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也。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設職官。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爲之首（十二卷）。選舉次之（六卷）。職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禮又次之（百卷）。樂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邊防末之（十六卷）。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本初纂錄止於天寶之末其有要須議論者亦便及以後之事）

文獻通考曰通典二百卷唐宰相杜佑撰先是劉秩採經史自黃帝迄天寶末制度沿華廢置論議得失倣周禮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之參以新禮爲二百篇以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類叙載世推該洽三十六年成書德宗時上之又續通典二百卷翰林學士承旨大名宋白太素等撰咸平三年奉詔四年九月書成起唐至德初迄周顯德末王欽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數千載爲二百

卷。而其中四十卷爲開元禮。今之所載二百餘年。亦如前書卷數。時論非其重復。又國朝通典二百卷。不著名氏。或言魏鶴山所爲。似方草創未成書也。凡通典會要前書及館閣書目皆列之類書。按通典載古今制度沿革。會要專述典故。非類書也。

通志自序

宋鄭樵撰

百川異趣。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爲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既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蹟。無所紀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司馬氏

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茲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於七

入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者。雖採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辭。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語。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雜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爲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檮杌無善後之人。故其書不行。春

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儻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儻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

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材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厠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其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手修書

道傍築室掠人之文竊鍾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遷之於固如龍之於猪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已如已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閫奧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

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間有及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善惡。足爲鑒戒。何必於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安可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況謂爲贊。豈有貶辭。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爲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爲人如此。安在乎言爲天下法。范曄

陳壽之徒繼踵。率皆輕薄無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筆削而爲信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一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郡縣各爲區域

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爲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綆。曹魏指吳蜀爲寇。北朝指東晉爲僭。齊史稱梁軍爲義軍。謀人之國。可以爲義乎。隋書稱唐兵爲義兵。伐人之君。可以爲義乎。房元齡董史冊。故房彥謙擅美名。虞世南預修書。故虞荔虞寄有嘉傳。甚者桀犬吠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爲叛臣。王淩諸葛誕毋丘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爲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噫。天日在上。安可如

斯似此之類。歷世有之。傷風敗義。莫大乎此。遷法旣失。固弊日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惟梁武帝爲此慨然。乃命吳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書未成而均卒。隋楊素又奏令陸從典續史記。訖於隋書。未成而免官。豈天之斬斯文。而不傳與。抑非其人而不祐之與。自唐之後。又莫覺其非。凡秉史筆者皆準春秋。專事褒貶。夫春秋以約文見義。若無傳釋。則善惡難明。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剌。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爲。豈

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國之大典也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於憲章徒相尚於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饔飧專鼓脣舌縱然得勝豈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不比紀傳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儒學之士皆能為之惟有志難其次莫如表表所以范譜牒之徒能為紀傳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餘史並承

班固謂之志。皆詳於浮言。略於事實。不足以盡爾雅之義。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生民之本。在於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區分。男子稱氏。所以別貴賤。女子稱姓。所以別婚姻。不相紊濫。秦并六國。姓氏混而爲一。自漢至唐。歷世有其書。而皆不能明姓氏。原此一家之學。倡於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又以字以謚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

左氏所言。惟茲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類。左氏不得而聞。故作氏族略。書契之本。見於文字。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子母。主類爲母。從類爲子。凡爲字書者。皆不識子母。文字之本。出於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原此一家之學。亦倡於左氏。然止戈爲武。不識諧聲。反正爲乏。又昧象形。左氏既不別其源。後人何能別其流。是致小學一家。皆成鹵莽。經旨不明。穿鑿蠡起。盡由於此。臣於是驅天下文字。盡歸六書。軍律既明。士乃用命。故

作六書略。天籟之本自成經緯。縱有四聲以成經。橫有七音以成緯。皇頡制字。深達此機。江左四聲反沒其旨。凡爲韻書者。皆有經無緯。字書眼學。韻書耳學。眼學以母爲主。耳學以子爲主。母主形。子主聲。二家俱失所主。今欲明七音之本。擴六合之情。然後能宣仲尼之教。以及八面之俗。故作七音略。天文之家。在於圖象。民事必本於時。時序必本於天。爲天文志者。有義無象。莫能知天。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成象。靈臺所用。可以仰觀。不取甘石本經。

惑人以妖妄。速人於罪累。故作天文略。地理之家。在於封圻。而封圻之要。在於山川。禹貢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經界。九州有時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故禹貢之圖。至今可別。班固地理。主於郡國。無所底止。雖有其書。不如無也。後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國。併遷方隅顛錯。皆因司馬遷無地理書。班固爲之創始。致此一家。俱成謬學。臣今準禹貢之書。而理川源。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故作地里略。郡邑之本。金湯之業。史氏不書。黃圖難考。臣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勢。遠探四

夷八蠻之巢穴。仍以梁汴者四朝舊都。爲痛定之戒。南陽者疑若可爲中原之新宅。故作都邑略。諡法一家。國之大典。史氏無其書。奉常失其旨。周人以諱事神。諡法之所由起也。古之帝王。存亡皆用名。自堯舜禹湯至於桀紂皆名也。周公制禮。不忍名其先君。武王受命之後。乃追諡太王王季文王。此諡法所由立也。本無其書。後世僞作周公諡法。欲以生前之善惡。爲死後之勸懲。且周公之意。既不忍稱其名。豈忍稱其惡。如是則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不可行乎周

公矣。此不道之言也。幽厲桓靈之字。本無凶義。謚法欲名其惡。則引辭以遷就其意。何爲皇頡制字使字與義合。而周公作法。使字與義離。臣今所纂並以一字見義。削去引辭而除其曲說。故作謚略。祭器者。古人飲食之器也。今之祭器出於禮圖。徒務說義。不思適用。形制既乖。豈便歆享。夫祭器尙象者。古之道也。器之大者莫如罍。故取諸雲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諸雞鳳。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諸雀。其制皆象其形。鑿項及背以出內酒。惟劉杳能

知此義故引魯郡地中所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尊。及齊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爲證。其義甚明。世莫能用。故作器服略。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仲尼編詩爲正樂也。以風雅頌之歌。爲燕享祭祀之樂。工歌鹿鳴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間魚麗之三。笙間崇邱之三。此大合樂之道也。古者絲竹有譜無辭。所以六笙但存其名。序詩之人不知此理。謂之有其義而亡其辭。良由漢立齊魯韓毛四家博士。各以義言詩。遂使

聲歌之道日微。至後漢之末。詩三百僅能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之聲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於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自鹿鳴不傳後世不復聞詩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興衰而存亡。繼風雅之作者樂府也。史家不明仲尼之意。棄樂府不收。乃取工伎之作以爲志。臣舊作系聲樂府以集漢魏之辭。正爲此也。今取篇目以爲次。曰樂府正聲者所以明風雅。曰祀享正聲者所以明頌。又以琴操明絲竹。以遺聲準逸詩。語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

未盡善也。此仲尼所以正舞也。韶卽文舞。武卽武舞。古樂甚希。而文武二舞猶傳於後世。良由有節而無辭。不爲義說家所惑。故得全仲尼之意。五聲八音十二律者。樂之制也。故作樂略。學術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之散亡。由編次之無紀。易雖一書。而有十六種學。有傳學。有注學。有章句學。有圖學。有數學。有讖緯學。安得總言易類乎。詩雖一書。而有十二種學。有詁訓學。有傳學。有注學。有圖學。有譜學。有名物學。安得總言詩類乎。道家則有道書。有道經。有科儀。有

符籙。有吐納內丹。有爐火外丹。凡二十五種皆道家。而渾爲一家可乎。醫方則有脈經。有灸經。有本草。有方書。有炮炙。有病源。有婦人。有小兒。凡二十六種皆醫家。而渾爲一家可乎。故作藝文略。冊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讐之司未聞其法。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四庫無蠹魚之簡。千章萬卷日見流通。故作校讐略。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圖譜之學由此而興。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文。書籍之學由此而出。圖成經。書成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

廢。劉氏作七略。收書不收圖。班固卽其書爲藝文志。自此以還。圖譜日亡。書籍日冗。所以困後學而隳良材者。皆由於此。何哉。卽圖而求易。卽書而求難。舍易從難。成功者少。臣乃立爲二記。一曰記有。記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記無。記今之所無者不可不求。故作圖譜略。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方冊所載。經數千萬傳。款識所勒。猶存其舊。蓋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以茲稽古。庶不失眞。今藝文有志。而金石無紀。臣於是採三皇五帝之泉幣。三王之鼎

彝秦人石鼓漢魏豐碑上自蒼頡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書各列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洪範五行傳者巫瞽之學也歷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蟲之妖一物之戾皆繩之以五行又若之何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晉申生一衣之偏鄭子臧一冠之異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董仲舒以陰陽之學倡爲此說本於春秋牵合附會歷世史官自愚其心目俛首以受籠罩而欺天

下。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災祥略。語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狀難識。農圃之人識田野之物。而不達詩書之旨。儒生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五方之名本殊。萬物之形不一。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品彙。故作昆蟲草木略。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禮略所以敘五禮。職官略所以秩百官。選舉略言掄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術。食貨略言財貨之源流。凡茲五略。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古者記

事之史謂之志。書大傳曰、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是以宋鄭之史。皆謂之志。太史公更志爲記。今謂之志本其舊也。桓君山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古者紀年別繫之書謂之譜、太史公改而爲表。今復表爲譜。率從舊也。然西周經幽王之亂。紀載無傳。故春秋編年以東周爲始。自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及年歷。上極三皇。譙周陶宏景之徒。皆有其書。學者疑之。而以太史公編年爲正。故其年始於共和。然共和之名已不可據。況其年

乎。仲尼著書斷自唐虞。而紀年始於魯隱。以西周之年無所考也。今之所譜自春秋之前稱世謂之世譜。春秋之後稱年謂之年譜。太史公紀年以六甲。後之紀年者以六十甲。或不用六十甲而用歲陽歲陰之名。今之所譜。即太史公法。既簡且明。循環無滯。禮言臨文不諱。謂私諱不可施之於公也。若廟諱則無所不避。自漢至唐史官皆避諱。惟新唐書無所避。臣今所修準舊史例。間有不得而避者。如謚法之類。改易本字則其義不行。故亦準唐舊。夫學術超詣本乎心

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紀傳者編年紀事之實蹟。自有成規。不爲智而增。不爲愚而減。故於紀傳卽其舊文從而損益。若紀有制詔之辭。傳有書疏之章。入之正書。則據實事。寘之別錄。則見類例。唐書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議。故紀傳訖隋。若禮樂政刑。務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嗚呼。酒醴之末。自然澆漓。學術之末。自然淺近。九流設教。至末皆弊。然他教之弊微有典刑。惟儒家一家去本太遠。此理何由。班固有

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枝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且百年之間。其患至此。千載之後。弊將若何。況祿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設。必由乎文辭。三百篇之詩。盡在聲歌。自置詩博士以來。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六十四卦之易。該於象數。自置易博士以來。學者不見一卦之易。皇頡制字。盡由六書。漢立小學。凡文字之家。不明一字之宗。伶倫制律。盡本七音。江左置聲韻

凡音律之家。不達一音之旨。經既苟且。史又荒唐。知此流離。何時返本。道之汙隆。存乎時。時之通塞。存乎數。儒學之弊。至此而極。寒極則暑至。否極則泰來。此自然之道也。臣蒲柳之質。無復餘齡。葵藿之心。惟期盛世。謹序

文獻通考曰、按書名通志、其該括甚大、卷首序論譏詆前人、高自稱許、蓋自以為無復遺憾矣、然夷考其書、則氏族六書七音等略、考訂詳明、議論精到、所謂出臣胸臆、非諸儒所得聞者、誠是也、至於

天文地里器服則失之太簡、如古八器服之制度至詳、今止樽罍一二而謂之器服略可乎、若禮及職官選舉刑罰食貨五者、則古今經制甚繁、沿革不一、故杜岐公通典之書、五者居十之八、然杜公生貞元間、故其所記述止於唐天寶、今通志既自爲一書、則天寶而後、宋中興以前、皆合陸續銓次、如班固漢書續史記武帝以後可也、今通志此五略、天寶以前、則盡寫通典全文、略無增損、天寶以後、則竟不復陸續、又以通典細注、稱爲已意附其

旁而亦無所發明疏略如此乃自謂雖本前人之典而亦非諸史之文不亦誣乎夾漈譏司馬子長全用舊文間以里俗采摭未備筆削不遑又譏班孟堅全無學識專事剽竊自高祖至武帝七世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至其所自爲書則不堪檢點如此然則著述豈易言哉又按此書刋本元無卷數止是逐略分爲一二耳中興四朝藝文志別史類載通志二百卷其後叙述云中興初鄭樵采歷代史及它書自三皇迄隋爲書曰通志倣遷固爲紀

傳而改表為譜志為略、則其為書似是節抄刪正歷代之正史、如高峻之小史、蘇子由之古史、而非此二十略之書也、但二十略序文後、言於紀傳、卽其舊文、從而損益制誥書疏別錄、唐書五代史、本朝大臣所修、非微臣敢議、故紀傳及隋、若禮樂刑政務存因革、固引而至唐云、則亦略言其作書之意、豈彼二百卷者、自為一書、亦名之曰通志、而於此序附言其意耶、或併二十略共為一書耶、當俟續考、

文獻通考自序

宋馬端臨撰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

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

亦不能以遠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稾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

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叙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叙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叙兵則盡賦遺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

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叙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憂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濫。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

史傳之實錄具存可以稽考。先儒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素。插架之收。備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爲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

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語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論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

然有得。則竊以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叙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劌目鉥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

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
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元史類編曰、馬端臨字貴與、江西樂平人、父廷鸞
宋咸淳中官右丞相、端臨幼承家學、年十九、淹貫
經史、以蔭補承事郎、宋亡隱居不仕、先著大學集
傳、多識錄、後益留心經濟、作文獻通考、上遡唐虞、
下至南宋、以補杜佑通典之闕、計二十餘年而成、
仁宗延祐四年、遣眞人王壽衍尋訪有道之士、至
饒州路錄其書上進、詔官爲鏤版以廣其傳、仍令

端臨親齋所著稾本赴路校勘、英宗至治二年、始竣工、先是留夢炎爲吏部尚書、與廷鸞在宋爲同相、名致端臨、欲用之、以親老辭、及廷鸞卒、稍起爲慈湖柯山二書院山長、教授台州路、三月引年歸、終於家、

讀書引卷之八

新建曹孚先集少參
金谿王　謨仁圃輯
男詒安泰常校

田賦考序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

考覈而姦僞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僞。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姦敝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遂為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太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廢者。蓋

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産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産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强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

謂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作田賦考第一。叙歷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

錢幣考序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爲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適用之物。作爲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

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然珠玉黃金爲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爲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齎貪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宋慶曆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爲錢矣夫珠

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爲幣。則始以無用爲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劵。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飢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不免犯銅之禁生。無搜銅之苛。亦可便也。作錢幣考第二。凡二卷。

戶口考序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

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爲士則道問學及其爲農則力稼穡及其爲兵則善戰陣授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聚則其國强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光岳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胄則慙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爲國之盛衰官既無藉

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爲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爲重。而民益窮苦憔悴。秖以身爲累矣。作戶口考第三。敘歷代戶口之數與其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職役考序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興土木則親畚鍤。調征行則負羈紲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

者勞。其理則然。然則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爲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口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曰差曰雇曰義紛紜雜襲。而法出姦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老嗇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凌暴之至此極乎。作職役考第四。敘歷代設法之詳而以復除附焉。凡二卷。

征榷考序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昔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煑鹽酤酒。採

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
能自辦。而豪强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然既以立爲
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减。於是又爲均派之法。或
計口而課鹽鐵。或望戶而榷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
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榷遍
於天下矣。蓋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賈之徒。以優
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强商賈之利。而代受
豪强商賈之榷。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
止也。作征榷考第五。首敘歷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

齊則次之。搉酤始於漢。搉茶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斂者若津渡間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故又次之。凡六卷。

市糴考序

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倣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illegible]有[illegible]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

倣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蓋懋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寖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摧蓄賈居貨待賈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捄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

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强配數目。不給價直。輒管取足。視同常賦。葢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稽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作市糴考第六。凡二卷。

土貢考序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爲主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李叔之世。務爲苛橫。往往租自租

而貢自貢矣至於珍禽奇獸裘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姦諂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甚至掊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作土貢考第七凡一卷。

國用考序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貲。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

能勝其求一君之身其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少而國匱財多而國侈其效可覩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內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爲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於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

之擾。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作國用考第八。敘歷代財計首末而以漕運賑恤蠲減附焉。凡五卷。

選舉考序

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咨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爲法雖有

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縉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勘藉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藉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又

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旣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爲防閑檢柅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爲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塗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

作選舉考第九凡十二卷。

學校考序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

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鈞是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

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為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始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作學校考第十。敘歷代學校之制。及祠祭褒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凡七卷。

職官考序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歷。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盖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飭則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歷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搢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顓俊之流。

官伯內宰。盡與賢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爲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宴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爲公卿將相。爲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豎嬖倖。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擯絀。特以之備員袁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爲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

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胄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爲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諳營繕。不過爲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淸也。尚書令在漢爲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爲大臣所不敢當之穹官。校尉在漢爲兵師要職。

而後世則爲武弁所不齒之冗秩。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庳懸絶如此。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作職官考第十一。首敘官制，次序官數，內官則自公師宰相而下。外官則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祿秩品從之詳。凡二十一卷。

郊祀宗廟考序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愼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

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
也。然則義者祭之理也。數者祭之儀也。古者人習於
禮。故家國之祭祀。其品節儀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
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周衰禮廢而其儀
亡矣。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
義理而已。戴記是也。儀禮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禮。
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於職掌者則言之。而國之大
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漢鄭康成深於禮學。
作爲傳註。頗能補經之所未備。然以讖緯之言而釋

經。以秦漢之事而擬三代。此其所以舛也。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太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爲感靈仰。或以爲耀魄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復博贍。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王肅說也。雖引正論以力排之。然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嘗參酌王鄭二說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廢也。至於禘

祫之節。宗祧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
聚訟莫適折衷。其叢雜牴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
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與義著爲
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爲千載不刊之典。
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
所不及者。則闕略不接續。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
參用經註之文。兩存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曉。而不如
楊氏之純正。今並錄其說。次及歷代祭祀禮儀本末。
而唐開元宋政和二禮書中。所載諸祀儀註。併詳著

焉。作郊祀考第十二。以敘古今天神地祇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禪。次高禖。次八蜡五祀。次田蠶。次祈禳告祭。而以雜祠淫祠終焉。凡二十三卷。

宗廟考第十三。以敘古今人鬼之祀。首國家宗廟。次時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諸侯宗廟。而以大夫士庶宗廟時享終焉。凡十五卷。

王禮考序

古者經禮禮儀。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節目之詳

者矣。然總其凡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冠昏喪祭鄉相見。此先王制禮之略也。秦漢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制爲一定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昏喪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無沿革。不煩紀錄。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朝儀巡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璽車旗鹵簿。及凶禮之國恤耳。今除

國祀學校選舉。已有專門外。朝儀以下。則總謂之儀禮。而備著歷代之事迹爲。葢本晦庵儀禮經傳通解。所謂王朝之禮也。其本無沿革者。若古禮則經傳所載。先儒所述。自有專書。可以尋求。毋庸贅序。若今禮則雖不能無失。而議禮制度。又非書生所得預聞也。是以亦不復措辭焉。作王禮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樂考序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葢言樂之正性。有關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爲歷年

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閱工人。常肄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鎮之徒。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爲憂。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

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入女貞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暇制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已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爲。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樂既成而政已秕國已衰矣。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擯萬寶常之議。及樂成。寶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將盡。噫使當時一用寶常之議。能救隋之亡乎。然寶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

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以爲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萬寶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强爲議論。究律呂於黍之縱横。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湮沒銷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槃捫燭之爲愚固不知其說也。作樂考第十五。首敘歷代樂制。次律呂制度。次八音之屬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盡古今樂器之本末。次樂縣。次樂歌。次樂舞。次散樂鼓吹。而以徹

樂終焉。凡十五卷。

兵考序

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

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後世士自爲士農自爲農工商末技自爲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

平時不識甲兵為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為二途。諺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為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作兵考第十六。首敘歷代兵制。次禁衛及郡國之兵。次教閱之制。次車戰舟師馬政軍器。凡十三卷。

刑考序

昔漢陳咸言。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蓋漢承秦法過於嚴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淫刑喜殺。習以為常。咸之言蓋有激也。竊嘗以為劓刵椓黥。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以賢聖之君而不免襲亂虐之制。由是觀之。咸言尤為可味也。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

一等。卽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卽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衆。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鉗爲生刑。所欲活者傳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纔翦其毛髮。所欲陷者與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爲甚。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卽有虞所謂鞭朴流宅。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姦之患。殺人者

不死。傷人者不刑。俾無辜罹毒虐者，抱沉冤而莫訴。而舞文利賕賄者，無後患之可惕。則亦非聖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詳讞。次贖刑赦宥。凡十二卷。

經籍考序

昔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古。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首末俱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爲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

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爲經之疵也。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則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爲之興廢也。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豈亦秦爲之厄哉。昌黎公所謂爲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豈不信然夫。

書之傳者已鮮傳而能著者加鮮著而能閱者尤加鮮焉宋皇祐時命名儒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記館閣所儲之書而論列於其下方然止及經史而亦多缺略予集則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德晁氏公武有讀書記直齋陳氏振孫有書錄解題皆聚其家藏之書而評之今所錄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則採諸家書目所評并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凡議論所及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眞偽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具載焉俾覽

之者如入羣王之府。而閱木天之藏。不特有其書者。稍加研窮。即可以洞究旨趣。雖無其書者。味茲題品。亦可粗窺端倪。蓋殫見洽聞之一也。作經籍考第十八。經之類十有三。史之類十有四。子之類二十有二。集之類六。凡七十六卷。

帝系考序

昔太史公言。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始終。蓋譏世之學者。以空言著書。而歷代統系無所考訂也。於是作爲三代世表。自黃帝以下譜之。然五

帝之事遠矣。而遷必欲詳其世次按圖而索。往往牴
牾。故歐陽公復譏其不能闕所不知。而務多聞以爲
勝。然自三代以後至於近世。史牒所載。昭然可考。始
學者道而習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槩。至其傳世歷年
之延促枝分派別之遠近猝然而問
能以遽對。則以無統系之書故也。今倣王溥唐及五
代會要之體。首敘帝王之姓氏出處。及其享國之期
改元之數以及各代之始終次及后妃皇子公主皇
族。其可考者悉著於篇。而歷代所以尊崇之禮。冊命

之儀并附見焉。作帝系考第十九，凡十卷。

封建考序

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蓋古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廣，而夷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爲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復居商，自商而亳。周棄至文王亦屢遷

史以爲自邰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之國也然以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爲吳鬻繹之爲楚箕子之爲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世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於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已私而古之諸侯亦

未嘗視封內爲已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既滅六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爲已有。再傳而後劉項與羣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誅項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與爲項氏所立者。皆擊滅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吳之屬。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削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

然一再傳而後賈誼晁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以爲親者無分地而疏者偪天下必爲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勦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勦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勦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然文

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偪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巳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疎畏偪。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人而巳。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雖懲秦之弊。復行封建。然爲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爲諸侯

者。既獲裂土。則遽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逮漢之亡。議者以爲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勢。然愚又嘗考歷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縶。再傳之後。主勢稍弱。司馬氏父子即攘背取之。曾無顧憚。晉氏封國至多。宗藩強壯。俱自得以領兵卒。置官屬。可謂懲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難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釁。宋齊皇子。俱童孺當方面。名爲藩鎭。而實受制於典籤長史之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國最

凡諸子孫皆以盛年雄材。出爲邦伯。專制一方。可謂懲宋齊之弊矣。然諸王擁兵。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難。然則魏宋齊跡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晉梁崇奬宗藩。亦不能救亂。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復議。而王綰李斯陸士衡柳宗元輩所論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廢矣。今所論著。三皇而後至春秋之前。國名之見於經傳。而事跡可考者。略著之。如共工防風氏。以至邶鄘檜之類是也。春秋十二列國。既有太史世家詳其事跡。不復贅敘。姑紀其世代歷年而已。若諸

小國之事跡。見於春秋三傳雜記者。則倣世家之列敘其梗槩。邾莒許滕以下是也。漢初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澤侯。則悉本馬班二史年表。東漢以後無年表可據。則採摭諸傳。各訂其受封傳授之本末而備著焉。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則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作封建考第二十。凡十八卷。

象緯考序

昔三代之時。俱有太史。其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

葢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猶是任也。至宣帝時。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它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葢必二任合而爲一。則象緯有變。紀錄無遺。斯可以考一代天文運行之常變。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隳廢離隔。不相爲謀。葢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書日。而左氏以爲官失之。可見當時掌占候與司紀載者各爲一人。故疏略如此。又嘗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

六。自魯定公十五年至漢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而捜考史傳書日食凡七而已。然則遺鈌不書者多矣。自漢而後史録具在。天下一家之時紀載者遞相沿襲。無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國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年。其間年歳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蒼旻也。食於北

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者而又日月不相脗合豈天有二日乎蓋史氏之差謬牴牾其失大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雖庸奴舉目可知而所書薄食之謬且如此則星辰之遲留伏逆陵犯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故述故事廣異聞耳天文志莫詳於晉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爲簡明宋兩朝史志言諸星去極之遠近中興史志採近世諸儒之論亦多前史所未發故擇其尤明暢有味者具列於篇作象緯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數次天漢

起汲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變次雲氣凡十七卷。

物異考序

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蓋天地之間有妖必有祥因其氣之所感而證應隨之自伏勝作五行傳班孟堅而下踵其說附以各代證應爲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則陰陽五行之氣獨能爲妖孽而不能爲禎祥乎其亦不達理矣雖然妖禎之說固未易言也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

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而桓靈非治安之時也。誅殺過當。其應爲恒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漢文帝非淫刑之主也。斬蛇夜哭。在秦則爲妖。在漢則爲祥。而槩謂之龍蛇之孽可乎。僵樹蟲文。在漢昭帝則爲。　宣帝則爲槩謂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於此不得其說。於是穿鑿附會。强求證應。而罕有所不通。竊嘗以爲物之反常者異也。其祥則有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

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湧地震豕禍魚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故今取歷代史五行志所書并旁搜諸史本紀及傳記中所載祥瑞隨其朋類附入各門旦不曰妖不曰祥而總名之曰物異如恒雨恒暘恒燠恒寒恒風水潦火災之屬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舊名至如魏晉時魚集武庫屋上前史所謂魚孽也若周武王之白魚入舟則祥而非孽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一爾故均謂之魚異秦孝公時馬生人前史所謂馬禍也若伏羲之龍馬

負圖則祥而非禍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亦一耳故均謂之異焉其餘鳥獸昆蟲草木金石以至童謡詩讖之屬前史謂之羽蟲毛蟲龍蛇之孽或曰詩妖華孽今所述皆並載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以異名之其豕禍鼠妖則無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舊名至於木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爲妖如桑穀共生之類是也若雨木氷乃寒氣脅木而成氷其咎不在木也而劉向以雨木氷爲木不曲直華孽者花失其常性而爲妖如冬桃李華之類是也若氷花乃氷

異而結花其色不佗花豔而書志以求花爲孽孳二者，俱失其倫類。今華而正之，俱以入百寮祖附而彙之。後又前志以鼠妖爲青青祥，物自動爲木沴金，物自壞爲金沴木，其說俱後學所未諭。今以鼠妖青青各自爲一門，而自動自壞直以其事名之，庶覽者易曉云。作物異考第二十二，凡二十卷。

輿地考序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爲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爲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

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爲十九。自晉以後爲州寖多。所統寖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謂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爲夸大。僑置諸州。以會稽爲東揚。京口爲南徐。廣陵爲南兖。歷陽爲南豫。歷城爲南冀。襄陽爲南雍。譙郡在禹跡爲徐州。而漢則稱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爲豫州。而晉則稱兖州所領。離析[illegible]幾。循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已不復可考矣。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

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兖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史者主於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杜氏通典亦以歷代郡縣析於禹九州之中今所論著九州則以禹跡所統爲準沿而下之府州軍監則以宋朝所置爲準泝而上之而備歷代之沿革焉至冀之幽朔雍之銀夏荆粵之交趾元未嘗入宋之職方者則以唐郡爲準退考前代以補其缺而於每

州總論之下。復各爲一圖。先以春秋時諸國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則及秦漢晉隋唐宋所分郡縣。考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漢以來各州刺史州牧所領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輿地考第二十三。凡九卷。

四裔考序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謂蠻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內。九州之中者。則被之聲教。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際。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錄。如蠻夷荊舒

之屬也夷則萊夷之屬也戎則山戎北戎陸渾赤駒之屬也狄則赤狄白狄皐落鮮虞之屬也載之經傳如齊桓之所攘魏絳之所和其種類雖曰戎狄而皆錯處於華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覊縻之至於沙磧之濱瘴海之外固未嘗窮兵黷武絶大漢踰懸度必欲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震耀當時而誇示後世也秦始皇既并六國始北却匈奴南取百粤至漢武帝時東并朝鮮西收甘涼南闢交趾珠厓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車師大宛夜郎昆明之屬俱遣信使

裔重賄。招來而羈置之。俾得逼於上國。窺其廣大。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自是之後。世謹梯航。歷代載記所敘其風氣之差殊。習俗之詭異。可考而索。至其世代傳授之詳。則固不能以備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凡二十五卷。

讀書引卷之八終

讀書引卷之九

新建曹孚先集

金谿王　謨仁甫輯

男詒寧靜常校

荀子序

唐楊倞撰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於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

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於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於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譚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與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子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

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倞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取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註解亦獲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說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

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頗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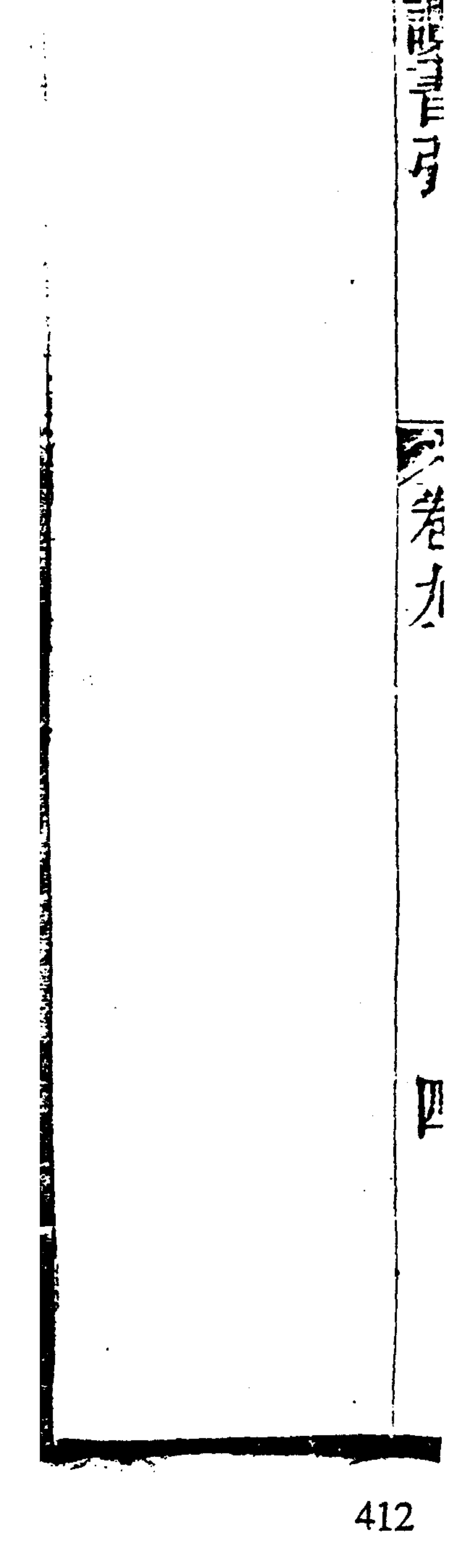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曰荀子二十卷趙荀况撰漢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稱卿

趙人名況當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稷下是時荀卿爲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至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後適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已而歸趙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爲宣王楚考烈王初黃歇始相年表自齊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凡八十一年則荀卿去楚時僅百歲矣楊倞唐人始爲之注且更新書爲荀子易其篇第析爲二十卷其書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諫諍傲灾祥尚强霸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爲飾邪說文姦

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焉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爲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

附錄韓文公讀荀子曰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

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揚子法言序

宋宋咸撰

太儀之體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論則度舍之紀茲或罔焉欲明緯象不可得也羣經之文支離寡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之解則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書所以亹亹而爲巳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號大略鄭康成大懼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故增之箋言而三百廓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作亞聖之謨獨揚孟而巳七篇有趙臺卿爲之題頗詳真經有

范叔明爲之解甚悉惟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雖爲之註然愈略於毛公之爲唐柳宗元刪定雖釋二三而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决者反疏之理尙秘者則虛焉闕文者弗能正譌字者乃無辯至於言不詁而事不屬議失旨而舉失類已什其手是使楊氏之意尙有所晦學子不能無冗豫也故康成之志咸敢竊而取焉凡裨其闕糾其失五百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蓋所以

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出。隨篇具析，其有難字音切來理盡譜於後，仍條其舊以爲十卷。雖不能廣翼賢業，庶充巾笥爲詒謀之具云。

文獻通考曰：揚子法言十三卷，漢揚雄撰，晉祠部郎中李軌注。雄好古學。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駁，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譔此以象論語，號曰法言。每篇復爲序

贊以發其大意。本在卷末。如班固序傳然。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又太元經十卷。有首衡錯測摛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元體。葢與本經三卷共爲十四。今志云十九。未詳

附錄范望太元經序略曰。子雲著元。桓譚以爲絶倫。張衡以擬五經。自侯芭受業之後。希有傳者。建安中。宋衷陸績解釋之。文字繁猥。今以陸爲本。錄宋所長。訓理其義。爲十卷耳。以首分居本經之上。以測散處贊辭之下。前有陸績序。以雄爲聖人云。

劉向新序序

宋曾鞏撰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

偏。故人奮其私意。家尙其私學。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爲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紲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絶殘脱之餘。世無復明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尙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

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爲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

不得已也。

文獻通考曰劉向當成帝時典校書因採傳記行事百家之言。刪取正辭美義可勸戒者爲新序說苑共五十篇新序陽朔元年上自秦之後綴文之士有補於世者稱向與揚雄爲最雄之言莫不步趨孔孟向之言不皆槩諸聖故議者多謂雄優於向考其行事則反是何哉今觀其書葢向雖雜博而自得者多雄雖精深而自得者少故也

劉向說苑序

宋曾鞏撰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爲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爲無好學者而

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己而爲之者有矣何其狥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

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文獻通考曰：說苑二十卷，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恩、政理、尊賢、正諫、法誡、善說、奉使、權謀、至

公指式談叢雜言辨物修文爲目陽嘉四年上之闕第二十卷曾子固校書自謂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與崇文舊書五篇合爲二十篇又敘之然正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

徐幹中論序

宋曾鞏撰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

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惡

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
而信之。因校其脫繆而序其大略。蓋所致臣之意云
文獻通考曰中論二卷漢徐幹撰幹鄴下七子之
一也又鹽鐵論十卷漢桓寬撰所謂鹽鐵議者起
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
鐵酒榷均輸務抑本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
興御史大夫宏羊以爲此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
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
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爲郎至廬

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凡十六篇又潛夫論十卷後漢王符撰凡三十六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范曄取其貴忠浮僞眞實愛日述赦等五篇以爲足以觀見當時風政云又申鑒五卷後漢荀悅撰獻帝頗好文學政在曹氏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此書五篇奏之

文中子序

宋阮逸撰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貞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

王陳輩。迭為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正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為長孫無忌所抑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為十篇。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為中說之序。又福時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緗帙。卷目相亂。遂誤為序焉。逸家

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於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帝閣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

尙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註釋。况文中子非荀揚比也因爲引註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於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尙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

噫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令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為義在易為二五在春秋為權衡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

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
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
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
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
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

文獻通考曰文中子十卷隋王通門人共集其師
之語爲是書王氏揮麈錄曰文中子隋末大儒歐
陽文忠公宋景文修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
名或云其書阮逸僞作未必有其人然唐李習之

嘗有讀文中子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誌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書所言合矣何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見於文粹附錄朱子王氏續經說曰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忘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

人以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旣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已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益亦未爲晩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則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

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
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
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摭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
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
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
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
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畧則彼之贊易是豈足
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皇之制是
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

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勖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不知兩漢之不足爲三王而獨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

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啟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言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

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嘆哉。

老子道德經序

晉葛元撰

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炁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爲天地而立根。布炁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爲神明之宗。三光恃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闡教八方。諸天普宏。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爲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

成萬物。不言我爲元之德也。故衆聖所共尊。道尊德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掖而生。生卽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元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其窈窈冥冥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爲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太

極高上。遥唱諸天歡樂。則攜契元人靜思期眞。則衆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炁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爲之文。滂之不辱。飾之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傳告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爲哉。宏之由人。所以尊妙。可不極精乎。粗述一篇。唯有道者寶之。

文獻通考曰。老子道德經二卷李耳撰昔人言謚曰聃故世稱老聃。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

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言道德之旨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是也其後則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是也唐蜀郡岷山道士張君相集河上公嚴君平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羅什盧裕劉仁會顧歡陶隱居松靈仙人裴處恩杜弼節解張憑張嗣臧元靜大孟小孟竇略宋文明褚糅劉進喜蔡子晃成元英車惠弼等注稱三十家而其名止二十九蓋君相自以爲一家也

莊子南華經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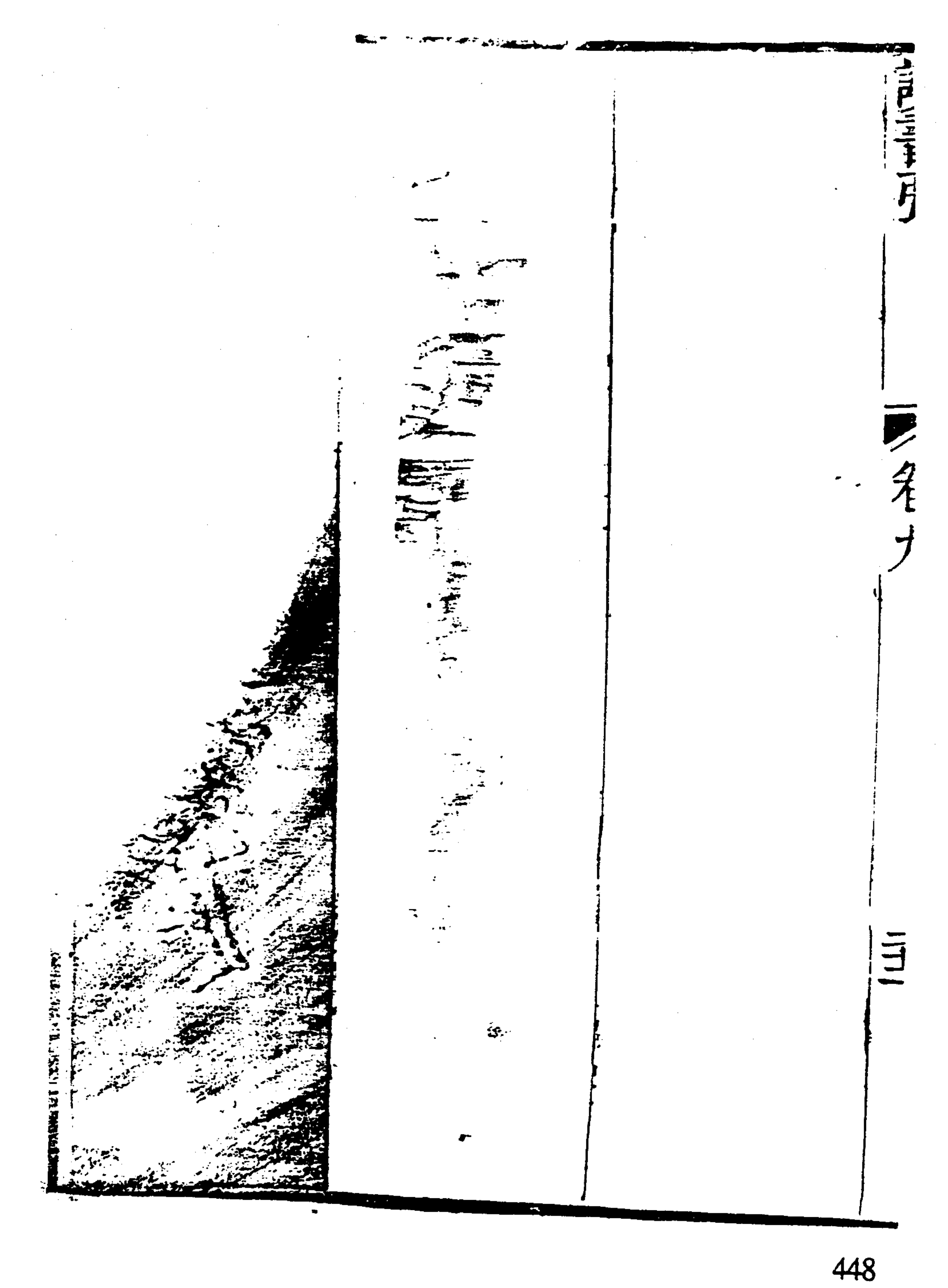
晉郭象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閒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遊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

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元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雜蒸然遺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元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宏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怳之庭矣雖復貪

褻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文獻通考曰：莊子十卷，郭象注。漢書志本五十二篇，郭象合為三十三篇，內篇八，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唐世號南華真經，按晉郭象傳，向秀解莊子，未竟而卒，頗有別本遷流，象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點定章句而已。其後秀義別出，故今有向郭二注，其義一也。



列子序

漢劉向撰

謹按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簡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

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附錄河東柳氏辯列子曰。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

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徂公紀消子季咸等

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廓。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列子序

晉張湛撰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賫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

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説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輿爲楊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元示旨歸多稱其

言。遂注之云爾。

文獻通考曰列子八卷鄭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云繆公時人學本於黃帝老子清虛無爲務崇不競其寓言與莊周類晉張湛注唐號冲靈眞經景德中加至德之號高氏曰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猶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敍墨翟禽猾釐愼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

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

關尹子序

漢劉向撰

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秘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讐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輙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篇殘。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關尹子曰四字。篇篇敘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

泠泠輕輕不使人猛益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

文獻通考曰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徐藏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

讀鶡冠子

唐韓愈撰

鶡冠子十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詞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附錄河東柳氏辯鶡冠子曰。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惟

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眞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讀墨子

唐韓愈撰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

用不足爲孔墨。

文獻通考曰墨子十五卷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爲說荀孟皆非之高氏曰墨子稱堯采椽不斲茅茨不翦稱周嚴父配天宗祀文王又引若保赤子發罪惟均固若依於經據於禮者孟子方排之不遺力蓋聞之夫子曰惡似而非者墨之書一切如莊周申商韓非惠施之徒不闢可也惟其言近乎僞行近乎誣使天下後世盡信其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不可不闢也

辨亢倉子

唐柳宗元撰

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文獻通考曰。亢倉子二卷按唐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爲洞靈眞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

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
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詆之可見其銳於譏議也
其書多作古文竒字豈內不足者必假外飾歟

辯文子

唐柳宗元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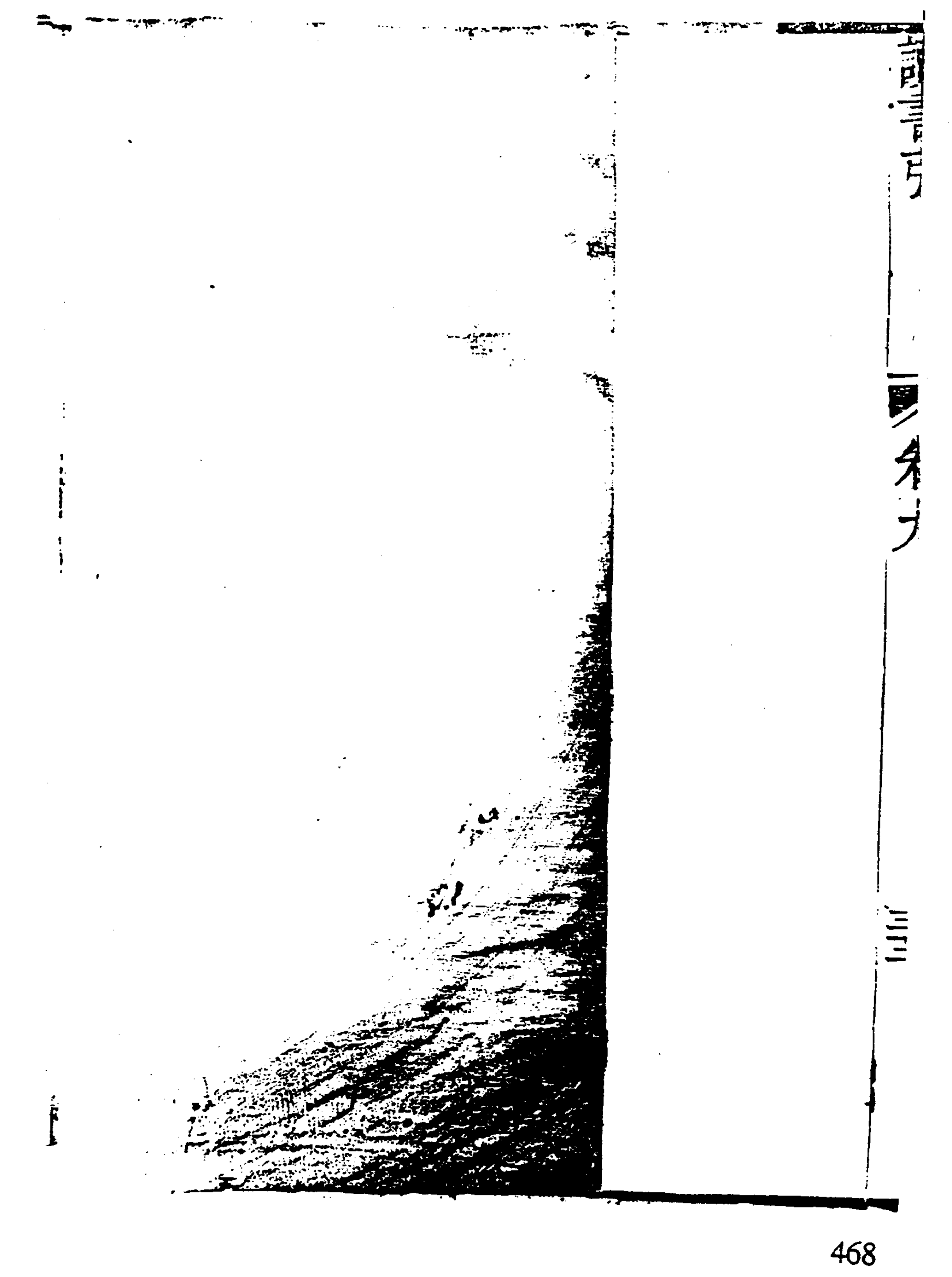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它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閔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文獻通考曰。按志有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

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又按史記貨殖傳徐廣注計然范蠡師名研裴駰曰計然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默希子引以爲據然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況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爲計然之字尤不可考信天寶中以文子爲通元眞經柳子厚爲刊去謬亂頗發其意子厚所刊之書世不可見矣今觀其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齊

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又曰人性欲平嗜
欲害之此亦學之一𣌭也

讀書引卷之九終



讀書引卷之十

新建曹孚先集少參

金谿王 謨仁圃輯

男詒定淡常校

管子序

漢劉向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

篇定著八十六篇。管子者，穎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貧也。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吾不羞

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强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

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

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讀第錄上

文獻通考曰管子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世稱齊管仲撰杜佑指略序云唐房元齡註其書載管仲將沒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注頗淺陋恐非元齡或云尹知章也水心葉氏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

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寂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絀矣、

晏子序

漢劉向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
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
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
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
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
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
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椾皆已定以殺青書可
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

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刼諫齊君懇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疑缺）其書六篇皆忠諫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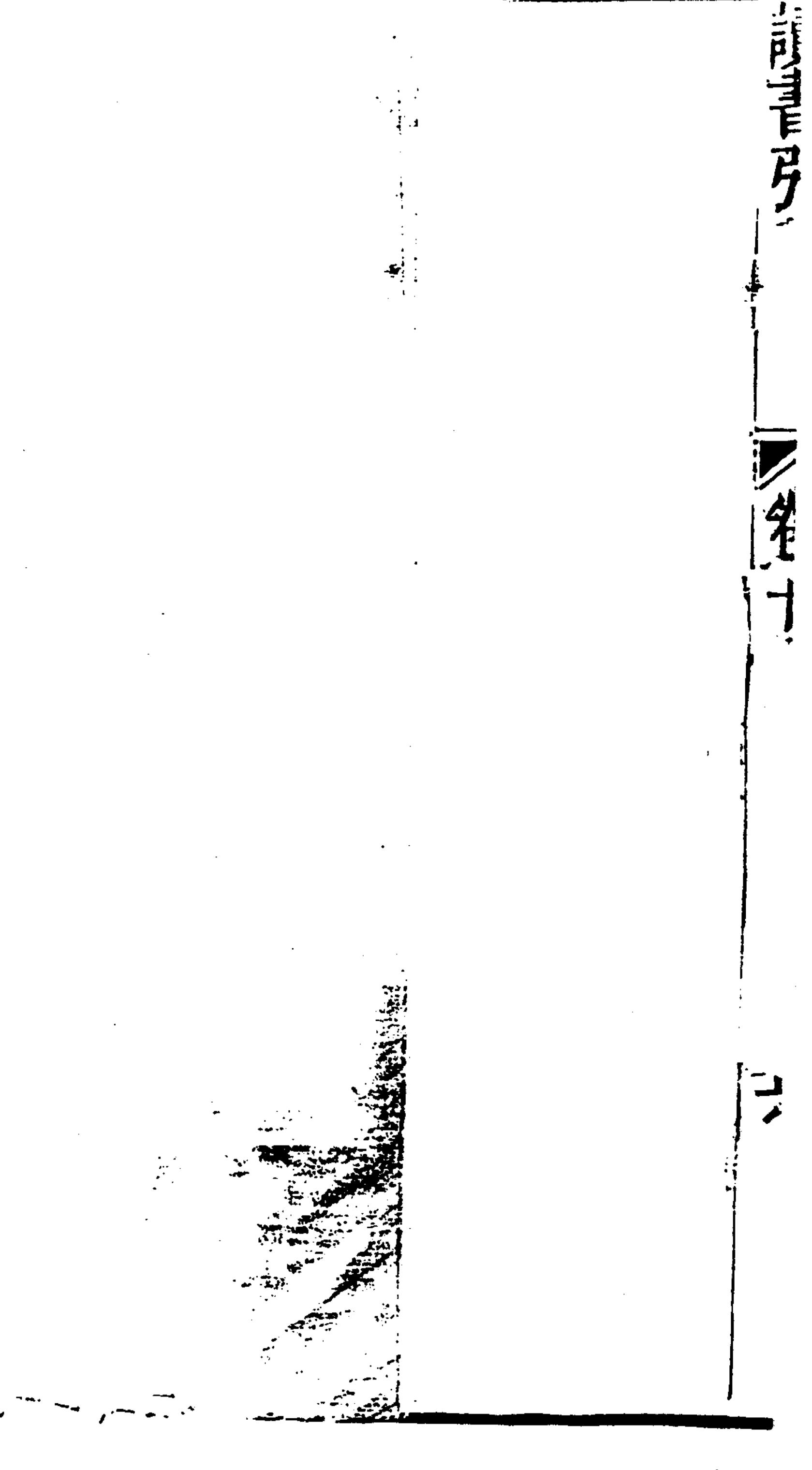
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
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
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
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
昧死上

文獻通考曰晏子春秋十二卷漢志八篇但曰晏
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今卷數不同未知果
本書否

附錄河東柳氏辯晏子春秋曰司馬遷讀晏子春

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棘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

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
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商子序

宋晁公武撰

公孫鞅衛之庶孽。好刑名之學。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强。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書。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既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正蓋未嘗見之。妄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

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公之言，信不誣也

文獻通考曰，商鞅書亦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辭，非本所論著也。其精確切要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今所存大抵汎濫淫辭，無足觀者。蓋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弱，凡此等語，殆無幾也

韓非子序

宋晁公武撰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萬餘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急攻韓得非後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為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

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爲非歟

文獻通考曰、韓子二十卷、今讀其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爲斯所殺而秦卽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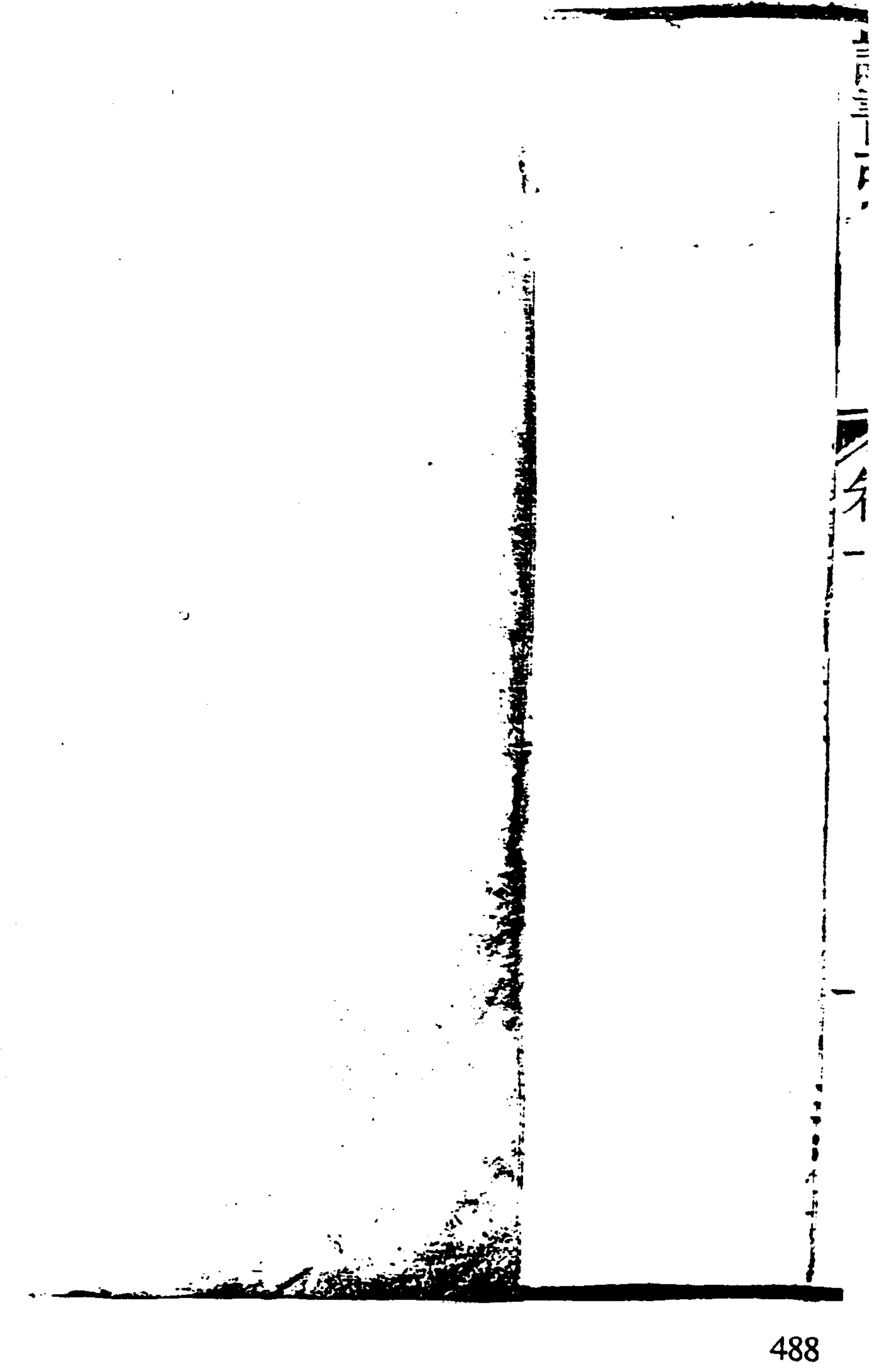
鄧析子序

宋 高似孫 撰

按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歂嗣子太叔為政明年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駟歂於是為不忠。攷其行事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其意義蓋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其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法。而子產誅之。蓋則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夫傳

者乃曰歂殺鄧析。是爲不忠。鄭以衰弱。夫鄭之所以爲國者。有若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庶幾於古矣。子產之告太叔曰。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子產惠人也。固已不純乎德。他何足論哉。不只竹刑之施。而民懼且駭。嗚呼。春秋以來列國綦錯。不以利勝。則以威行。與其民採轔於爭抗侵凌之威。豈復知所謂仁義。摩者。其民苦矣。固有惠而不知爲政者。豈不賢以薄爲度。以威爲神乎。析之見殺。雖歂之過。亦鄭禍也。

文獻通考曰鄧析子二卷崇文書目以爲戰國時人漢志二篇初析著書四篇劉歆有目一篇凡五歆復校爲二篇按左傳駟歂殺析而用其竹刑班固錄析書於名家之首則析之學蓋兼名法家也今其大旨訐而刻覈其言無可疑者而其間時勦取他書頗駁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歟



尹文子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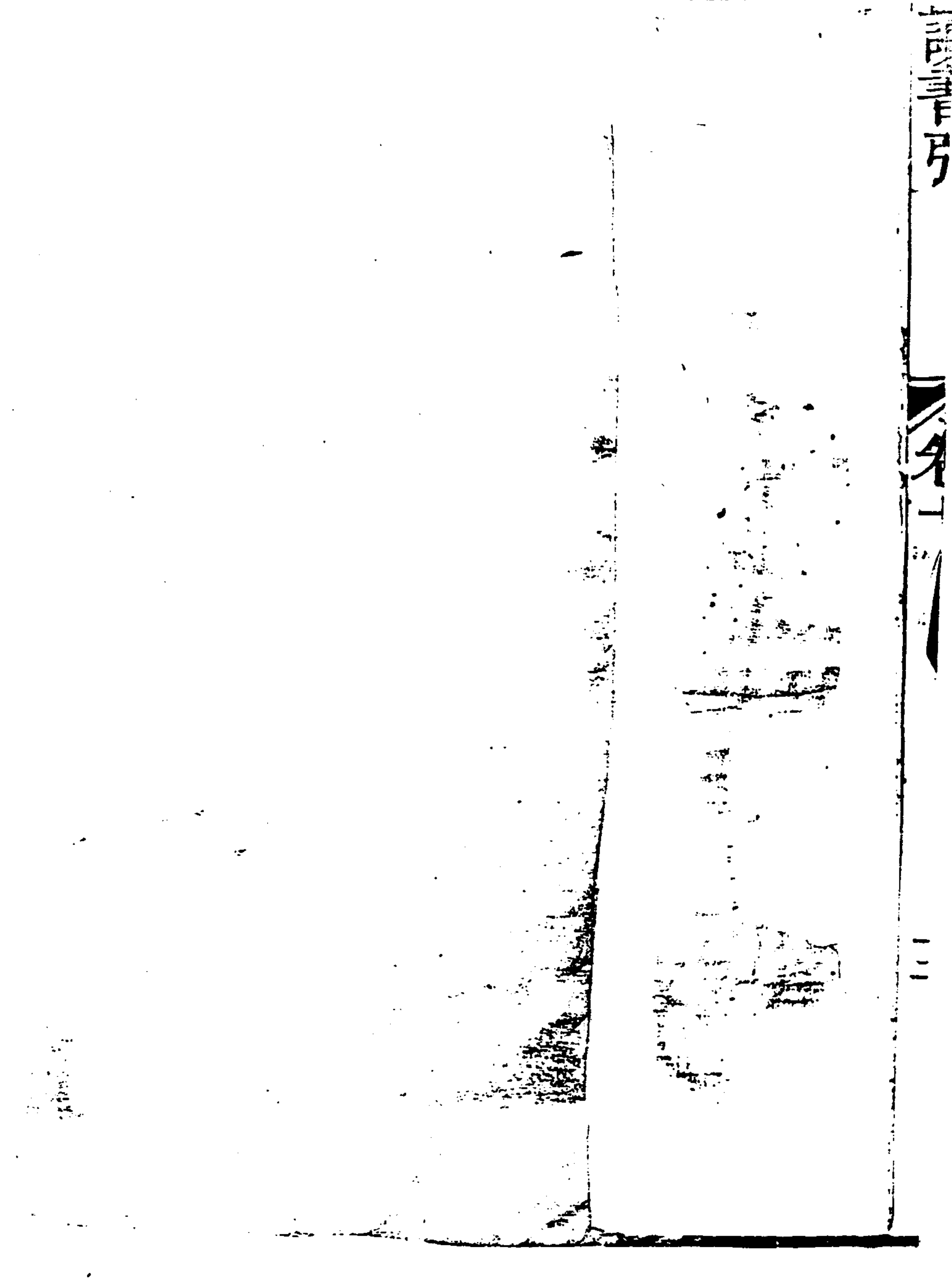
宋高似孫撰

班固藝文志名家者流錄尹文子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曰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勢大略則學老氏而雜申韓也其曰民不畏死由於刑罰者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則知生之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有合於老氏者也又有不變之法理衆之法平準之法此有合於申韓然則其學雜矣其學淆矣非純乎道者也仲長統爲之序以[illegible]學於公孫龍按龍客於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齊宣王死下

距趙王之立四十餘年矣則子之先於公孫龍爲甚明。非學乎此者也晁氏嘗稱其宗六藝[illegible]稱仲尼熟攷其書未見所以稱仲尼宗六藝者[illegible]少正卯一事耳。嗚呼。士之生於春秋戰國之際其所以薰蒸染習。變幻捭闔。求騁於一時。而圖其所大欲者。往往一律而同歸其能屹立中流。一掃[illegible]異學以[illegible]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文獻通考曰尹子二卷周尹文撰仲長氏所定序稱齊宣王時居稷下學於公孫龍龍稱之而前漢

藝文志敘此書在龍書上顏師古謂嘗說齊宣王在龍之前史記云公孫龍客於平原君君相趙惠文王文王元年齊宣沒已四十餘歲矣則知文非學於龍者也今觀其書雖專言刑名然亦宗六藝數稱仲尼其叛道者蓋鮮豈若龍之不宗賢聖好怪妄言哉



鬼谷子序

宋高似孫撰

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於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

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俗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頤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游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註其書者。樂臺皇甫謐陶宏景尹知章。

文獻通考曰、鬼谷子三卷、鬼谷先生撰、按史記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敘謂此書即授二子者、言捭闔之術、凡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篇、梁陶宏景註、隋志以爲蘇秦書、唐志以爲尹知章註、未知孰是、

附錄河東柳氏辨鬼谷子曰、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

哨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illegible]者寡[illegible]不道而出之
言縱横者時蓀其書尤著[illegible]乃益[illegible][illegible]術怪謬異
甚不可考稜其言益奇而道益僻使人狂狙失宗
而易於陷墜辛矣人之蓀之者少今元子又支之
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孫子序

宋高似孫撰

周衰。則隳法蕩。政不克綱。强弱潰陵。一趨於武。後兵圖霸。干戈相尋。甚可畏也。其間謀師行師。命意立制。猶知篤禮信。尚訓齊。庶幾三代仁義之萬一焉耳。殊未至於毒也。兵流於毒。始於孫武乎。武稱雄於言兵。往往舍正而鑿奇。背義而依詐。凡其言反覆。其變無常。智術相高。氣驅力奪。故詩書所述。韜匱所傳。至此皆索然無遺澤矣。先儒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猶言學者也。吳越交兵。勝負未决。武居其間。豈無所

以爲强吳勝越者二十年間闔閭既以戰死夫差旋喪其國方是時武之言兵亦知爲吳計而已成敗與亡易如反掌固無待於殺天下後世兵其可以智用歟

文獻通考曰孫子一卷吳孫武撰魏武帝注按司馬遷稱孫子十三篇兩言之而班固志藝文乃言孫吳子兵法八十二篇又吳起四十八篇而今吳起六篇而已以火攻用間考之疑孫子亦有未盡之書然此爲文字多少其不存者自不足論遷載

孫武齊人而用於吳在闔廬時破楚入郢為大將按左氏無孫武他書所有左氏不必盡有然頴考叔曹劌燭之武鱄設諸之流微賤暴用事左氏未嘗遺而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闕又同時伍員宰嚭一一銓次乃獨不及武耶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其言得用於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為大將乃不為命

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辨士妄相標指。非事實其言閭閻試以婦人。尤爲奇險不足信。

吳子序

宋高似孫撰

讀吳子。其說蓋與孫武截然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奇。吳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騁戰爭奪謀逞詐之術耳。武侯浮西河下。中流喟然嘆曰。美哉山河之固。魏之寶也。起言之曰。在德不在險。德之不修。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斯言之善。質於經。求之古。奚慙焉。及覆此編。則所教在禮。所貴在禮。夫以湯武仁義律之起誠有間。求之齊魯晉衛秦楚之論兵者。起庶幾乎。

文獻通考曰吳子三卷魏吳起撰言兵家機權法制之說唐陸希聲類次爲之說料敵治兵論將變化勵士凡六篇

范子計然辨

宋洪邁撰

漢書貨殖傳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遂報强吳孟康註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勾踐之賢佐種蠡爲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賓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

濮上人也嘗南游越范蠡早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予按唐貞元中馬總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爲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不可與同利

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駰註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註以為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註。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為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子。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亦十二卷。馬總只載其敘計然及它三事云。餘並陰陽歷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說誤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註云范蠡

問。計然答。刻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

文獻通考曰計然遨遊海澤自稱漁父范蠡有請曰先生有陰德願令越社稷長保血食計然曰越王鳥喙不可以同利蠡之智其有契於此乎此編卷上有二往往極陰陽之變窮歷數之微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蠡之所以俟時而動以見幾而作者其亦有得乎此

子華子辨　　宋朱子撰

會稽官書版本有子華子者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孔子所與傾葢而語者好奇之士多喜稱之以予觀之其詞故爲艱澁而理實淺近其體務爲高古而氣實輕浮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摸擬變撰者所爲不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祇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葢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爲何說故好事

者妄意此人既爲先聖所予。必是當時賢者。可以假托聲勢。眩惑世人。遂爲造此書以傳合之。其言精麤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流。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巧甚。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爲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爲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贋書。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今亦未暇詳論其言[illegible]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托爲劉

向殊不類向它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托爲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並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君三祥蒲壁等事皆剽剟他書傅會爲說其自序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又言有大造於趙宗者卽指程嬰而言以左傳攷之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父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絕秦語

其不足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該洽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說以自證其姓氏之所從出。則又誣其祖矣。大抵學不知本而眩於多愛又每務欲出於衆人之所不知者以爲博是以其弊必至於此可不戒哉。

文獻通考曰子華子十卷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無此書蓋假托也班固古今人表亦無之使果有其人遇合於夫子班固豈應見遺也其文不古然亦有可觀者

呂氏春秋序

漢高誘撰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耶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

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
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
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爲適
嗣。不韋乃以寶玩珎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
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
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以爲己子。使
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
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
薨。太子安國君爲王。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

君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為秦始皇。帝尊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為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為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

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詁。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斷而裁之。比其義焉。

文獻通考曰呂氏春秋二十卷漢高誘註其十二紀本周公書，後儒實於禮記，善矣，而目之爲呂令者誤，

淮南子序

漢高誘撰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趙不禮。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爲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

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卽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聞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讐之人。不可貴也

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辨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

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
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
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
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修。光祿大夫劉向校定
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
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
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
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為淮南者。
懼遂淩遲。於是以朝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

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註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偕八卷刻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註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文獻通考曰。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安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今存原道。俶眞。天文。地形。時則。覽冥。精神。本

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氾論、詮言、邱略、說山、說林

等十七篇。

王充論衡序

宋高似孫撰

論衡書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其爲言皆敘天證敷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詳。詳則禮義莫能嚴而精辭莫能肅而括。幾於蕪且雜矣。漢承滅學之後文景武宣以來所以崇厲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學者向風承意日趨於大雅多聞之習。凡所撰錄。日益而歲有加。至後漢盛矣往往規度如一律。體裁如一家是足以雋美於一時而不足以準的於來世何則事之鮮純言之少擇也。劉向

新序說苑奇矣亦復少探索之功闕詮定之密其敘事有與史背者不一二書尙爾況他書乎袁崧後漢書云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爲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充書煩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爲珍龍少魚衆少者爲神乎充曰文衆可以勝寡矣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爲可貴矣予所謂乏精覈而少肅括者正此謂歟

文獻通考曰論衡三十卷後漢王充撰充好論說

始如詭異終有實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戸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後蔡邕得之秘玩以爲談助云世謂漢文章溫厚爾雅及其東也已衰觀此書與潛夫論風俗通義之類比西京諸書驟不及遠甚乃知世人之言不誣

附錄劉勰諸子總論曰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羣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

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昔風后力牧伊尹咸其
流也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伐所記者也至鬻
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爲鬻子子自肇
始莫先於茲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
以冠百氏然則鬻惟文友李實孔師聖賢並世而
經子異流矣逺及七國力政俊乂蠭起孟軻膺儒
以磬折莊周述道以翱翔墨翟執儉确之教尹文
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文
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脣吻以策勳尸佼兼總於

雜術。青史曲綴以街談。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算。並飛辨以馳術。饜祿而餘榮矣。暨於暴秦烈火。勢炎崑岡。而煙燎之毒。不及諸子。遠漢成留思。子政讐校。於是七略芬菲。流鱗萃止。殺簡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矣。迄至魏晉。作者間出。讕言兼存。璅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

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蝸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踳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子混洞虛誕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斃十日嫦娥奔月殷湯如茲況諸子乎至如商韓六蝨五蠹棄孝廢仁轘藥之譎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鴞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

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鶡冠緜緜。亟發深言。鬼谷眇眇。每環奧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而體周。淮南汎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文之大略也。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潛夫。崔實正論。仲長昌言。杜

三

夷幽求。咸敘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子。適辨一理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體勢浸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也。

讀書引卷之十 終

讀書引卷之十一

新建曹孚先集少

金谿王譔 仁圃 輯

男詒實篤常校

三墳序　　宋毛漸撰

春秋左氏傳云。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孔安國敘書。以謂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漢書藝文志錄古書為詳。而三墳之書已不載。豈此書當漢而亡歟。元豐七年予奉使西京。巡

按屬邑歷唐州之泌陽道無郵亭因寓食於民舍有題於戶三墳書某人借去亟呼主人而問之曰古之三墳此亦家寶有是書因命取而閱之三墳各有傳墳乃古文而傳乃隸書觀其言簡而理暢疑非後世之所能為也就借而歸錄間出以示好事往往指為僞書然考墳之所以有三蓋以山氣形為別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乾坤與先儒之說三墳特異皆以義類相從曲盡天

地之理。復有姓紀皇策政典之篇。文辭質略。信乎上古之遺書也。胤征引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氏以謂夏后爲政之典籍。頗與書合。豈後人之能僞邪。世人徒以此書。漢時已亡。非後世之宜有。且尚書當漢初重購而莫得。武帝時方出於屋壁間。詎可遂爲僞哉。予考此書。既爲信之。將以詒諸好事君子。故爲之敘云。

文獻通考。陳氏曰。三墳之名。惟見於左氏右尹子革之言。蓋自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

無徵不信不復采取於時固已影響不存去之二千載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況皇謂之墳帝謂之典皆古史也不當如毛所錄其僞明甚人之好奇有如此其僻者晁公武云張商英僞撰以比李筌陰符經夾漈鄭氏曰三墳世疑僞書然其文古其辭質而野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人之能爲也如緯書猶見取於前世況此乎且歸藏至晉始出連山至唐始出則三墳始出於近代亦不爲異事也

山海經序

漢劉歆撰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秘書言校秘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爲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丘陵巢於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蓋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

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野類不乏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嘗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皇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窫

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

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爲奇

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謡俗故易曰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

焉臣秀昧死謹上

文獻通考曰山海經十八卷漢侍中奉車都尉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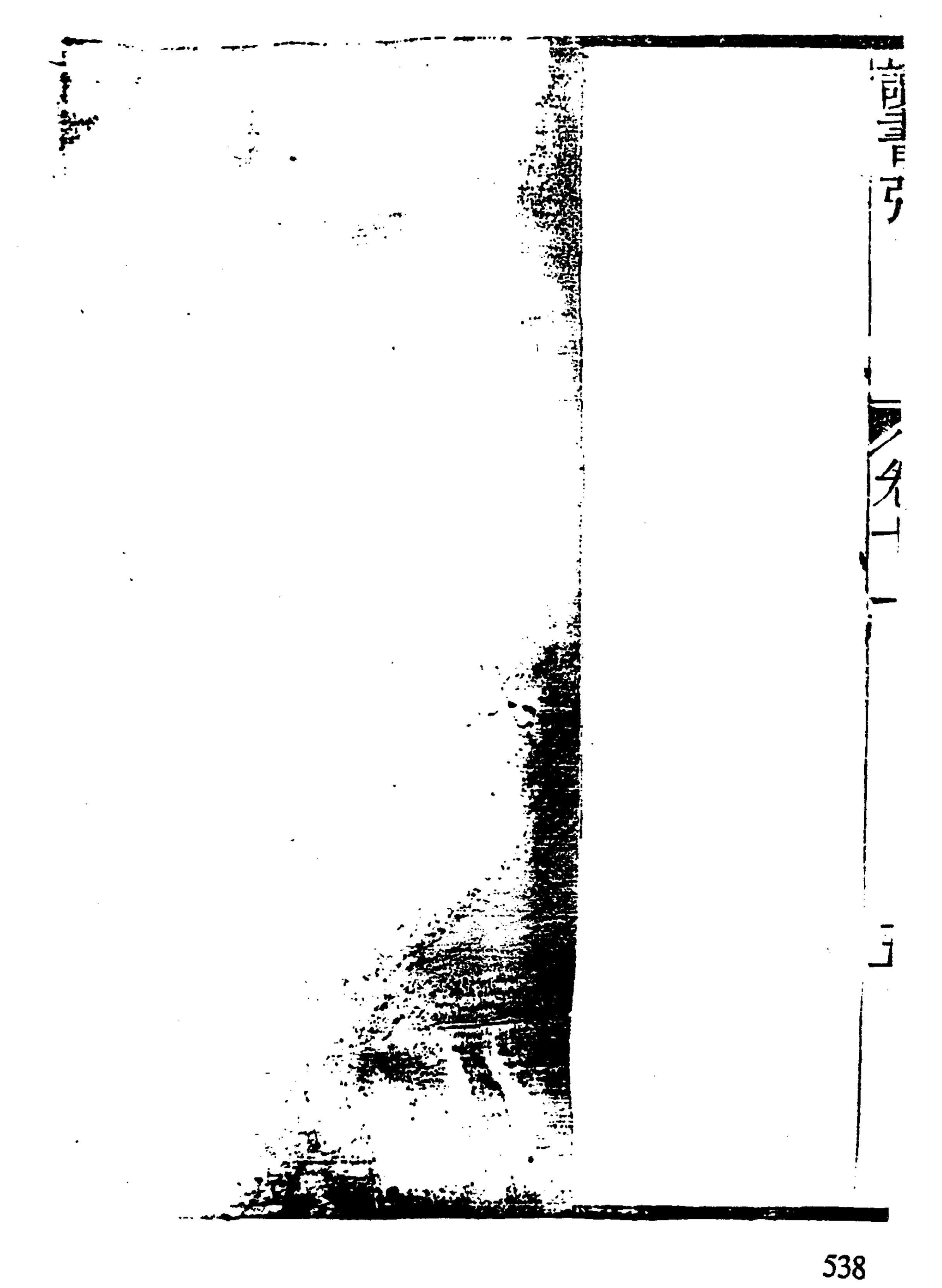
秀所校秘書秀即劉歆也晉郭璞注按唐志二十

三卷音二卷今本錫山尤袤延之校定世傳禹益

所作其事見吳越春秋曰禹東巡登南岳得金簡

玉字通水之理遂行四瀆與益共謀所至使益疏而記之名山海經此其爲說恢誕不典司馬遷曰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書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可謂名言孰曰多愛乎故尤旣明其非禹伯翳所作而以爲先秦古書無疑然莫能名其何人也洪慶善補注楚辭引山海經淮南子以釋天問而朱晦翁則曰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天問而作此可以破千載之惑又晁氏亦謂書有長

沙零陵鴈門皆郡縣名又自載禹鯀假後人因其名參益之



山海經序

晉郭璞撰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濆薄。遊魂靈怪。觸像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

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黂越人見罽而駭毳夫覩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氷水陰鼠生於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恠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恠之是不恠所可恠而恠所不可恠也不恠所可恠則幾於無恠矣恠所不可恠則未始有可恠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

義可觀。遂襲崑崙之坵。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
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元圃之上。乃取其嘉
木艷草。奇鳥恠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
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
騄耳。造父爲御。犇戎爲右。萬里長騖。以周歷四荒。名
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
轢黿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
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騄耳驊騮之驥。使造父御之。以
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

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爲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敘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効。絕代懸符。於戲。羣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聖原化以極

變象物以應惟鑒無滯賾曲盡幽情神焉廋哉神焉廋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為之創傳疏其壅閡闢其茀蕪領其元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於世奇言不絕於今夏后之迹靡刊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蘙薈之翔叵以論垂天之凌蹄涔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

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陰符經序

漢亡名氏撰

所謂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聖人尊之以天命愚其人而智其聖。故曰天機張而不死地機弛而不生觀乎陰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聖人藏之於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見其跡者天機也。故黃帝得之以登天下。湯武得之以王天下。五霸得之以統諸侯。夫臣易而主難。不可以輕用。太公九十非不遇。葢審其主焉。若夫臣盡其心。而主反怖有之。不亦難乎。嗚呼。无賢君。則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志

巖石以養其命。待生於秦階。世人以夫子爲不遇。以秦儀爲得時。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馳心下走哉。丈夫所恥。嗚呼。後世英哲審而用之。范蠡重而長文種輕而亡。豈不爲泄天機。天機泄者況三劫。宜然。故聖人藏諸名山。傳之同好。隱之金匱。恐小人竊而弄之

附錄黃魯直跋曰。陰符出於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語。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訓註。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捂擊也。

太公六韜序

宋高似孫撰

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鄭康成稱其天期已至兵甲之彊師卒之武故今伐商合兵以清明也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與詩合也武王之問太公曰何以知人心王時寢疾太公負而起之曰行迫矣勉之武王乃駕鶩冥之車周旦爲之御至於孟津大黃參連弩六才扶胥車飛鳧電影方頭鐵鎚行馬渡溝飛橋鷹爪方凶鐵把天陣地陣人陣積蠡臨衝雲梯飛樓武衝

大櫓。雲火萬炬。吹鳴笳鼙。此則晟成所曰兵車之彊

師卒之武。爲可攻燬。亦詩所謂檀車煌煌。駟騵彭彭

者也。又攻諸武王曰。殷可伐乎。太公曰。天與不取反

受其咎。武王又曰。諸侯已至。士民何如。太公曰。大道

無親。何急於元士。武王又曰。民吏未安。賢者未親。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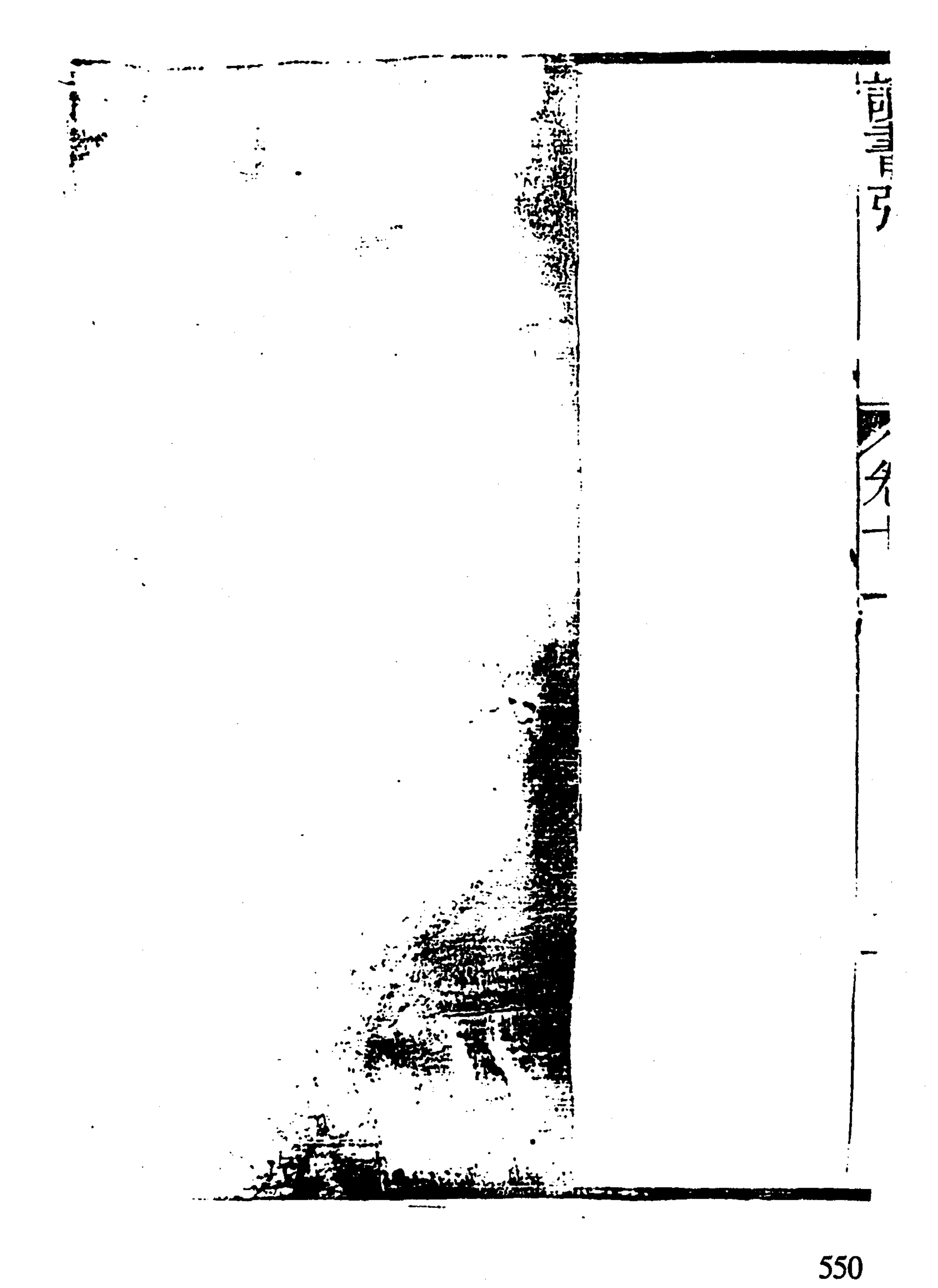
如。太公曰。無故無親。如天如地。其言若有合於書者

詩之上章曰。保右命爾。燮伐大商。上帝臨女。無貳爾

心。此之謂也。

文獻通考曰。太公六韜六卷。按漢藝文志無此書

梁隋唐始著錄、分文武龍虎豹犬六目、兵家權謀之書也、元豐中、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畧、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頒行武學、令習之、號七書云



穆天子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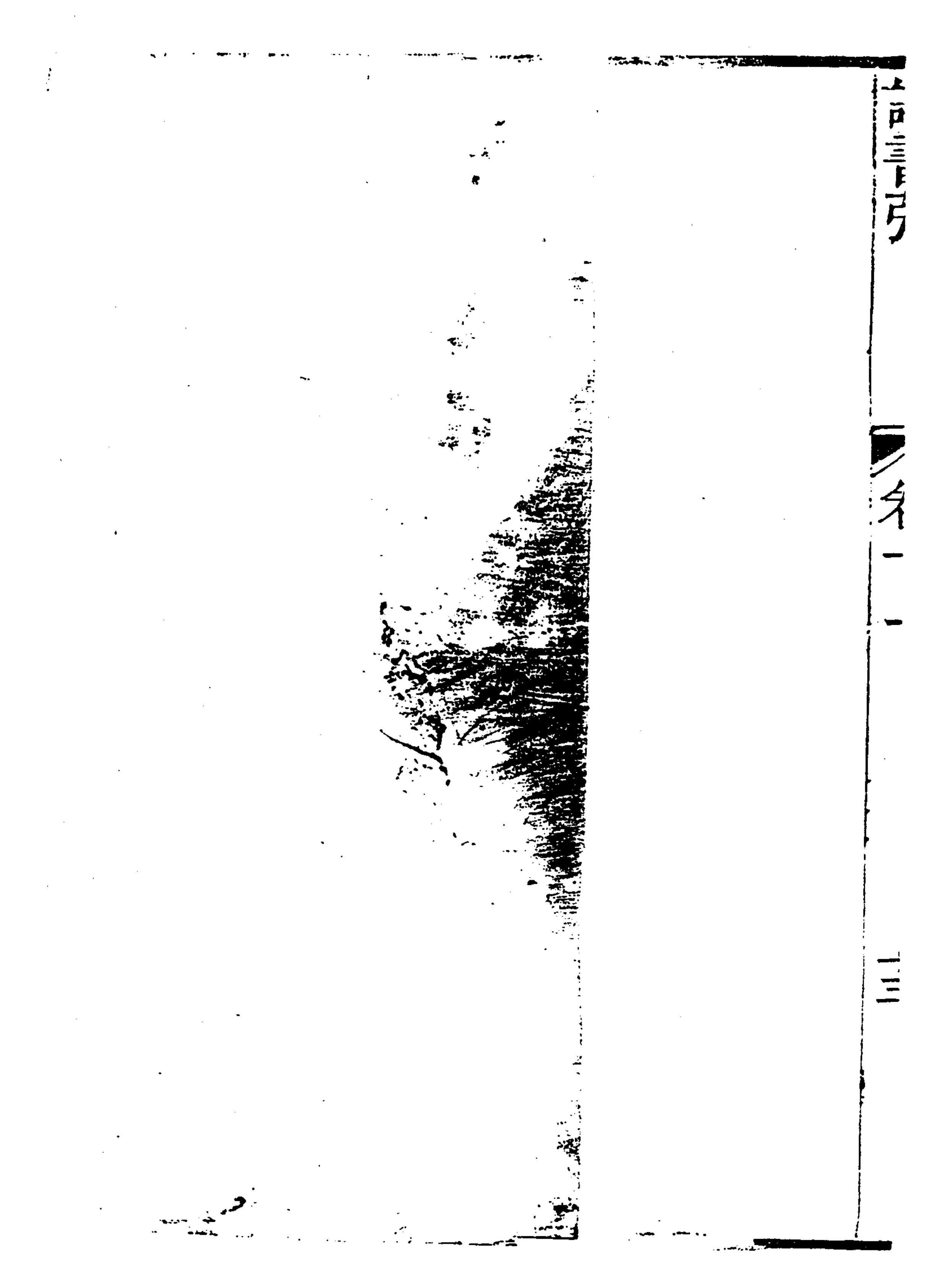
元王漸撰

穆天子傳出汲冢。晉荀勗校定為六卷。有序言其事雖不典。其文甚古。頗可觀覽。予攷書序稱穆王饗國百年耄荒。太史公記穆王賓西王母事。與諸傳說所載多合。則此書蓋備記一時之事。不可厚誣也。春秋之時。諸侯各有國史。多龎雜之言。下逮戰國。王迹熄而聖言湮。處士橫議而異端起。人人家自為說。求其欲不龎雜。其可得乎。其書紀王與七萃之士。巡行天下。然則徒衛簡而徵求寡矣。非有如秦漢之千騎萬

乘空國而出也王之自數其過及七萃之規未聞以爲近也登羣玉山命邢侯攻玉而不受其牢是先王恤民之法未嘗不行至遇雨雪士皆使休獨王之八駿超騰以先待輒旬日然後復發去是非督令致期也其承成康熙洽之餘百姓晏然雖以徐偃王之力行仁義不足以爲倡而搖天下以知非有暴行虐政而君子猶以王爲穫没於祗宮爲深幸足以見人心之危之如此也是豈可效哉是豈可效哉存其書者固可以覽其古徵其事者又安可不攷其是非歟南

臺都事海岱劉貞庭斡舊藏是書。懼其無傳。暇日稍加讐校訛舛。命金陵學官重刊。與博雅之士共之。諗予題其篇端云。

文獻通考。曰。穆天子傳。晉太康六年。汲縣民盜發古冢所得。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詔荀勗和嶠等以隸字寫之。郭璞注本謂之周王遊行記。勗之時。古文已不能盡識。時有缺者。又轉寫益誤。殆不可讀。



越絕書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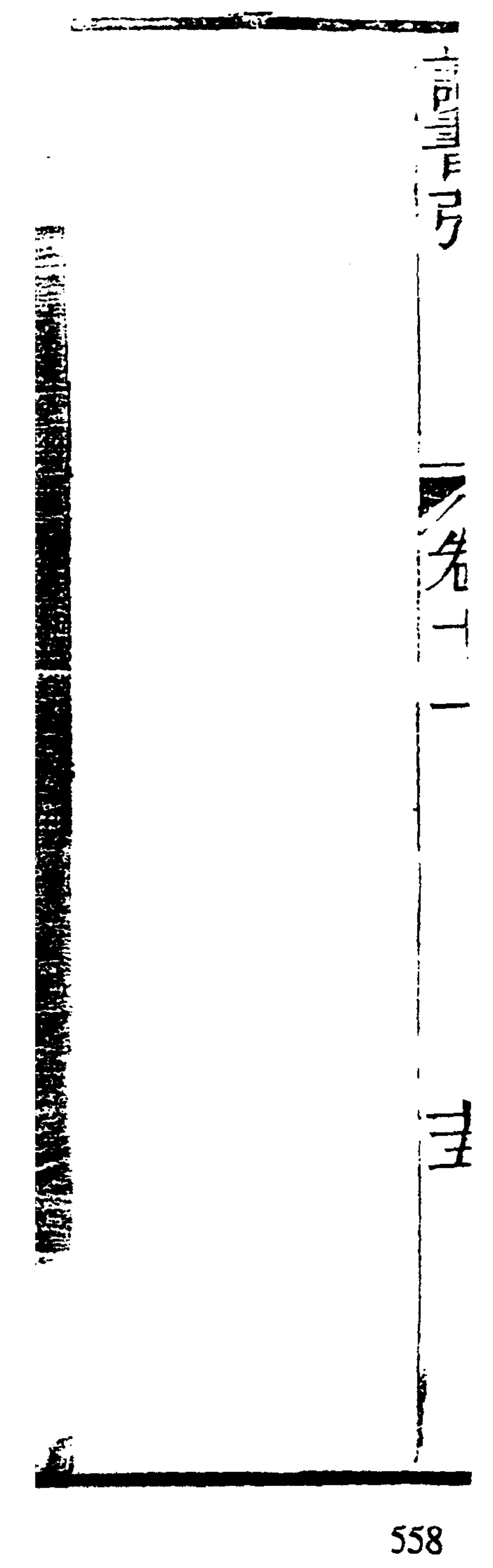
周子貢撰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水之際。興敗有數。承三繼五。故曰衆者傳目。多者信德。自此之時。天下大服。三皇以後。以一治人。至於三王。爭心生。兵華越作肉刑。五胥因悉挾方。氣歷天漢。孔子感精。知後有彊秦。喪其世而漢興也。賜權齊晉越。入吳。孔子推類。知後有蘇秦也。權衡相動。衡五相發。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日月清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孔子懷聖承弊。無尺土所有。一民所子。睹麟垂涕。傷

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萬代不滅無能復述故聖人沒而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說也魯安吳吳敗晉彊越霸世春秋二百餘年垂象後王賜傳吳越[illegible]指於秦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絕

文獻通考曰越絕書十五卷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而漢人又附益

之耳越絶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絶於彼辯士絶於此故曰越絶雖則云然終未可曉也又吳越春秋十二卷後漢趙曄撰吳起太伯盡夫差越起無餘盡勾踐內吳外越本末咸備



楊雄方言序

晉郭璞撰

盖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爲奏籍。周秦之季。其業隳廢。莫有存者。暨乎揚生。沈淡其志。歷載構綴。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獨鑒之功顯。故可不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疇咨。而物來能名。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眞洽見之奇書。不刊之碩記也。余少玩雅訓。旁味方言。

復為之解觸事廣之演其未及摘其謬漏庶以燕石之瑜補琬琰之瑕俾後之瞻涉者可以廣寤多聞爾

容齋洪氏隨筆曰今世所傳揚子雲輶軒使者絕域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攷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為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

雄平生所爲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

反覆牴牾。又書稱汝頴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爲之云

釋名序

漢劉熙撰

熙以爲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來迄於近代或典禮所制或出自民庶名號雅俗各方名殊聖人於時就而弗改以成其器著於旣往哲夫巧士以爲之名故興於其用而不易其舊所以崇易簡省事功也夫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論敘指歸謂之釋名凡二十七篇至於事類未能究備凡所不載亦欲智者以類求之博物

君子。其答難解惑。王父幼孫朝夕侍問以塞。可謂之士。聊可省諸。

班固白虎通題辭　　宋洪邁撰

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指其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眞耳小學有杜林倉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旨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如洼丹易通論名爲洼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

書。唯白虎通風俗通僅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其義。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文獻通考曰。白虎通德論十卷。章帝詔諸儒講議五經同異。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蓋用宣帝石渠故事。石渠議奏今不傳矣。班固傳稱撰集凡四十四門。

風俗通義序

漢　應劭　撰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眞僞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散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

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狩至於岱宗覲諸侯見百年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為政之要辨風正俗

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啟之耳昔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

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三輔黃圖引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三代盛時未聞宮室過制秦穆公居西秦以境地多良材始大宮觀戎使由余適秦穆公示以宮觀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則苦人矣是則穆公時秦之宮室已壯大矣惠文王初都咸陽取岐雍巨材新作宮室南臨渭北踰涇至於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始皇并滅六國憑藉富強益爲驕侈殫天下財力以事營繕

項羽入關燒宮闕三月火不滅漢高祖有天下始都長安實曰西京欲其子孫長安都於此也至孝武皇帝承文景菲薄之餘恃邦國阜繁之資土木之役倍秦越舊斤斧之聲畚鍤之勞歲月不息盖騁其邪心以誇天下也昔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必書於經謹其廢農時奪民力也今裒采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關輔者著於篇曰三輔黃圖云東都不與焉

葛洪西京雜記序

明　黄省曾撰

漢之西京，惟固書爲該練，非固之能獨，亦其所資者繕也。仲尼約之寶書，馬遷焉諸國，雖因本而成，在古皆然也。暇得葛洪氏西京雜記，讀之云爲劉子駿所撰，以甲乙第次百卷，考比固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洪又抄集固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雜記。予於是始知固之漢書，蓋根起於子駿也。乃遡憶其所不錄之故，大約有四：則猥瑣可略，閑漫無歸，與夫杳昧而難憑，觸忌而須諱者也。其猥瑣者則翟

妻遺術之類是也。其閑漫者，則上林異植之類是也。其杳昧者，則宣獄佩鏡、秦庫玉燈之類是也。而其觸忌者，則慶郎趙后之類是也。凡若此者，若拔金置滲。法所刪棄矣。至於乘輿大駕儀在典章，鮑萱問對言關理奥。亦皆擯落而無採。宜書而不書者何也。豈不幸存於稗記歟。但今所傳且失其半，又非漢之故簡矣。嗚呼。後之代儒安得如子駿者，遐收彙集以待班固者出歟。誠為史家之一慨也。

華陽國志後序

晉常璩撰

巴蜀厥初開國載在書籍或因文緯或見史記久遠隱沒實多疎略及周之世侯伯擅威雖與牧野之師希同盟要之會而秦資其富用兼天下漢祖階之奄有四海梁益及晉分益為寧司馬相如嚴君平楊子雲陽成子元鄭伯邑尹彭城譙常侍任給事等各集傳記以作本紀略舉其隅其次聖稱賢仁人志士言為世範行為表則者名挂史錄而陳君承祚別為耆舊始漢及魏煥乎可觀然三州土地不復悉載地理

志頗言山水歷代轉久郡縣分建地名改易方以春
然辨物知方。猶未詳備。於時漢晉方隆言司星列。提
封圖籍。嵗集司空。故八君學士。睦高室翳帷幙。足綜
物土。不必待本紀矣。曩遭阨運。函夏淪陷。李氏據蜀。
兵連戰結。三州傾墜。生民殲盡。府庭化爲狐狸之窟。
城郭蔚爲熊羆之宿。宅遊雉鹿。田棲虎豹。平原鮮麥
黍之苗。千里蔑鷄狗之響。邱城蕪邑。莫有名者。嗟乎。
三州近爲荒裔。桑梓之域。曠爲長野。反側惟之。心若
焚灼。懼益遐棄。城陴靡閒。廼考諸舊紀。先宿所傳。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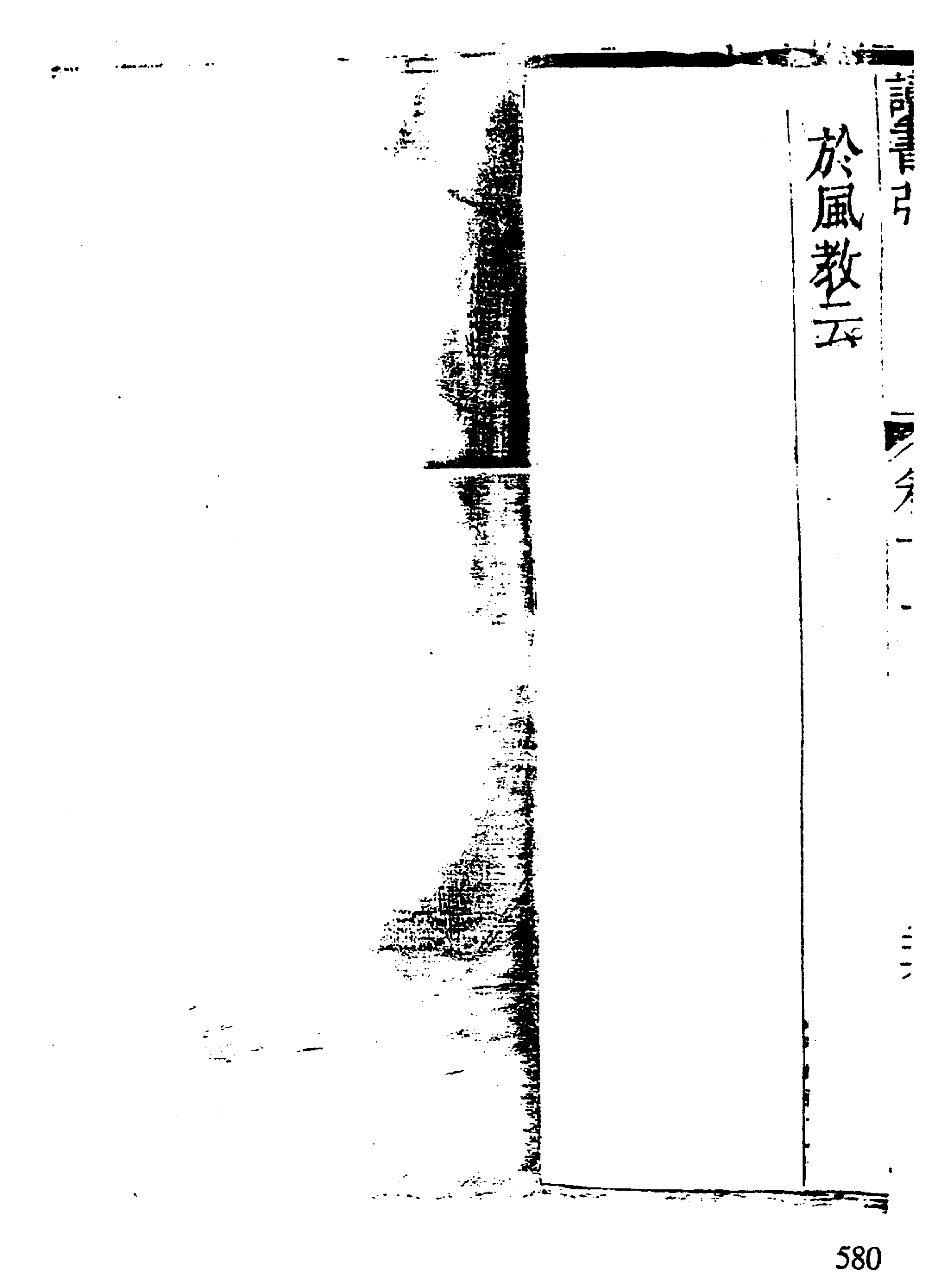
南裔志。驗以漢書。取其近是。及自所聞。以著斯篇。又略言公孫述蜀書。咸熙以來喪亂之事。約取耆舊士女英彥。又肇自開闢。終乎永和三年。凡十篇。號曰華陽國志。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勳。而後旌賢能。恨璩才短少。無遠及。不早援翰執素。廣訪博咨。流離困瘁。方資腐帛於顛墻之下。求餘光於灰塵之中。劘滅者多。故有所闕。猶愈於遺忘焉。

文獻通考曰。晉常璩華陽國志十二卷。志巴蜀地理風俗人物及公孫述劉馬劉璋先後主。以及李

特等事跡卷末為序華陽梁州地也

附錄呂大防華陽國志引曰先王之制自二十五家之閭書其恭敏任恤等而上之或月書其學行或歲考其道德故民之賢能衺惡其吏無不與知之者焉漢魏以還井地廢而王政闕然猶時有所考察旌勸而州都中正之職尚修於羣國郷閭士女之行多見於史官隋唐急事緩政此制遂廢而不舉潛德隱行非野史紀述則悉無見於時民日益漓俗日益卑此有志之士所為嘆惜也嘗常據

作華陽國志於一方人物丁寧反覆如恐有遺雖蠻髦之民井臼之婦苟有可紀皆著於書且云得之陳壽所為者舊傳按壽嘗為郡中正故能著述若此之詳自先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四百人亦可謂衆矣復自晉初至於周顯德僅七百歲而史所紀者無幾人忠魂義骨與塵埃野馬同沒於邱原者蓋亦多矣豈不重可歎惜哉此書雖繁富不及承祚之精微然議論忠篤樂道人之善蜀記之可觀未有過於此者鏤行於世庶有益



於風教云

補正水經序

元歐陽元撰

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三卷。翰林應奉蘇君伯修購得其書，將版行之，屬余序其篇端。案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即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姓名。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疏略，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槩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在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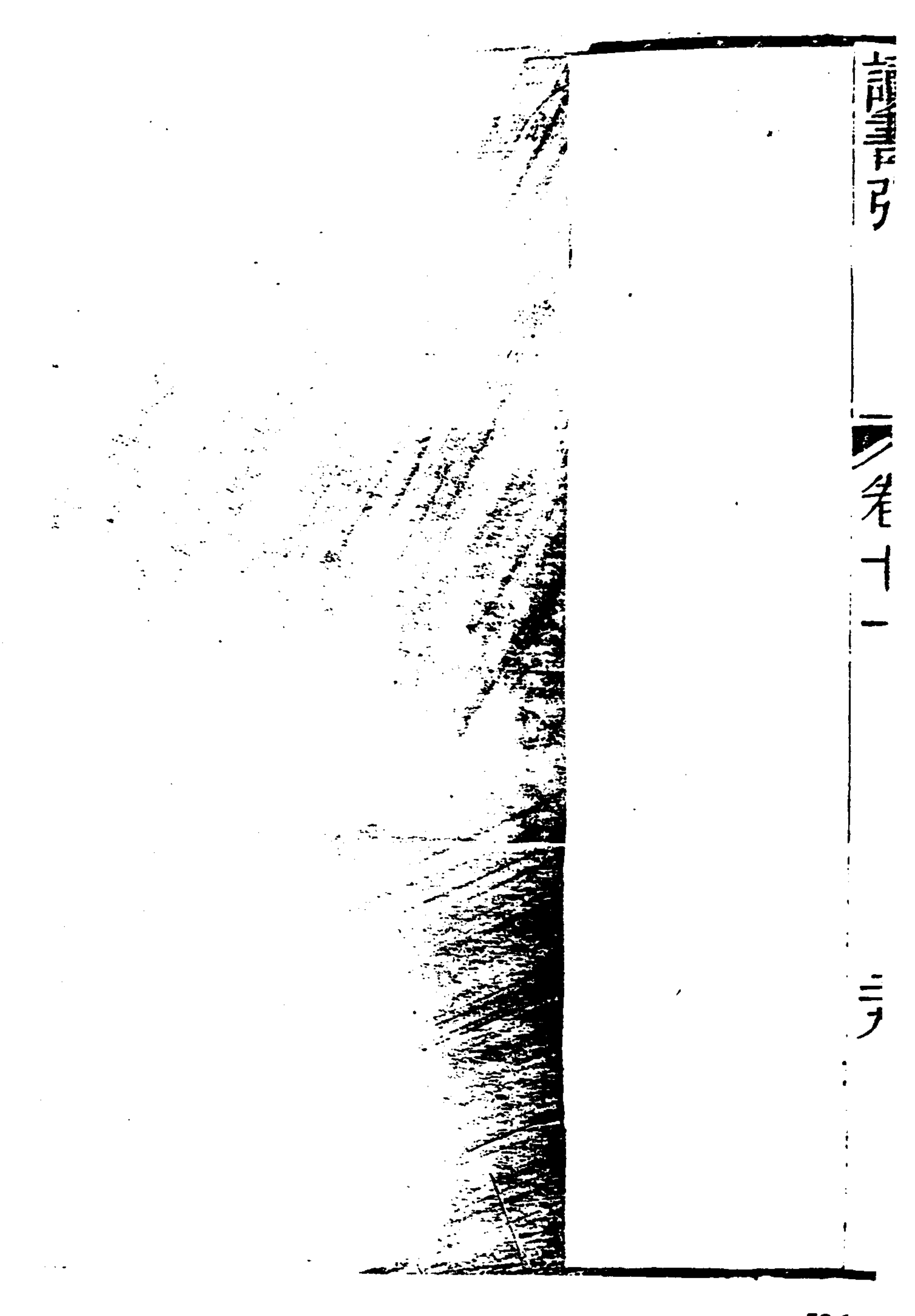
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佑。與新志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其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爲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

又曰豈非欽作於前二氏附益於其後他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尙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嗇爲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於漢藝文志也抑余又有疑於斯水經述作往往見於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略異同不限於一時聞見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皇極之不足傷同風之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於是書也然則景純

也道元也正甫也是或一道也然以余觀正甫之博洽多識其見於他著作者蓋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中州士之巨擘也是書雖因宇文氏之感發而有以正蜀版遷就之失其詳於趙代間水此固景純之所難若江自潯陽以北吳松以東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伯修生車書混一之代身爲史官年學俱富於今人放失舊聞多所收攬而是書又有關於職方之大者故余亦願附著其說焉而不自知其妄也

附錄宋謀瑋水經注序略曰在昔志地者禹貢而

下代有撰述迄於齊梁至二百四十四家陸常侍澄任太常昉先後集爲一部名地理書極稱該博隋唐之際圖史散失陸任所纂已不可得而別集自行者猶五十餘家乃今所傳僅山海佛國十洲神異數種而已然而奇編奥記往往散見水經注中造語命詞殊爲彪炳則知水經一注擷彼二百四十四家菁英居多豈不誠爲六朝異書哉



列女傳序

宋曾鞏撰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

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

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

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狥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僻。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葢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

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文獻通考曰。古列女傳八卷。續列女傳一卷。漢劉向撰。向睹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以爲王教由內及外。乃采詩書所載賢妃貞女。及嬖孽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前有王回序。其

略曰此書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辨通孽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爲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然世所行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并頌爲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同時人五傳其後人通題曰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撰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爲後人所附予以頌考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所斷也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莫得

而考以向所序書多散亡獨此幸存而完復爲它手竄疑於其眞故并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爲八篇號古列女傳餘十二傳其文亦奥雅可喜故又以時次之別爲一篇號續列女傳

高士傳序

晉皇甫謐撰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是以易有束帛之義禮有元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明堂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多所闕略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稱其德而贊其事哉謐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

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
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

文獻通考曰晉皇甫謐高士傳十卷。序稱自堯至
魏咸熙二千四百餘載。得九十餘人。今自被衣至
管寧惟八十七人。而東漢之士居三之一。自古名
節之盛。議者獨推焉。

神僊傳序　　晉葛洪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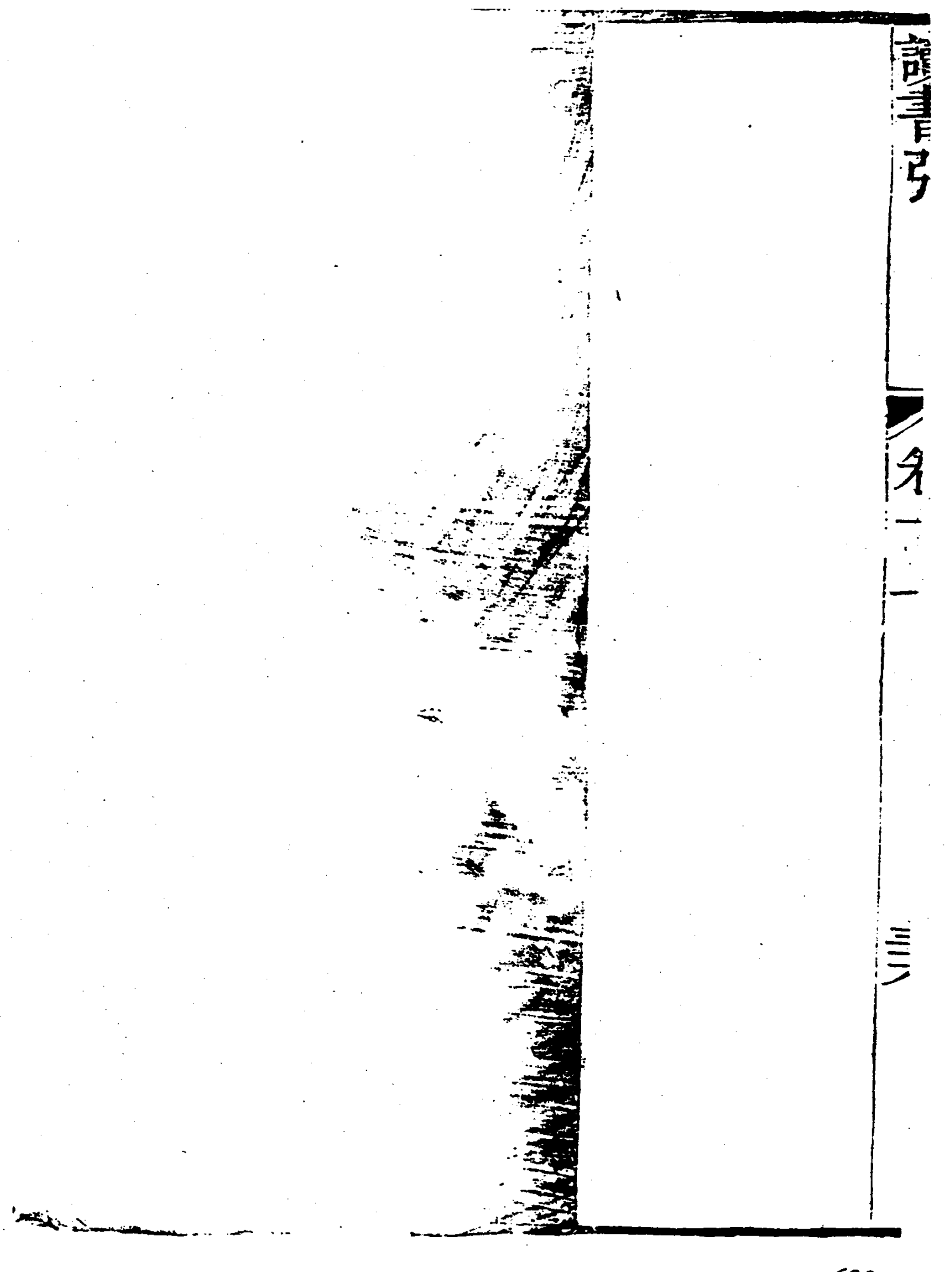
予著內篇論神僊之事凡二十卷。弟子滕升問曰。先生云。僊化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僊者。豈有其人乎。予答曰。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餘人。然神僊幽隱。與世異流。世之所聞者。猶千不得一者也。故甯子入火而陵煙。馬皇見迎於護龍。方回變化於雲母。赤將茹葩以隨風。涓子餌术以著經。嘯父別火於無窮。務光游淵以哺薤。仇生却老以食松。邛疏煑石以練形。琴高乘鯉於碭中。桂父改色以

軀臘。女丸七十以增容。陵陽吞五脂以登高。商邱咀菖蒲以無終。雨師鍊五色以屬天。子先轡兩虬於元塗。周晉跨素鶴於緱氏。軒轅控飛龍於鼎湖。葛由策木羊於綏山。陸通匝遐紀於橐盧。蕭史乘鳳而輕舉。東方飄幘於京師。犢子躡桃以淪神。主柱飛行以餌砂。阮邱長存於雕嶺。英氏乘魚以登遐。修羊陷石於西岳。馬丹迴風以上徂。鹿翁陟險而流泉。園客蟬蛻於五華。予今復抄集古之僊者。見於僊經服食。方及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耆儒所論。以為十卷。以傳知真

識遠之士。其繫俗之徒。思不經微者。亦不彊以示之。則知劉向所述。殊甚簡略。美事不舉。此傳雖深妙奇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愈於劉向。多所遺棄也。

文獻通考曰、劉向列仙傳二卷、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撰、西漢人文章不爾也、館閣書目三卷六十二人、崇文總目作二卷七十二人、與此合

又葛洪神仙傳十卷、



博物志序

晉張華撰

余視山海經。及禹貢爾雅說文地志。雖曰悉備。各有所不載者。作略說出所不見粗言遠方。陳山川位象吉凶有徵。諸國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後。並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詳。其山川地澤略而言之。正國十二。博物之士覽而鑒焉。

文獻通考曰。晉張華讀三十車書。作博物志四百卷。武帝以爲繁。詔更刪翦。只爲十卷

附錄李石續博物志序略曰。張華述地理。自以禹

所未志且天官所遺多矣經所不載以天包地象緯之學亦華所甚惜也雖然華倣山海經而作故略或曰武帝以華志繁俾芟而略之余所志視華歲時綿歷其有取於天而首以冠其篇次第倣華說一事續一事不苟於搜索與世之類書者小異而比華所志加詳

洞冥記序

漢郭憲撰

憲家世述道書。推求先聖往賢之所撰集不可窮盡。千室不能藏萬乘不能載猶有漏逸或言浮誕非政教所同經文史官記事故略而不取蓋偏國殊方。並不在錄。愚謂古曩餘事不可得而棄況漢武帝明俊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今籍舊史之所不載者。聊以聞見撰洞冥記四卷。成一家之書。庶明博君子。該而異焉。武帝以欲窮神仙之事。故絕域遐方。貢其珍異

奇物。及道術之人。故於漢世盛於羣主也故編次之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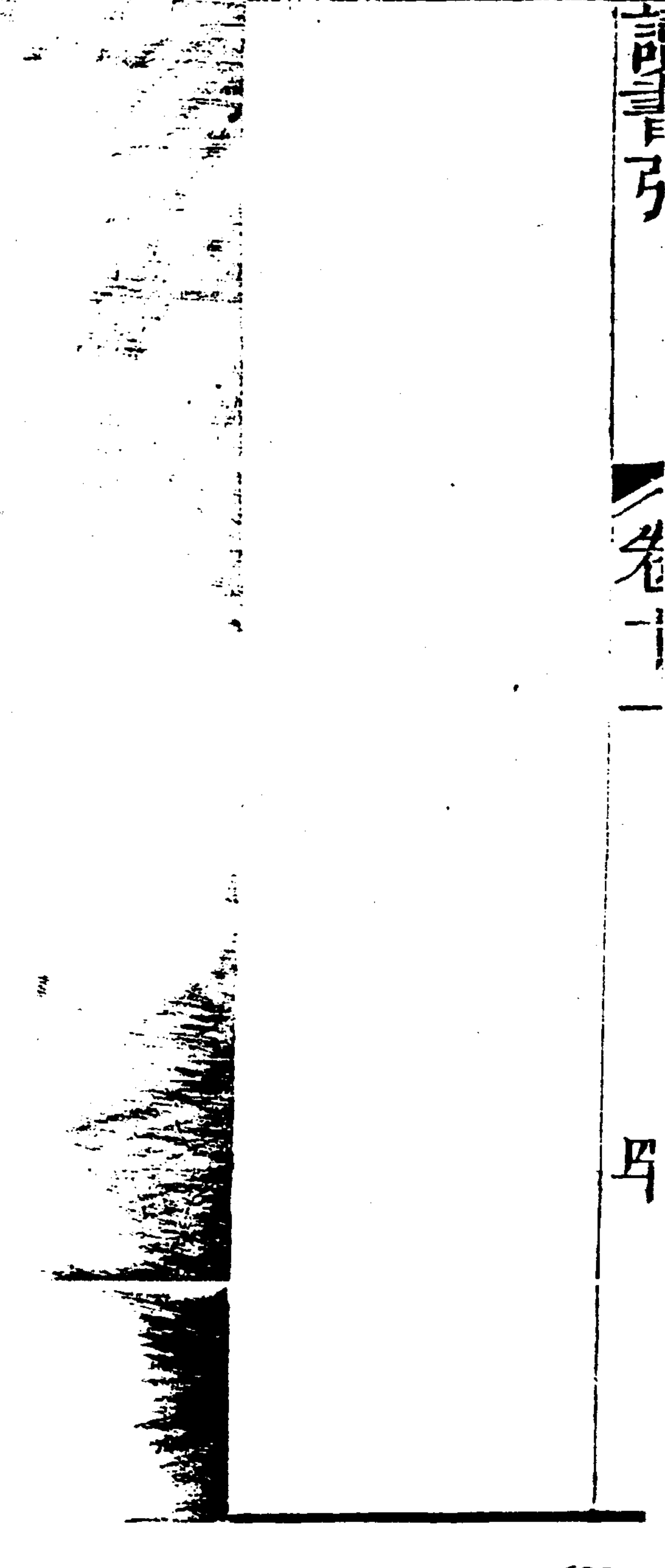
拾遺記序

梁蕭綺撰

拾遺記者晉隴西安陽人王嘉字子年所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皆爲殘缺當僞秦之季王綱遷號五都淪覆河洛之地没爲戎墟宮室榛蕪書藏堙毀荆棘霜露豈獨悲於前王鞠爲禾黍彌深嗟於兹代故使典章散滅黌館焚埃皇圖帝冊殆無一存故此書多有亡敗文起羲炎已來事訖西晉之末五運因循十有四代王子年乃搜撰異同而殊怪必舉紀事存朴受廣尙奇憲章稽古之文綺綜編雜之部山海經

所不載。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記矣。辭趣過誕。音旨迂濶。推理陳迹。恨爲繁冗。多涉禎祥之書。博採神僊之事。妙萬物而爲言。蓋絕世而宏博矣。世德陵夷。文頗缺略。綺更刪其繁紊。紀其實美。搜刋幽祕。捃採殘落。言匪浮詭。事弗空誣。推詳往迹。則影徹經史。考驗眞怪。則叶附圖籍。若其道業遠者。則辭省朴素。世德近者。則文存靡麗。編言貫物。使宛然成章。數運則與世推移。風政則因時廻改。至如金繩鳥篆之文。玉牒蟲章之字。末代流傳。多乖曩跡。雖探研鐫寫。抑多疑

悞。及言乎政化。訛乎禎祥。隨代而次之。土地山川之域。或以名例相疑。草木鳥獸之類。亦以聲狀相惑。隨所載而區別。各因方而釋之。或變通而會其道。寧可掭於一說。今捜檢殘遺。合爲一部。凡一十卷。序而録焉。



洛陽伽藍記序

魏楊衒之撰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兼天外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眉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之影金剎與靈臺比高宮殿共阿房等壯豈

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暨永熙多難皇輿遷
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
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
丘墟墻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
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闕
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
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寮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
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止大伽藍
其中小者取其詳異世諦俗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為

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爲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讀書引卷之十一終

讀書引卷之十二

新建曹學先集少參

金谿王譔仁圃輯

男詒守典常校

楚詞集註序

宋朱子撰

右楚詞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詞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

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纏綿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於下。而所天者不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

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所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覆嗟嘆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

使原之所爲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乎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舊編粗加檃括定爲集注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文獻通考曰楚詞十七卷後漢校書郎王逸叔師注楚屈原名平爲懷王左徒博聞強志嫺於辭令後同列心害其能而讒之王怒疏平平自傷忠而

被讒乃作離騷經以諷不見省納及襄王立又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大招自沉汨羅以死其後楚宋玉作九辨招魂漢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而哀平之死於忠至漢武時淮南王安始作離騷傳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東京班固賈逵各作離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逸自以爲南陽人與原同土悼傷之復作十六卷章句又續爲九思

取班固二序附之爲十七篇又洪興祖補注楚辭十七卷朱子楚辭集說八卷其篇第視舊本益賈誼二賦而去諫歎懷思屈子所著二十五篇爲離騷而宋玉以下則曰續離騷其言七諫以下辭意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强爲呻吟者爲名言也

附錄劉勰辨騷曰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

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

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昌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

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

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

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

異乎經典者。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

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

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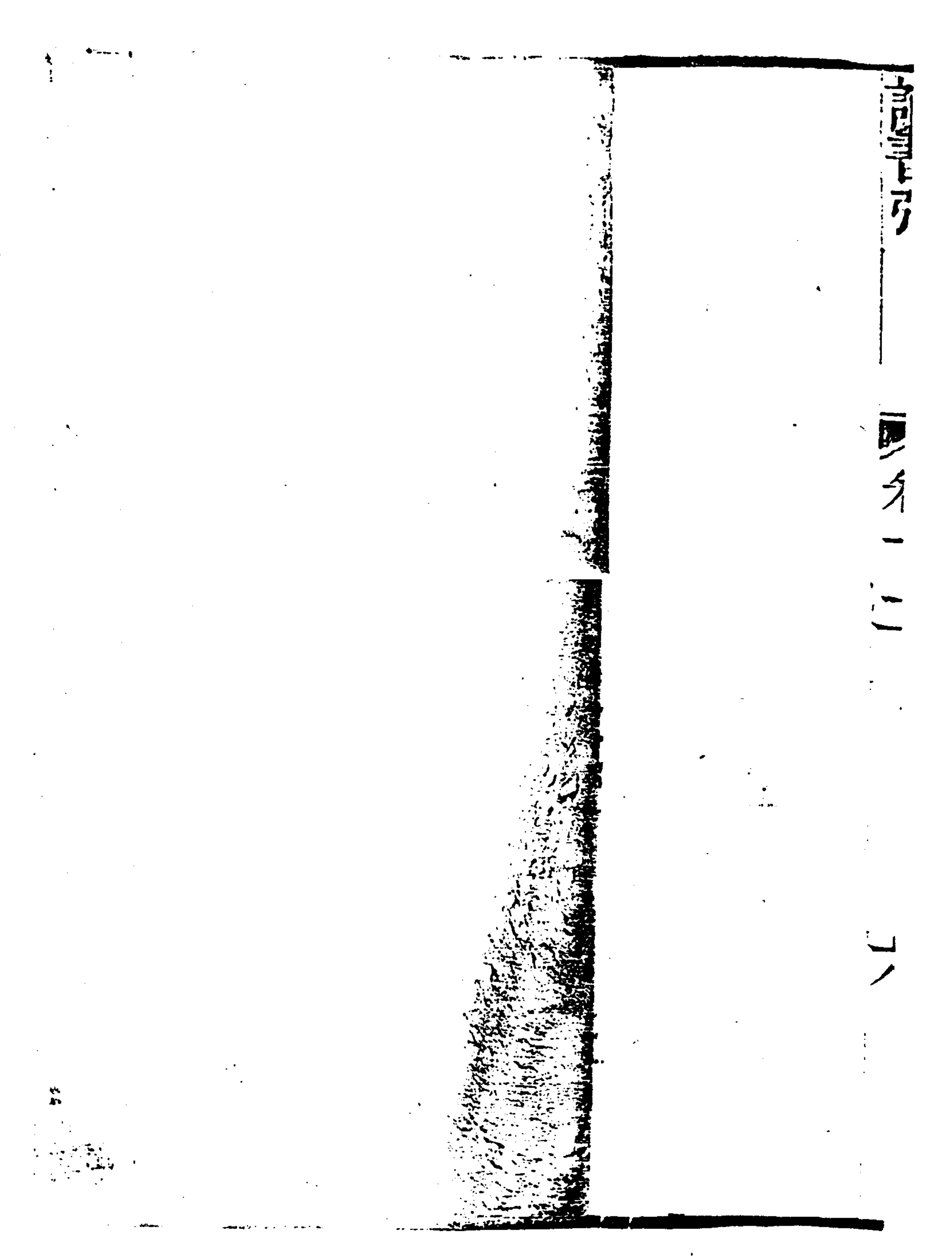
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

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瑰詭而

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

交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眞。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

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文選序

梁昭明太子撰

式觀元始眇覿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

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抑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
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
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
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
所以遊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
至矣之嘆舒布爲詩既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
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
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
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

客指事之制。一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翫。作者之致。盡云備矣。余監撫餘閒。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

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槪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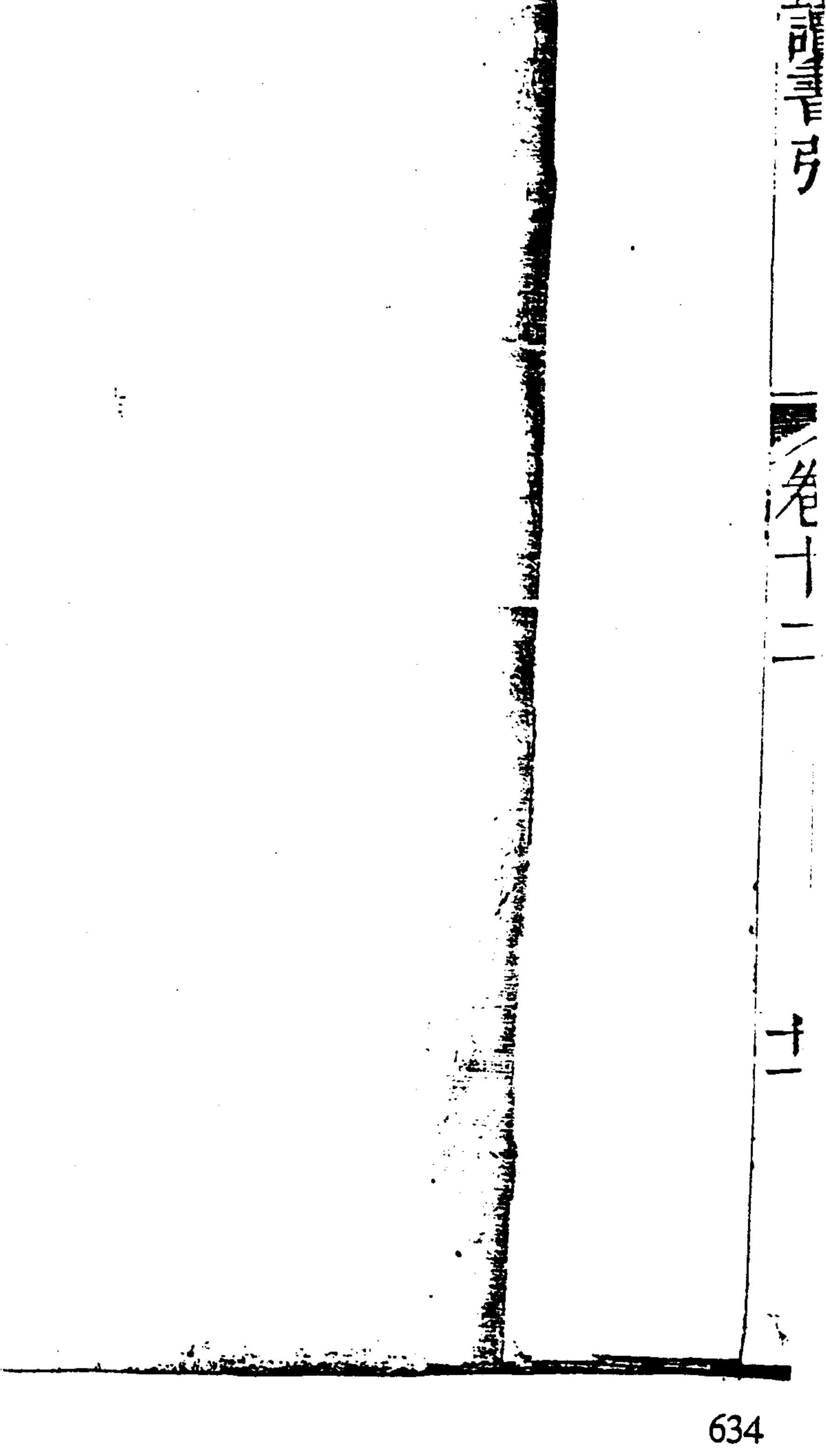
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三十卷。名曰文選云耳。

文獻通考曰。梁昭明太子蕭統。選漢訖梁諸家所著賦詩騷七詔冊令教策秀才文表上書啟彈事牋記書移檄難對問議論序頌贊符命史論連珠銘箴誄哀策碑誌行狀弔祭文類之爲三十卷。唐李善集註析爲六十卷。善高宗時爲宏文學士。博學經史百家。無不備覽。而無文。時人謂之書簏。初爲輯註。博引經史。釋事而忘其義。書成上進。問其

予邕邕無言善曰非邪爾當正之於是邕更加以
義釋文五臣註文選三十卷唐呂延祚以李善止
引經史不釋述作意義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
李周翰五人註延祚不與焉復爲三十卷開元六
年上名曰五臣註
附錄李善上文選注表曰竊以道光九野縟景緯
以照臨德載八埏麗山川以錯峙垂象之文斯著
含章之義聿宣協人靈以取則基化成而自遠故
羲繩之前飛葛天之浩唱嬀簧之後掞叢雲之奥

詞步驟分途星躔殊建球鍾愈暢舞詠方滋楚國詞人御蘭芬於絕代漢朝才子綜鞶帨於遙年虛元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詠於圭陰化龍東鶩煽風流於江左爰逮有梁宏材彌劭昭明太子業膺守器譽貞問寢居肅成而講藝開博望以招賢搴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周巡綿嶠品盈尺之珍楚望長瀾搜徑寸之寶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選後進英髦咸資準的伏惟陛下經緯成德文思垂風則大居尊耀三辰之珠

璧希聲應物宜六代之雲英孰可擬夔崇山導涓
宗海。臣蓬衡蕞品。樗散陋姿。汾河委篋。夙非成誦
崇山墜簡。未議澄心。握玩斯文。載移涼燠。有欣承
日。實昧通津。故勉十舍之勞。寄二餘之暇。弋釣書
部。願言注緝。合成六十卷。殺簡甫就。輕用上聞。享
帚自珍。緘石知謬。敢有塵於廣內。庶無遺於小說
謹詣闕奉進。伏願鴻慈曲垂照覽


讀書引
卷十二

兩都賦序

漢班固撰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

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粗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

隍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
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雒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
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附錄劉勰詮賦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
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
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
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
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蔿之賦
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已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

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招字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鈞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楊騁其勢皐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於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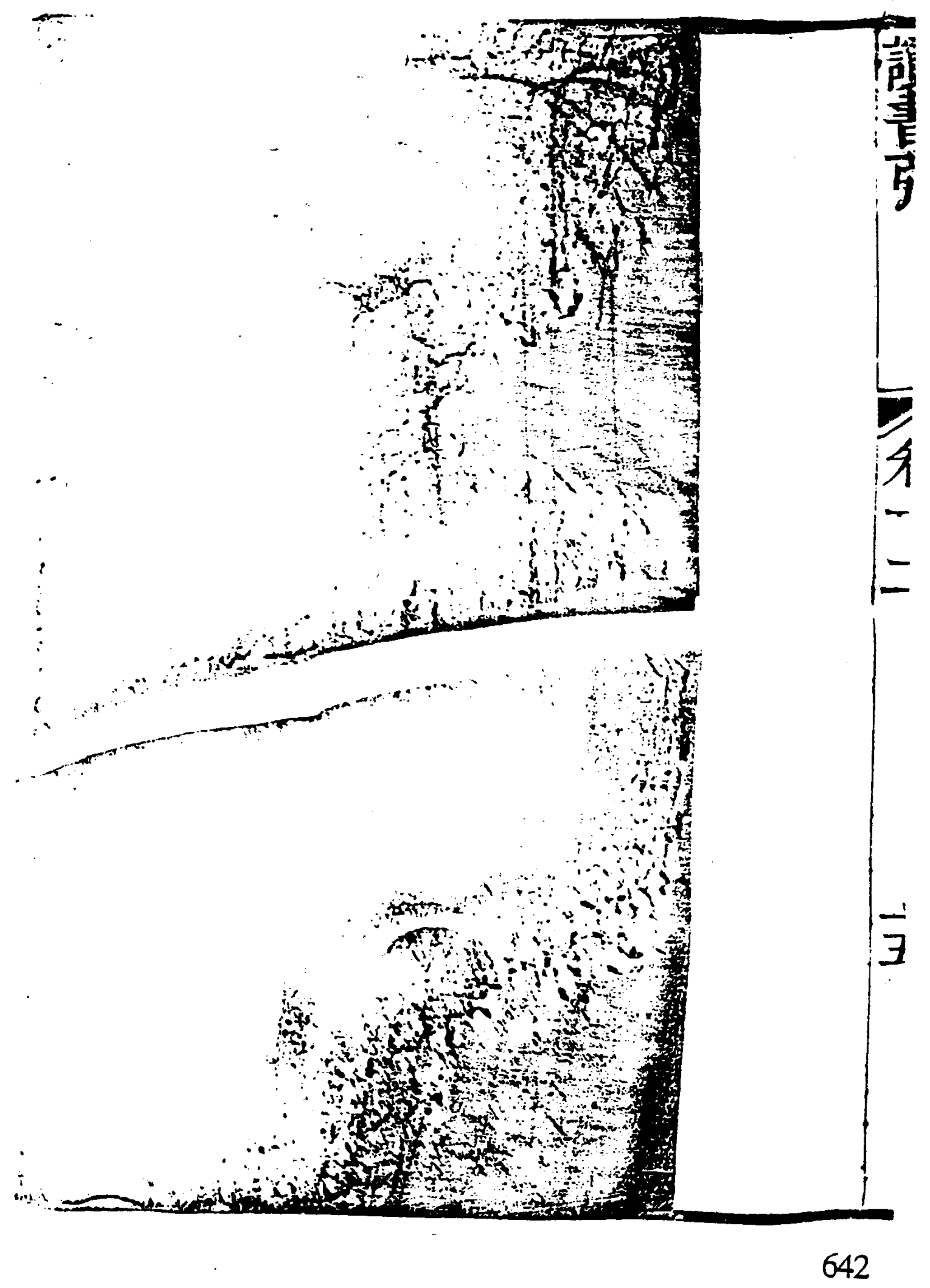
敘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
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
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
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
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
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
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枚乘兎園舉要以會新相
如上林繁類以成豔賈誼鵩鳥致辨於情理子淵
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

京迅發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流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遒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冲安仁策勳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積於流制景純綺巧縟理有餘彥伯梗槩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以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元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

干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

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雕蟲貽誚於霧縠

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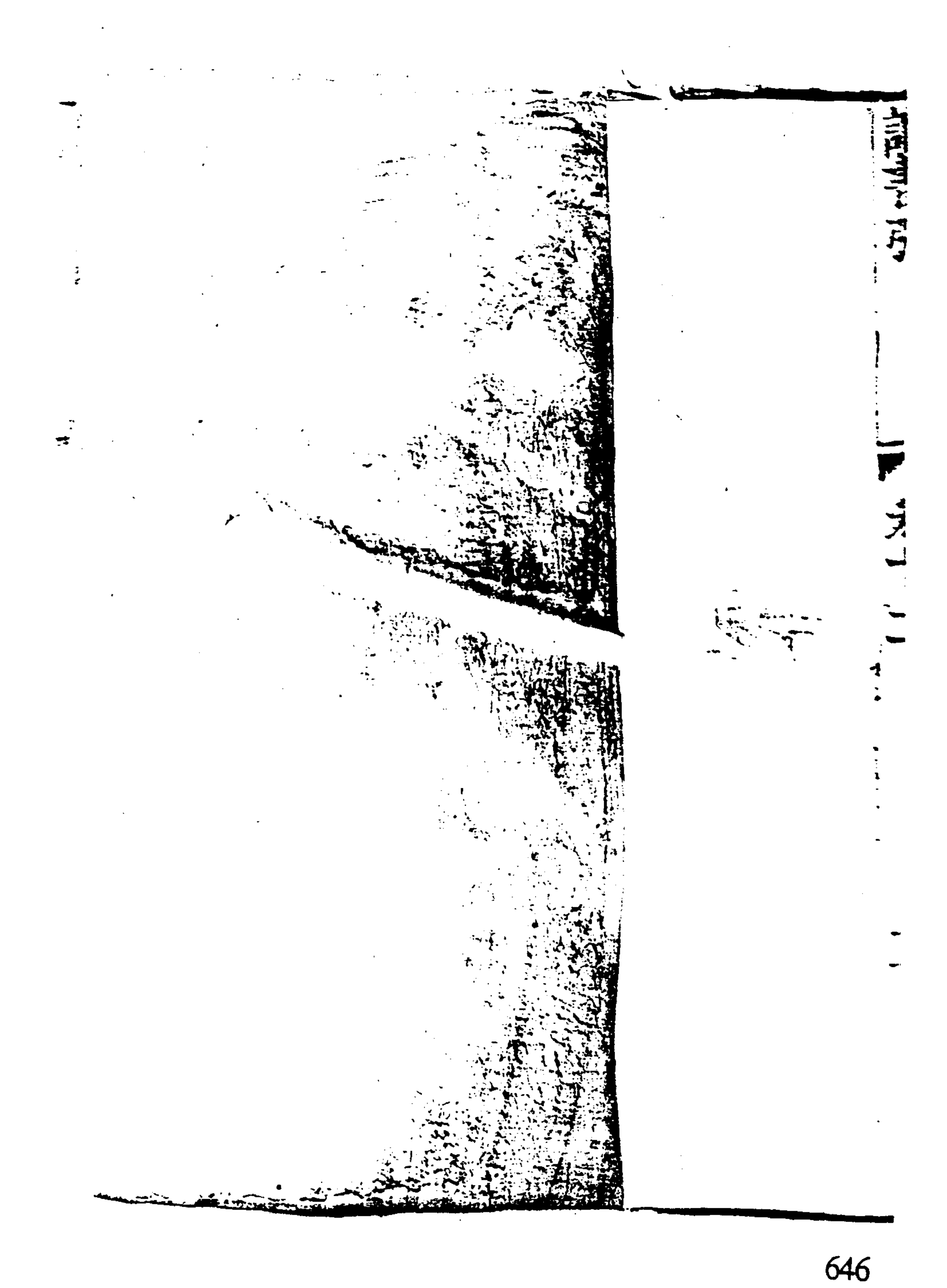
三都賦序

漢左思撰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於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挍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

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巵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氐舉爲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愼。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詁訓焉。

李善文選注曰左思字太沖齊國人少博覽文史欲作三都賦乃指著作郎張載訪岷卭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疏之徵爲祕書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三都者劉備都益州號蜀孫權都建業號吳曹操都鄴號魏思作賦時吳蜀已平見前賢文之是非故作斯賦以辨衆惑



三都賦序

晉皇甫謐撰

元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宏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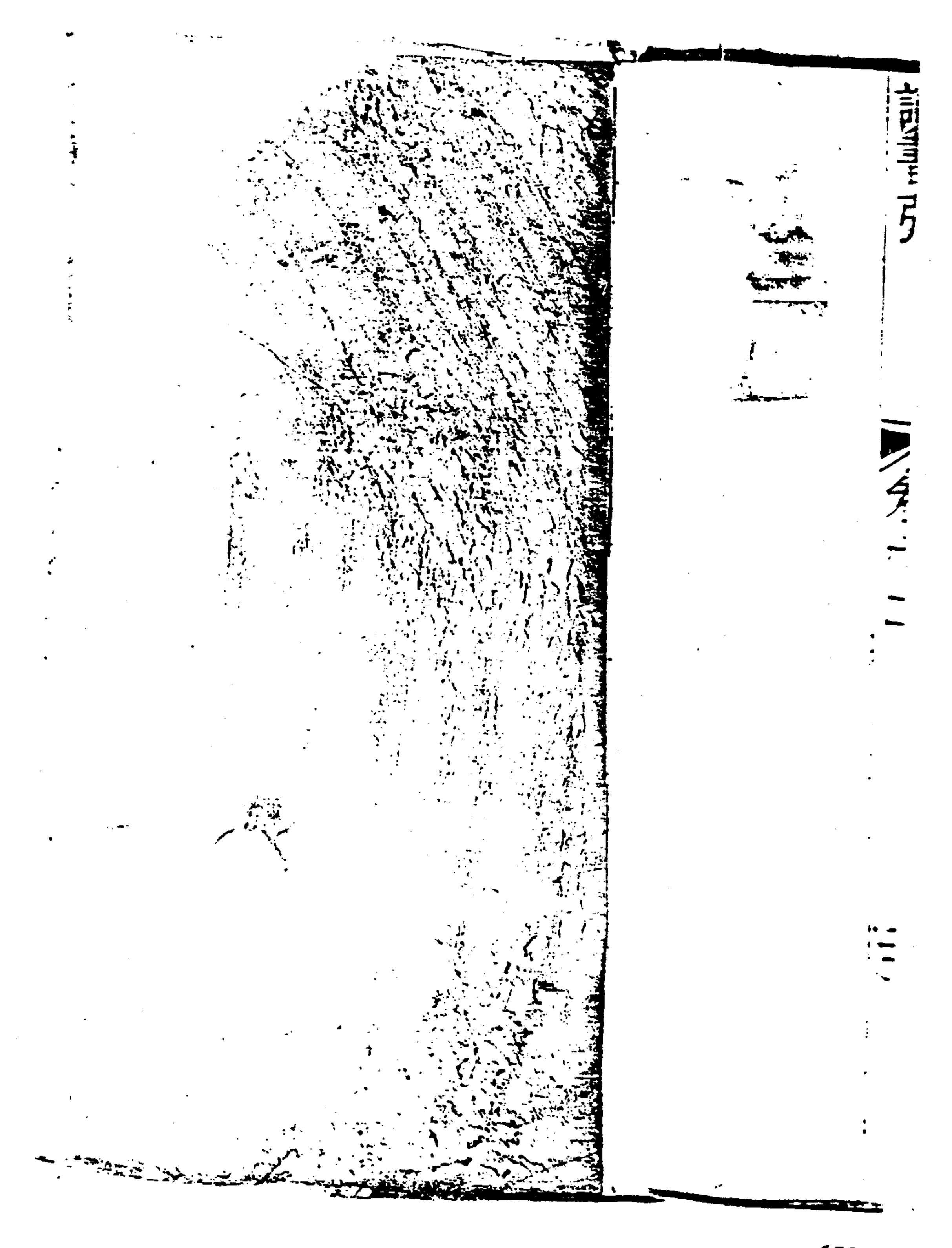
於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寖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於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夏接櫰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

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圮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郄爲魏主述其都畿宏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以著逆順

且以爲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荊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世說曰。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

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爲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劉孝標注曰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詩品總序

梁鍾嶸撰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夐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予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

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

才變剏其體劉越石仗淸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熈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

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
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
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
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
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
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
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
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如
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

戈外戎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文士有解佩
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
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
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
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
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
體各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
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觀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
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

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宮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為稱首況八紘

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文獻通考曰詩品三卷梁記室參軍潁川鍾嶸仲偉撰以古今作者爲三品而評之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九人

附錄劉勰明詩曰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

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元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以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滅

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文。孝武愛文、栢梁列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傳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

於張衡怨篇清曲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

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乎元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俊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雅潤為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

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聯句共韻，則栢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囿，故不繁云。

文心雕龍序志

梁劉勰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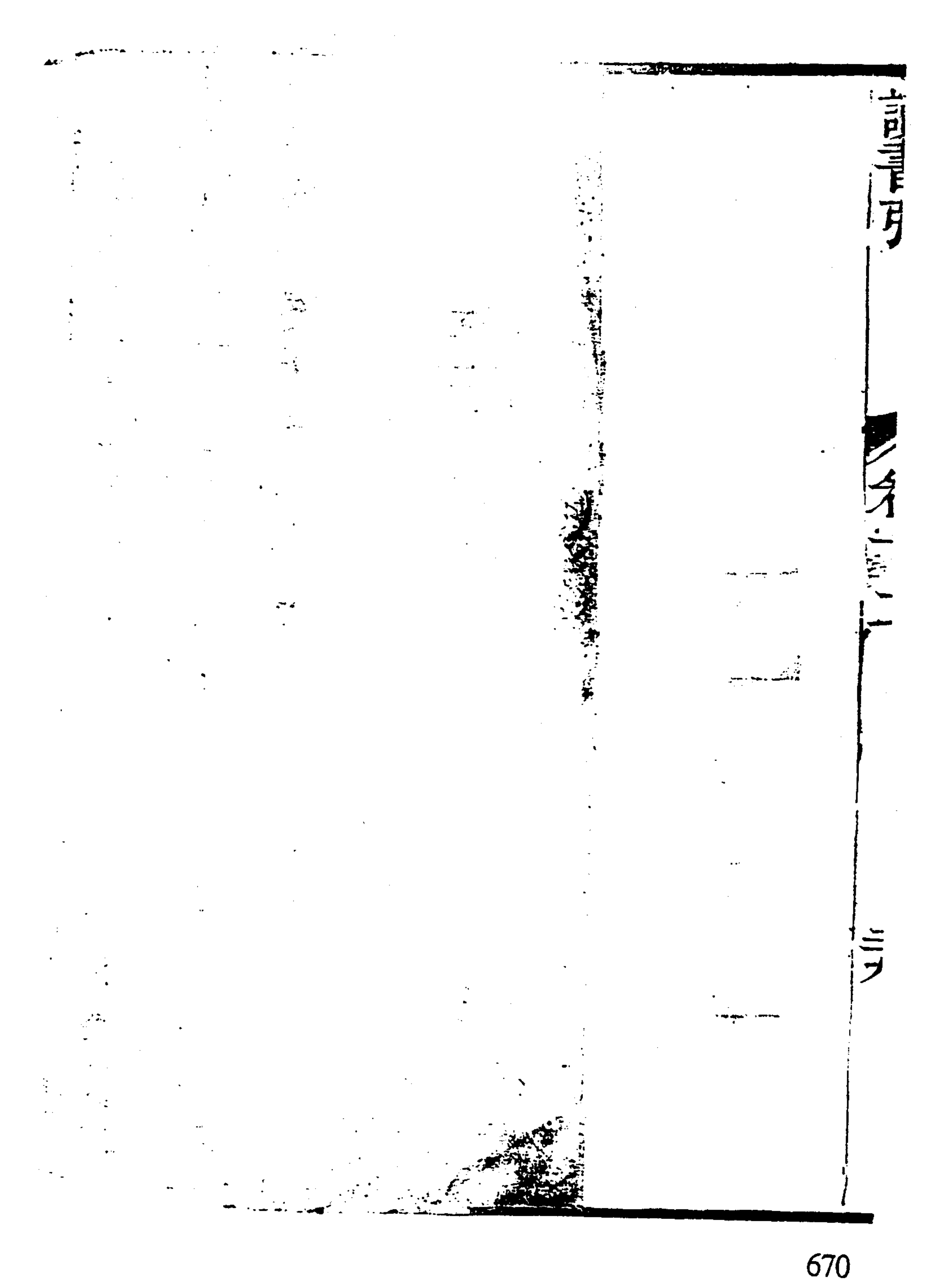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效騶奭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自肖貌天地稟性五行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

則常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
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
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
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
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
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原莫非經典而去
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
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
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管

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文
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宏範
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
前修之文或泛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
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
碎亂流別精而少巧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
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
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

騷文之樞紐云亦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釆必籠圈條貫摛神往圖風勢幽遠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採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

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前聖所難。識在缾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沈予聞。渺渺來世。諒塵彼觀也。



玉臺新詠序

陳徐陵撰

陵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押。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說詩明禮豈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教兄弟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關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僊。閼氏覽而遙妬。至於東鄰巧

笑。求侍寢於更衣。西子微嚬。得橫陳於甲帳。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鸞。奏新聲於度曲。裝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僊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歷軒轅。金星將婺女爭華。麝月與姮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珮。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加以天時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清文滿篋。非唯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

桃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詞既而椒房婉轉柘館陰岑木鶴晨巖銅蠡晝靜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纖腰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唯屬意於新詩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連章無由披覽於是燃燈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豔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也至

如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牕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縚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

文獻通考曰徐陵所序玉臺新詠十卷皆文選所棄餘也六朝人少全集惟賴此書略見一二然尚好不出月露氣骨不脫脂粉雅人莊士見之廢卷昔坡公笑蕭統之陋以陵觀之愈陋於統如沈休文六憶之類其褻慢有甚於香奩花間者然則自國風楚辭而後固當繼以選詩不易之論也

附錄李諤論文體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

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尙文詞。忽君臣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

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未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搆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

引領縉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照天下公私文
案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
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
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
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
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
擯落私門不相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
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
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

旣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挂網者多。請

勅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奏臺。

唐文粹序

宋 姚鉉撰

五代衰微之弊極於晉漢而漸華於周氏我宋教興始以道德仁義根乎政次以詩書禮樂源乎化三聖繼作曄然文明霸一變至於王王一變至於帝風教逮下將五十年熙熙蒸黎久忘干戈戰伐之事侁侁儒雅盡識聲明文物之容堯典曰文思安安大雅云濟濟多士盛德大業英聲茂實並屈於一代得非崇文重學之明效歟況今歷代墳籍略無遺逸內則有龍圖閣中則有秘書監崇文院之列三館國子監之

印羣書。雖唐漢之盛。無以加此。故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學有海。■於人而際於天。譔述纂錄。悉有依據。由是大中祥符紀號之四禩。皇帝祀汾陰后土之月。吳興姚鉉集文粹成。文粹謂何。纂唐賢文章之英粹者也。詩之作有雅頌之雍容焉。書之興有典誥之憲度焉。禮備樂舉。則威儀之可觀。鏗鏘之可聽也。大易定天下之業。而兆乎爻象。春秋爲一王之法。而繫於褒貶。若是者。得非文之純粹而已乎。是故志其學者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詣其極。然後隱而勝之則

金渾玉璞君子之道也發而明之則龍飛虎變大人之文也自微言絶響聖道委地屈平宋王之徒不陷於怨懟則溺於諷惑漢興賈誼始以佐王之道經世之文而求用於文帝絳灌忌才卒罹讒謫其後公孫宏董仲舒鼂錯咸以文進或用或升或黜或誅至若嚴助徐樂吾邱壽王司馬長卿輩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但侍從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楊子雲東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太德業浩然無際至於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益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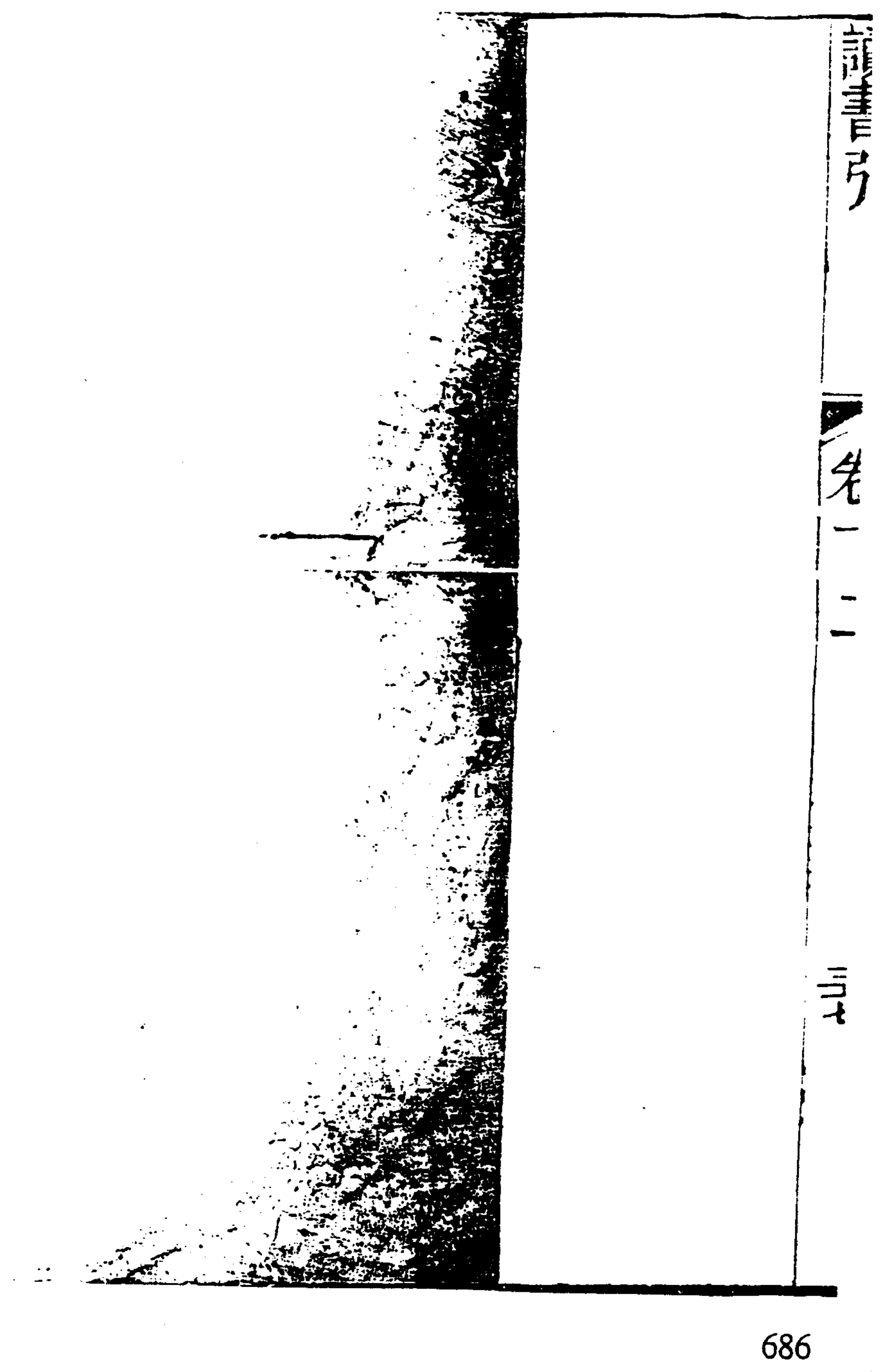
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骸。聲潘陸之風格。舒顏謝之清麗。譪何劉之婉雅。雖夙興或鈌。而篇翰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楚騷。終於本朝。盡索歷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之。得三十卷。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淫靡相繼。下迨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繇是沈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洎張燕公以輔相之才。專撰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羣聽。蘇許公繼以宏麗。丕變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

辭本述作常楊以三盤之體演絲綸郁郁之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遂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凌轔轢首唱古文遏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翺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焉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揚孟斯得之矣至於賈常侍至李補闕翰元容州結獨孤常州及呂衡州溫梁補闕肅權文公德輿劉賓客禹錫白尚書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雅傑者歟世謂貞元元和之間辭

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世傳唐氏之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間氣極元又元等集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等集率多聲律鮮及古道益資新進後生干名求試者之急用爾豈唐賢之跡兩漢肩三代而反無類次以嗣於文選乎鉉不揆昧懵徧閱羣集耽玩研究掇菁擷華十年於茲始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凡爲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目止以古雅爲命不以彫篆爲工故侈言曼辭率皆不取觀夫羣

賢之作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物者固亦不能測研幾而窺沈慮故英辭一發戛出千古瑱瑱之王聲粲粲之珠光不待汎天風瀓海波而盡在耳目於戲李唐一代之文其至乎

文獻通考曰唐文粹一百卷宋姚鉉寶臣編鉉盧州人太平興國中進士文辭敏麗善書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纍遷兩浙漕課吏寫書采唐世文章分門編類初為五十卷後復增廣之坐事斥連州卒其子以其書上獻詔藏內府命以一官


讀書引　卷一二　三七

跋文苑英華後

宋周必大撰

臣伏覩太宗皇帝丁時太平以文化成天下既得諸國圖籍聚名士於朝詔修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二書閩蜀已刊惟文苑英華士大夫間絕無而僅有蓋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間存一二是時印本絕少雖韓柳元白之文尚未甚傳其他如陳子昂張說九齡李翱諸名士文集世猶罕見故修書官於宗元居易權德輿李商隱顧雲羅隱或全卷收入當真宗朝姚鉉詮擇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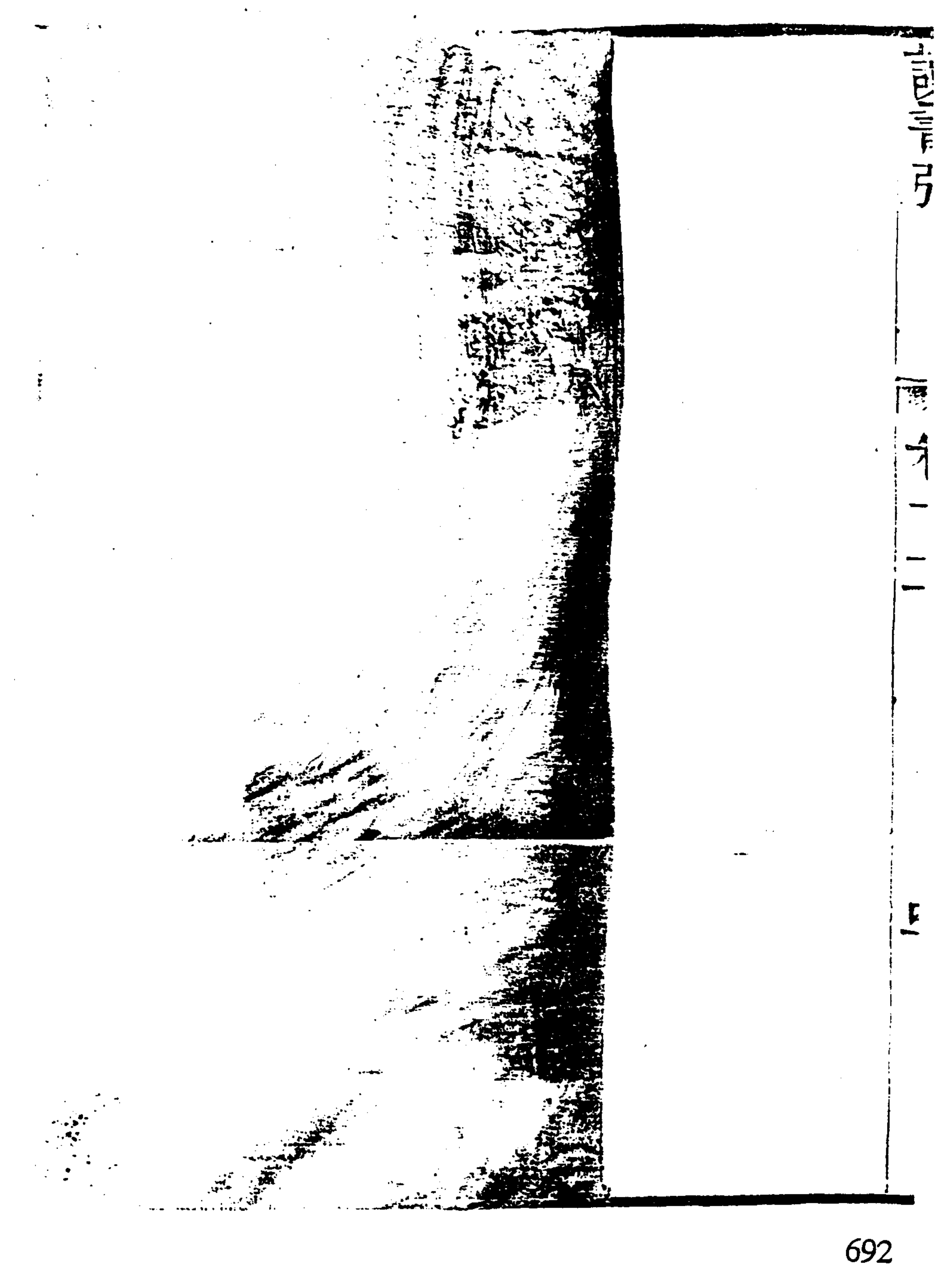
號唐文粹。由簡故精。所以盛行。近歲唐文舉印浸多
不假英華而傳。況卷帙浩繁。人力難及。其不行於世
則宜。臣事孝宗皇帝。間聞聖諭。欲刻江鈿文海。臣奏
其去取差謬不足觀。帝乃詔館閣裒集皇朝文鑑。臣
因及英華。雖秘閣有本。然舛誤不可讀。俄聞傳旨取
入。遂經乙覽。時御前置校正書籍一二十員。皆書生
稍習文墨者。月給餐錢。滿數歲補進武校尉。既得此
為課程。往往妄加塗註。繕寫裝飾。付之秘閣。後世將
遂為定本。臣過計有三不可。國初文籍雖寫本。然校

讐頗精。後來淺學改易。浸失本真。今乃盡以印本易舊書。是非相亂。一也。凡廟諱未祧。止當闕筆。而校正者於賦中以商爲殷。以洪易宏。或値押韻。全韻隨之。至於唐諱及本朝諱。存改不定。二也。元缺一句或二句。或頗用古語。乃以不知爲知。擅自增損。使前代遺文幸存者。轉增疵纇。三也。頃嘗屬荆帥范使藝均倅丁介稍加校正。既竣事。遂遍求別本。與士友詳議。疑則闕之。凡經史子集。傳註。通典。通鑑。及藝文類聚。初學記。下至樂府。釋老。小說之類。無不參用。惟是元修

書歷年多。非出一手。叢脞重複。首尾衡決。一詩或析為三。二詩或合為一。姓名差互。先後顛倒。不可勝計。其間賦多用員字。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日之云字乃員之省文。以堯韭對舜榮。非讀本草註。安知其為菖蒲。又如切磋之瑳。馳驅之驅。掛帆之帆。仙裝之裝。廣韻各有側音。而流俗改切磋為效謌。以駐易驅。以席易帆。以伏易裝。今皆正之。詳註逐篇之下。不復徧舉。始讐於嘉泰改元春。至四年秋訖工。盖欲流傳斯世。廣熙陵右文之盛。彰阜陵好善之優。老臣發端之

志深懼求者之莫知其由。故列興國至雍熙成書歲月，而述證誤本末如此，缺疑尚多，謹俟來哲。

文獻通考曰：文苑英華一千卷。太平興國七年，命學士李昉、扈蒙、徐鉉、宋白等閱前代文學，撮其精要，以類分之，續又命蘇易簡、王祐等，至雍熙三年書成。王氏揮塵錄曰：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寘之館閣，使修群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之類，多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多卒老於文字之間云。



宋文鑑序

宋周必大撰

臣聞文之盛衰主乎氣辭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養而教無易習故其氣之盛也如水載物小大無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燭照物幽隱無不通國家有一殊功異德卓絶之跡則公卿大夫下至於士民皆能正列其義襃飾而彰大之載於書詠於詩略可考已後世家異政人殊俗剛大之不充而委靡之習勝道德之不明而非僻之說入作之弗振也索之易窮也譬之湓舟於陸終日馳驅無以致遠搏土

為像。丹青其外。而中奚取焉。此豈獨學者之罪哉。上之教化。容有未至焉爾。時不否則不泰。道不晦則不顯。天啟藝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為事。列聖相承。治出於一。援毫者知尊尼孔。游談者羞稱楊墨。是以二百年間。英豪踵武。其大者固已羽翼六經。藻飾治具。而小者猶足以吟詠情性。自名一家。蓋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辭古。熙寧元祐之辭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而氣全理

正其歸則同。嗟乎。此非唐之文也。非漢之文也。實我
宋之文也。不其盛哉。皇帝陛下。天縱將聖。如夫子。煥
乎文章。如帝堯。萬機餘暇。猶玩意於衆作。謂篇帙繁
夥。難於徧覽。思擇有補治道者。表而出。乃詔著作郎
呂祖謙。發三館四庫之所藏。裒縉紳故家之所錄。斷
自中興以前。彙次來上。古賦詩騷。則欲主文而譎諫。
典冊詔誥。則欲溫厚而有體。奏疏表章。取其諒直而
忠愛者。箴銘贊頌。取其精慤而詳明者。書啟雜著。大
率事辭稱者爲先。事勝辭則次之。文質備者爲先。質

勝文則次之。復謂律賦經義。國家取士之源。亦加采擷略存一代之制。定爲一百五十卷。規模先後多本聖心。承詔於淳熙四年之仲冬。奏御於六年之正月賜名曰皇朝文鑑。而命臣爲之序。臣待罪翰墨。才識駑下。固無以推原作者闡繹隆指。抑嘗竊讀大雅之詩。而知祖宗所以化成天下者矣。棫樸官人也。旱麓受祖也。辭雖不同。而俱以遐不作人爲言。蓋魚躍于淵。氣使之也。追琢其章。理貫之也。况夫雲漢昭於上豈弟施於下。濟濟多士。其有不觀感而化者乎。是則

祖宗啟之。陛下繼焉。樂文王之壽考。申太王王季之福祿。人才將至於不可勝用。豈止乎能文而已。臣雖不佞。尚當執筆以頌作成之效云。臣謹序

文獻通考曰。宋文鑑一百五十卷。呂祖謙編。周益公爲序。既成。封以遺呂。一讀命藏之。蓋亦未當乎呂之意也。張南軒以爲無補治道。何益後學。而朱晦庵晚年嘗語學者曰。此書編次。篇篇有意。每卷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壓卷。如賦取五鳳樓之類。其所載奏議。亦係一時政治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

與後來中變之意盡在其間非選粹比也

附錄葉水心書文鑑後曰自古類書未有善於此者按上世以道爲治而文出於其中戰國至秦道統放滅自無可論後世可論惟漢唐然既不知以道爲治當時見於文者往往訛雜乖戾各恣私情極其所到便爲雄長類次者復不能歸一以爲文止當耳華忘實巧傷正蕩流不反於義理愈害而治道愈遠矣此書刊落浩穰百存一二苟其義無所考雖甚文不錄或於事有益雖稍質不廢鉅

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節。以幽遠見收。合而論之。大抵欲約一代治體歸之於道。而不以區區虛文爲主。余以舊所聞於呂氏。又推言之。學者可以覽焉。然則謂莊周相如爲文章宗者。司馬遷韓愈之過也。周必大承詔爲序。稱建隆淳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辭古。熙寧元祐之辭達。按呂氏所次二千餘篇。天聖明道以前在者。不能十一。其工拙可驗。與文字之興。萌芽於柳開穆修。而歐陽修最有力。曾鞏王安石蘇

洵父子繼之始大振故蘇氏謂天聖景祐斯文終有媿於古此論世所共知不可改安得均年析號各擅其美乎及王氏用事以周孔自比掩絕前作程氏兄弟發明道學從者十八九文字遂復淪壞則所謂熙寧元祐其辭達亦豈的論哉且人主之職以道出治形而為文堯舜禹湯是也若所好者文由文合道則必深明統紀洞見本末使淺知狹好無所行於其間然後能有助於治乃侍從之臣相與論思之力也而此序無一字不諂尚何望其

開廣德意哉蓋此書以序而聽不以序而顯學者宜審觀也

元文類序

元陳旅撰

元氣流行乎宇宙之間其精華之在人有不能不著者發而爲文章焉然則文章者固元氣之爲也徒審前人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於天地氣運之盛衰豈知言者哉蓋嘗考之三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爲特盛就其世而論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數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難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榮悴槩可知矣先民有言曰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北南

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雖騁於一時、顧往往囿於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冗。無甚足起發人意。其中有若干不爲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豪傑、非可以世論也我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無所不一。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於今日者矣。建國以來。列聖繼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鴻生儒老出於其間、作爲文章、厖蔚光壯。前世陋靡之風、於是乎盡變矣。孰謂斯文之興、不有關於天地國家者乎。翰林待制趙郡蘇天爵伯修。慨然有志於此。以爲秦漢

魏晉之文。則收於文選。唐宋之文。則載於文粹文鑑。國家文章之盛。不采而彙之。將遂散軼沉泯。赫然休光。弗燿於將來。非當務之大缺者歟。乃蒐摭國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初說議論銘誌碑傳。皆類而聚之。積二十年。凡得若干首。爲七十卷。名曰國朝文類。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然所取者。必其有繫於政治。有補於世教。或取其雅製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補翼史氏。凡非此者雖好弗取也。夫人莫不有所爲於世。顧其用心

何如耶。彼爲身謀者。窮晝夜所爲。將無一事出於其私心之外。至有爲人子孫。於其先世所可傳者。漠然曾不加意。遑及它人之文。與天下之事哉。覽是編者。不惟有以見斯文之所以盛。亦足以見伯修平日之用心矣。伯修學博而識正。自爲成均諸生。以至歷官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不筆之簡冊。有名國朝名臣事略與是編並著。廷論以文類猶未流布於四方也。移文江浙行省。鋟諸梓。伯修使旅書所以纂輯之意於編端。庶幾同志之士。尚相與博

采而歸錄之。

附錄王理元文類序略曰國初學士大夫祖述金人江左餘風車書大同風氣爲一至元大德之間庠序興禮樂成迨於延祐以來極盛矣夫凡國朝文類合金人江左以攷國初之作述至元大德以觀其成[illegible]定延祐以來以彰其盛斯著矣綱羅放失采拾名家文章之體備矣。辭賦第一樂章古今詩第二詔冊制命第三奏議表牋第四箴銘頌贊第五古今聖哲碑第六記序第七書啟第八雜說

題跋第九雜著第十策問第十一諸雜文第十二哀詞謚議第十三行狀第十四墓誌碑碣表傳第十五總七十卷出入名家總若干人是則史官之職也夫伯修三爲史氏而官守格限遂以私力爲是書云

文章正宗序

宋真德秀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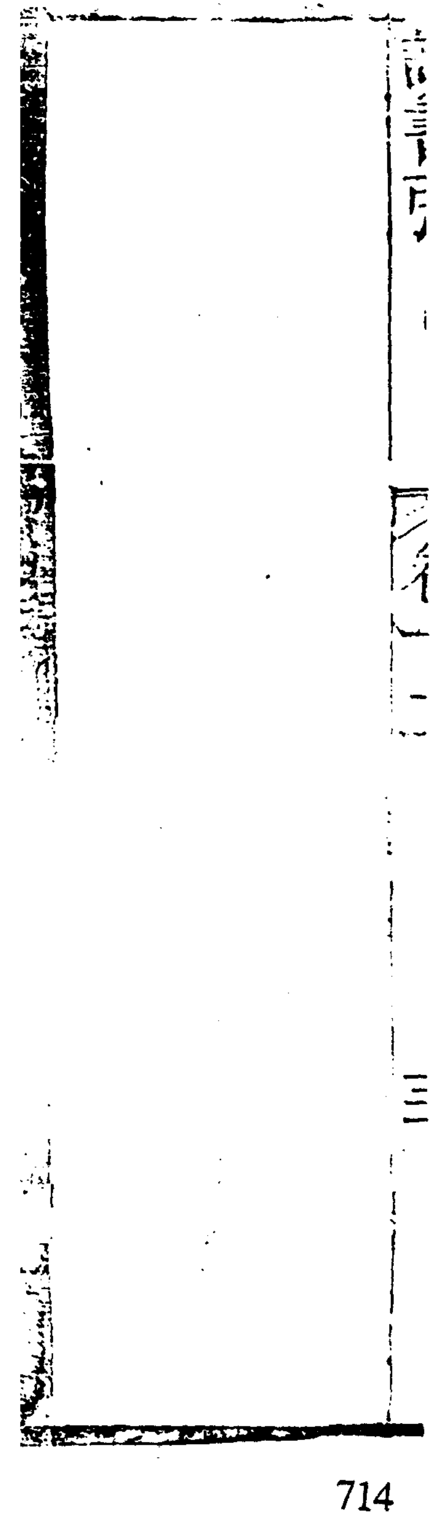
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詞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錄文章。若杜預摯虞諸家往往湮沒不傳。今行於世者。惟梁昭明文選姚鉉文粹而已。繇今眡之。二書所錄。果得源流之正乎。故今所集。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詩賦。其序辭命曰。書之諸篇。聖人筆之於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

子諭告諸侯之辭列國往來應對之辭下至兩漢詔册而止蓋魏晉以降文辭猥下無復深淳溫厚之指至偶儷之作興而去古益遠矣學者欲知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爲之主而參之以此篇則所謂正宗者庶可識矣序議論曰六經語孟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作者同錄而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諫爭論說之辭先漢以後諸臣所上書疏封事之屬以爲議論之首他所纂述或發明義理或敷析治道或褒貶人物以次而列焉序敘事曰今於書之諸篇與史之

紀傳皆不復錄。獨取左氏史漢敘事之可喜者。與後世記序傳誌之典則簡嚴者。以爲作文之式。若夫有志於史筆者。自當深求春秋大義。而參之遷固諸書。非此所能該也。序詩歌曰。朱文公嘗言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古法始爲大變矣。故嘗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

下及文選古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三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語言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今惟虞夏二歌與三百五篇不錄外自餘皆以文公之言爲準而拔其尤者列之此篇律詩雖工亦不得與若箴銘頌贊郊廟樂歌琴操皆詩之屬間亦采摘一二以附其間至於詞賦則有文

公集註楚辭後語。今亦不錄。或曰此編以明義理爲主。後世之詩其有之乎。曰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無幾。而諷誦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謂義理也。後世之作。雖未可同日而語。然其間寄興高遠。讀之使人忘寵辱。去鄙吝。翛然有自得之趣。而於君親臣子大義。亦時有發焉。其爲性情心術之助。反有過於他文者。蓋不必顓言性命。而後爲關於義理也。讀者以是求之。斯過半矣。



唐宋八大家文鈔序

明 茅坤 撰

孔子繫易曰其言遠其詞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後世爲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門之士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文學之科並不得與而所屬者僅子游子夏兩人焉彼皆以天縱之資加專一之學而獨得其解故能擅當時名後世孔子沒而游夏輩各以其學授之諸侯之國已而散逸失傳而秦人燔經坑學士而六藝之旨幾輟矣漢興招亡經求學士而鼂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輩始稍稍出而西京之文

號爲爾雅。崔蔡以下。非不犖然龍驤也。然六藝之指漸流失。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文日以靡。氣日以弱。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漢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論敍記碑銘頌辨諸作。故多所獨開門戶。然大較並尋六藝之遺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貞元以後唐日以墜。沿及五代兵戈之際。天下寥寥矣。宋興百年。文運天啟。於是歐陽公修。從隨州故家覆瓿中。偶得韓愈書。手讀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術古

爲高而一時文人學士斌斌附離而起蘇氏父子兄弟及曾鞏王安石之徒其間材旨小大音响緩亟雖屬不同而要之於孔子所刪六藝之遺則共爲家習而戸恥之者也世之操觚者往往薄唐以後文爲不足爲蓋文特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其間工與不工則又繫乎斯人者之稟與其專一之致否何如耳孔子所謂其旨遠即不詭於道也其詞文即道之燦然若象緯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羲以來人文不易之統而豈世之云乎哉於是手掇韓柳歐蘇曾王之文

而批評之以為操觚者之券。題之曰八大家文鈔。條疏如左。又曰世之論韓文者。其首稱碑誌。予獨以韓公碑誌多奇崛險譎。不得史遷序事法。故於風神處或少遒逸。至於歐陽公碑誌之文。可謂獨得史遷之髓矣。王荊公則又別出一調。當經緯之。序記書則韓公崛起門戶矣。而論策以下。當屬之蘇氏父子。柳子厚之文。其議論處多鑱畫。其紀山水處多幽遂夷曠。至墓誌碑碣。多沿六朝之遺。永州司馬以後稍雋永。然不如昌黎多矣。宋諸賢敘事。當以歐陽為最。何者

以其調自史遷出。一切結構裁剪有法。而中多感慨俊逸處。曾之大旨近劉向。然逸調少矣。王之結構裁剪極多。鑱洗苦心處。往往矜而嚴。潔而則。然較之曾屬伯仲。須讓歐一格。至蘇氏兄弟文才疎爽豪蕩處多。而結構裁剪四字。非其所長。諸神道碑。所當詳略斂散處。殊不得史體。於策論則千年以來絕調矣。若歐蘇二家論不同。歐次情事甚曲。故其論甚確。而不嫌於複。蘇則本國策縱橫之旨而爲文。故其論直而鬯。而多疎逸遒宕之勢。至明允經論。未免雜之以曲

見特其文遒勁耳曾南豐之文大抵本經術祖劉向其湛深之思嚴密之法自足以與古作者相雄長而其光燄或不外爍也故於當時稍爲蘇氏兄弟所掩獨朱晦菴亟稱之

讀書引卷之十二終